

三俠五義(二)

三俠五義



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



2450741



第二十五回

白氏還魂陽差陰錯

屈申附體醉死夢生



且說李保夫婦將屈申謀害。李氏將錢靴子抽出，伸手一封一封的掏出，攜燈進屋，將炕面揭開，藏於裏面。二人出來。李保便問：『屍首可怎麼樣呢？』婦人道：『趁此夜靜無人，背至北上坡，拋放廟後。又有誰人知曉？』李保無奈，叫婦人仍然上炕，將屍首扶起，李保背上。纔待起身，不想屈申的身體甚重，連李保俱各栽倒。復又站起來，盡力的背。婦人悄悄的開門，左右看了看，說道：『趁此無人，快背着走罷。』李保背定，竟奔北上坡而來。

2450741

剛然走了不遠，忽見那邊有個黑影兒一晃。李保覺得眼前金花亂迸，寒毛皆乍，身體一閃，將死屍擲於地上。他便不顧性命的往南上坡跑來。只聽婦人道：『在這裏呢。你往那裏跑？』李保喘吁吁的道：『把我嚇糊塗了。剛然到北上坡不遠，誰知那邊有個人；因此將屍首擲於地上，就跑回來了。不想跑過去了。』婦人道：『這是你「疑心生暗鬼」。你忘了北上坡那棵小柳樹兒了。你必是拿他當作人了。』李保方纔省悟，連忙道：『快關門罷。』婦人道：『門且別關，還沒有完事呢。』李保問道：『還有甚麼事？』婦人道：『那頭驢怎麼樣？留在家中，豈不是個禍胎麼？』李保道：『是呀！依你怎麼樣？』婦人道：『你連這麼個主意也沒有，把他轟出去就完了。』李保道：『豈不可惜了的？』婦人道：『你發了這麼些財，還稀罕這個驢。』李保聞聽，連忙到了院裏，將偏韁解開，拉着往外就走。驢子到了門前，再不肯走。好狠婦人！提起門門，照着驢子的後跨就是一下。驢子負痛，往外一擻。李保順手一撒。婦人又將門門從後面一戳，那驢子便跑下坡去了。

惡夫婦進門，這纔將門關好。李保總是心跳不止。倒是婦人坦然自得，並教給李保：『明日依然照舊，只管井邊汲水。儻若北上坡有人看見死屍，你只管前去看，省得叫別人生疑心。候事情安靜之後，俗們再慢慢受用。你說這件事情，作的乾淨不乾淨，嚴密不嚴密？』婦人一片話說的李保也壯起膽來。說着話，不覺的雞已三唱，天光發曉。路上已有行人。

有一人看見北上坡有一死屍首，便慢慢的積聚多人。就有好事的給地方送信。地方聽見本段有了死屍，連忙跑來，見脖項有繩子一條，却是極鬆的，並未環扣。地方看了道：『原來是被勒死的。衆位鄉親，大家照看些，好歹別叫野牲口嚼了。我找我們夥計去，叫他看着；我好報縣。』地方囑託了衆人，他就往西去了。

剛然走了數步，只聽衆人叫道：『苦頭兒，苦頭兒，回來，回來。活咧！活咧！』苦頭兒回頭，道：『別頑笑吓！我是燒心的事。你們這是甚麼勁兒呢？還打我的糠登子。』衆人道：『真的活咧，誰合你頑笑呢。』苦頭聽了只得回來，果見

屍首拳手拳脚動彈，真是蘇醒了。連忙將他扶起，盤上雙腿。遲了半晌，只聽得「噯喲」一聲，氣息甚是微弱。苦頭在對面蹲下，便問道：「朋友，你甦醒甦醒。有甚麼話，只管對我說。」

只見屈申微睜二目，看了看苦頭兒，又瞧了瞧衆人，便道：「吓！你等是甚麼人？爲何與奴家對面交談？是何道理？還不與我退後些。」說罷，將袖子把面一遮，聲音極其嬌噤。衆人看了不覺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個奴家！好個奴家！」苦頭兒忙攔道：「衆位鄉親別笑。這是他剛然甦醒，神不守舍之故。衆位壓靜，待我細細的問他。」衆人方把笑聲止住。苦頭兒道：「朋友，你被何人謀害？是誰將你勒死的？只管對我說。」只見屈申羞羞慚慚的道：「奴家是自己懸樑自盡的，並不是被人勒死的。」衆人聽了，亂說道：「這明是被人勒死的，如何說是弔死的？既是弔死，怎麼能設項帶繩子，躺在這裏呢？」苦頭兒道：「衆位不要多言，待我問他。」便道：「朋友，你爲甚麼事上弔呢？」只聽屈申道：「奴家與丈夫兒子探望母

親，不想遇見甚麼威烈侯將奴家搶去，藏閉在後樓之上，欲行苟且。奴假意應允，支開了丫鬢，自盡而死。』苦頭兒聽了，向衆人道：『衆位聽見了？』便伸個大拇指頭來。『其中又有這個主兒，這個事情怪呀！看他的外面，與他所說的話，有點底臉兒不對呀。』

正在詫異，忽聽腦後有人打了一下子。苦頭兒將手一摸，哎喲道：『這是誰呀？』回頭一看見是個瘋漢，拿着一隻鞋在那裏趕打衆人。苦頭兒埋怨道：『大清早起，一個倒臥鬧不清，又挨了一鞋底子，好生的晦氣！』忽見屈申說道：『那拿鞋打人的，便是我的丈夫。求衆位爺們將他攏住。』衆人道：『好朋友！這個腦袋樣兒，你還有丈夫呢？』

正在說笑，忽見有兩個人扭結在一處，一同拉着花驢，高聲亂喊：『地方！地方！我們是要打定官司了。』苦頭發恨道：『真他媽的！我是甚麼時氣兒，一宗不了又一宗。』只得上前說道：『二位鬆手，有話慢慢的說。』

你道這二人是誰？一個是屈良，一個是白雄。只因白雄昨日回家一日，黎明又到萬全山，出東山口各處找尋范爺。忽見小榆樹上拴着一頭醬色花驢。白雄以爲是他姐夫的驢子，（只因金哥沒說是黑驢，他也沒問是甚麼毛片。）有了驢子，便可找人；因此解了驢子牽着正走。恰恰的遇見屈良。

屈良因哥哥一夜未回，又有四百兩銀子甚不放心；因此等城門一開，急急的趕來，要到船廠詢問。不想遇見白雄拉着花驢，正是他哥哥屈申騎坐的。他便上前一把揪住，道：『你把我們的驢，拉着到那裏去？我哥哥呢？我們的銀子呢？』白雄聞聽，將眼一瞪，道：『這是我親戚的驢子。我還問你要我的姐夫姐姐呢。』彼此扭結不放，是要找地方打官司呢。

恰好巧遇地方。他只得上前說道：『二位鬆手，有話慢慢的說。』不料屈良，他一眼瞧見他哥哥席地而坐，便嚷道：『好了！好了！這不是我哥哥麼。』將手

一鬆，連忙過來，說道：『我哥哥，你怎的在此呢？脖子上怎的又拴着繩子呢？』忽聽屈申道：『哇！你是甚等樣人，竟敢如此無禮。還不與我退後！』屈良聽他哥竟是婦人音聲，也不是山西口氣，不覺納悶道：『你這是怎的了呢？咱們山西人是好朋友。你這個光景，以後怎的見人呢？』忽見屈申向着白雄道：『你不是我兄弟白雄麼？噯！兄弟呀！你看姐姐好不苦也！』倒把個白雄聽了一怔。

忽然又聽衆人說道：『快閃開，快閃開，那瘋漢又回來了。』白雄一看，正是前日山內遇見之人。又聽見屈申高聲說道：『兄弟，那邊是你姐夫范仲禹，快些將他攔住。』白雄到了此時，也就顧不得了，將花驢偏韁遞給地方。他便上前將瘋漢揪了個結實，大家也就相幫，纔攔住。苦頭兒便道：『這個事情我可鬧不清。你們二位也不必分爭，只好將你們一齊送到縣裏，你們那裏說去罷。』

剛說至此，只見那邊來人。苦頭兒便道：『快來罷！我的大爺，你還慢慢的躡呢。』只聽那人道：『我纔聽見說，趕着就跑了來咧。』苦頭道：『牌頭，你快快

的找兩輛車來。那個是被人謀害的不能走，這個是個瘋子，還有他們兩個俱是事中人。快快去罷。」老牌頭聽了，連忙轉去。不多時，果然找了兩輛車來。便叫屈申上車。屈申偏叫白雄攙扶，白雄却又不肯。還是大家說着，白雄無奈，只得將屈申攙起。見他兩隻大腳兒，彷彿是小小金蓮一般，扭扭捏捏，一步挪不了四指兒的行走，招的衆人大笑。屈良在旁看着，實在臉上磨不開，惟有嗜聲嘆氣而已。屈申上了車，屈良要與哥哥同車，反被屈申叱下車來，却叫白雄坐上。屈良只得與瘋漢同車，又被瘋漢腦後打了一鞋底子，打下車來。及至要騎花驢。地方又不讓，說：「此驢不定是你的不是你的，還是我騎着爲是。」屈良無可奈何，只得跟着車在地下跑，竟奔祥符縣而來。

正走中間，忽見來了個黑驢，花驢一見就追。地方在驢上緊勒扯手，那裏勒得住。幸虧屈良步行，連忙上前將嚼子揪住，道：「你不知道這個驢子的毛病兒。他慣聞騷兒，見驢就追。」說着話，見後面有一黑矮之人，敞着衣襟，跟着一個伴

當，緊跟那驢往前去了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是四爺趙虎。只因包公爲新科狀元遺失，入朝奏明天子，卽着開封府訪查。剛纔下朝，只聽前面人聲聒耳，包公便脚躐轎底，立刻打杵。問：『前面爲何喧嚷？』包興等俱各下馬，連忙跑去問明：原來有個黑驢鞍轡俱全，並無人騎着，竟奔大轎而來，板棍擊打不開。包公聽罷，暗暗道：『莫非此驢有些冤枉麼？』吩咐：『不必攔阻，看他如何。』兩旁執事左右一分。只見黑驢奔至轎前。可煞作怪，他將兩隻前蹄一屈，望着轎將頭點了三點。衆人道『怪』。包公看的明白，便道：『那黑驢你果有冤枉，你可頭南尾北，本閣便派人跟你前去。』包公剛纔說完，那驢便站起轉過身來，果然頭南尾北。包公心下明白，卽喚了聲『來』。誰知道趙虎早已欠着脚兒靜聽，估量着相爺必要叫人。剛聽個「來」字，他便趕至轎前。包公卽吩咐：『跟隨此驢前去。查看有何情形異處，稟我知道。』

趙爺奉命下來，那驢便在前引路，楞爺緊緊跟隨。剛纔出了城，趙爺已跑的吁帶喘，只得找塊石頭，坐在上面歇息。只見自己的伴當從後面追來，滿頭是汗，喘着說道：『四爺要巴結差使，也打算打算。兩條腿跟着四條腿跑，如何趕的上呢？——黑驢呢？』趙爺說：『他在前面跑，我在後面追。不知他往那裏去了？』伴當道：『這是甚麼差使呢？沒有驢子，如何交差呢？』正說着，只見那黑驢又跑回來了。四爺便向黑驢道，『呀，呀，呀！你果有冤枉，你須慢着些兒走，我老趙方能趕的上。——不然，我騎你幾步，再走幾步，如何？』那黑驢果然振耳攢蹄的不動。四爺便將他騎上，走了幾里，不知不覺，就到萬全山的褙襖坡。那驢一直奔了北上坡去了。四爺走熱了，敞開衣襟，跟定黑驢，亦到萬全山，見是廟的後牆，黑驢站着不動。此時伴當已來到了。四面觀望，並無形跡可疑之處。主僕二人心中納悶。

忽聽見廟牆之內，喊叫『救人』。四爺聽見，便叫伴當蹲伏着身子，四爺登定

肩頭。伴當將身往上長，四爺把住牆頭將身一縱，上了牆頭，往裏一看：只見有一口薄木棺材，棺蓋倒在一旁；那邊有一個美貌婦人按着老道廝打。四爺不管高低，便跳下去，趕至跟前，問道：『你等「男女授受不親」，如何混纏廝打？』只聽婦人說道：『樂子被人謀害，圖了我的四百兩銀子。不知怎的，樂子就跑到這棺材裏頭來了。誰知老道他來打開棺材蓋。不知他安着甚麼心？我不打他怎的呢？』趙虎道：『既如此，你且放他起來。待我問他。』那婦人一鬆手，站在一旁。老道爬起，向趙爺道：『此廟乃是威烈侯的家廟。昨日抬了一口棺材來，說是主管葛壽之母病故，叫我即刻埋葬。只因目下禁土，暫且停於後院。今日早起忽聽棺內亂響，是小道連忙將棺蓋撬開。誰知這婦人出來，就將我一頓好打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』趙爺聽老道之言，又見那婦人雖是女形，却是像男子的口氣，而且又是山西口音，說的都是圖財害命之言。

四爺聽了，不甚明白，心中有些不耐煩，便道：『俺老趙不管你們這些閒事。』

我是奉包老爺差遣前來，尋踪覓跡。你們只好隨我到開封府說去。」說罷，便將老道束腰絲縲解下，就將老道拴上，拉着就走。叫那婦人後面跟隨。繞到廟的前門，拔去插門，開了山門。此時伴當已然牽驢來到。

不知出得廟門，有何事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聆音察理賢愚立判——鑒貌變色男女不分

且說四爺趙虎出了廟門，便將老道交與伴當，自己接過驢來。忽聽後面婦人說道：『那南上坡站立那人，彷彿是害我之人。』緊行數步，口中說道：『何嘗不是他。』一直跑至南上坡，在井邊揪住那人，嚷道：『好李保吓！你將樂子勒死，你把我的四百兩銀子藏在那裏？樂子是貪財不要命的，你趁早兒還我就完了。』只聽那人說道：『你這婦人好生無理！我與你素不相識，誰又拿了你的銀子咧？』婦人更發急道：『你這個忘八日的！圖財害命，你還合樂子鬧這個腔兒呢！』趙爺聽了

不容分說，便叫從人將拴老道的絲縲那一頭兒，也把李保兒拴上，帶着就走，竟奔開封府而來。

此時祥符縣因有狀元范仲禹，他不敢質訊，親將此案的人證解到開封府，略將大概情形回稟了包公。包公立刻升堂，先叫將范仲禹帶上堂來，差役左右護持。只見范生到了公堂，嚷道：『好狗頭們吓！你們打得老爺好！你們殺得老爺好！』說罷，拿着鞋就要打人。却是作公人手快，冷不防將他的朱履奪了過來。范仲禹便胡言亂語說將起來。公孫主簿在傍，看出他是氣迷瘋痰之症，便回了包公，必須用藥調理於他。包公點頭應允，叫差役押送至公孫先生那裏去了。

包公又叫帶上白雄來。白雄朝上跪倒。包公問道：『你是甚麼人？作何生理？』

白雄稟道：『小人白雄，在萬全山西南八寶村居住，打獵爲生。那日從虎口內救下小兒，細問姓名家鄉住處，纔知是自己的外甥。因此細細盤問，說我姐夫乘驢而

來；故此尋至東山口外，見小榆樹上拴着一花驢，小人以爲是我姐夫騎來的。不料路上遇見個山西人，說此驢是他的，還合小人要他哥哥並銀子；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。却見衆人圍着一人，這山西人一見說是他哥哥，向前相認。誰知他哥哥却是婦人的聲音，不認他爲兄弟，反將小人說是他的兄弟。求老爺與小人作主。」包公問道：「你姐夫叫甚麼名字？」白雄道：「小人姐夫叫范仲禹，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氏。」包公聽了，正與新科狀元籍貫相同，點了點頭，叫他且自下去。

帶屈良上來。屈良跪下，稟道：「小人叫作屈良，哥哥叫屈申，在鼓樓大街開一座興隆木廠。只因我哥哥帶了四百兩銀子上萬全山東山口外，只見有個人拉着我哥哥的花驢。來。是小人不放心，等城門趕到萬全山東山口外，只見有個人拉着我哥哥的花驢。小人問他要驢，他不但不給驢，還合小人要他的甚麼姐夫；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，却見我哥哥坐在地下。不知他怎的改了形景，不認小人是他兄弟，反叫姓白的爲兄弟。求老爺與我們明斷明斷。」包公問道：「你認明花驢是你的麼？」屈良道：

『怎的不認得呢。這個驢子有毛病兒，他最愛聞騷兒。』包公叫他也暫且下去，叫把屈申帶上來。左右便道：『帶屈申，帶屈申。』只見屈鬍子他却不動。差役只得近前說道：『大人叫你上堂呢。』只見他羞羞慚慚，扭扭捏捏，走上堂來，臨跪時先用手扶地，彷彿嫵娜的了不得。兩邊衙役看此光景，由不得要笑，——又不敢笑。

只聽包公問道：『你被何人謀害？訴上來。』只見屈申稟道：『小婦人白玉蓮。丈夫范仲禹。上京科考。小婦人同定丈夫來京，順便探親。就于場後帶領孩兒金哥，前往萬全山，尋問我母親住處。我丈夫便進山訪問去了，我母子在青石之上等候。忽然來了一隻猛虎，將孩兒刁去。小婦人正在昏迷之際，只見一羣人內有一官長，連忙說『搶』，便將小婦人拉拽上馬。到他家內，閉于樓中。是小婦人投繯自盡。恍惚之間，覺得涼風透體。睜眼看時，見圍繞多人，小婦人改變了這般模樣。』

包公看他形景，聽他言語，心中納悶。便將屈良叫上堂來，問道：『你可認得他麼？』屈良道：『是小人的哥哥。』又問屈申道：『你可認得他麼？』屈申道：『小婦人並不認得他是甚麼人。』包公叫屈良下去，又將白雄叫上堂來，問道：『你可認得此人麼？』白雄回道：『小人並不認得。』忽聽屈申道：『我是你嫡親姐姐，你如何不認得？豈有此理！』白雄惟有發怔而已。包公便知是魂錯附了體了。只是如何辦理呢？只得將他們俱各帶下去。

只見楞爺趙虎上堂，便將跟了黑驢查看情形，述說了一遍；所有一千人犯俱各帶到。包公便叫將道士帶上來。道士上堂跪到，稟道：『小道乃是給威烈侯看家廟的，姓葉名苦修。只因昨日侯爺府中抬了口薄皮材來說是主管葛壽的母親病故，叫小道即刻埋葬。小道因目下禁土，故叫他們將此棺放在後院裏。……』包公聽了，道：『你這狗頭滿口胡說！此時是甚麼節氣，竟敢妄言禁土！左右，掌嘴！』那

士忙了，道：『老爺不必動怒。小道實說，實說。因聽見是主管的母親，料他棺內必有首飾衣服。小道一時貪財心勝，故謊言禁土，以爲撬開棺蓋，得些東西。不料剛將棺材起開，那婦人他就活了，把小道按住一頓好打。他却是一口的山西話，並且力量很大。小道又是怕又是急，無奈喊叫「救人」。便見有人從牆外跳進來，就把小道拴了來了。』包公便叫他畫了招，立刻出籤，拿葛壽到案。道士帶下去。

叫：『帶婦人。』左右一疊連聲道：『帶婦人，帶婦人。』那婦人却動也不動。還是差役上前說道：『那婦人，老爺叫你上堂呢。』只聽婦人道：『樂子是好朋友，誰是婦人？你不要頑笑呀。』差役道：『你如今現在是個婦人，誰和你頑笑呢。你且上堂說去。』婦人聽了，便大叉步兒走上堂來，咕咚一聲跪倒。包公道：『那婦人你有何冤枉？訴上來。』婦人道：『我不是婦人，我名叫屈申。只因帶着四百兩銀子到萬全山批木頭去，不想買賣不成。因回來晚咧，在道兒上見個沒主兒的黑驢，又是四個牙兒；因此我就把我的花驢拴在小榆樹兒上，我就騎了黑驢，以

爲是個便宜。誰知刮起大風來了，天又晚了，就在南坡上一個人家尋休兒。這個人名叫李保兒。他將我灌醉了，就把我勒死了。正在緩不過氣兒來之時，忽見天光一亮，却是一個道士撬開棺蓋。我也不知怎麼跑到棺材裏面去了。我又不見了四百兩銀子。因此我纔把老道打了。不想剛出廟門，却見南坡上有個汲水的，就是害我的李保兒。我便將他揪住，一同拴了來了。我們山西人千鄉百里，亦非容易。命却不要了，是要定了我的四百兩銀子咧。弄的我這個樣兒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

包公聽了，叫把白雄帶上來，道：「你可認的這個婦人麼？」白雄一見，不覺失聲道：「你不是我姐姐玉蓮麼？」剛要向前廝認，只聽婦人道：「誰是你姐姐，樂子的好朋友哇！」白雄聽了，反倒唬了一跳。包公叫他下去。把屈良叫上來，問婦人道：「你可認得他麼？」此話尙未說完，只聽婦人說道：「噯喲！我的兄弟呀！你哥哥被人害了。千萬想着借們的銀子要緊。」屈良道：「這是咱的了？我多儂有這樣兒的哥哥呢？」包公吩咐，一齊帶下去。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錯附了

體了，必無疑矣。

又叫帶李保上堂來。包公一見正是逃走的惡奴。已往不究，單問他爲何圖財害命。李保到了此時，看見相爺的威嚴，又見身後包興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，自己悔恨無地，惟求速死；也不推辭，他便從實招認。包公叫他畫了招，卽差人前去起贓，並帶李氏前來。

剛然去後，差人稟道：『葛壽拿到。』包公立刻吩咐帶上堂來，問道：『昨日抬到你家主的家廟內那一口棺材，死的是甚麼人？』葛壽一聞此言，登時驚慌失色，道：『是小人的母親。』包公道：『你在侯爺府中當主管，自然是多年可靠之人。既是你母親，爲何用薄皮材盛殮？你卽或不能，亦當求求家主賞賜，竟自忍心，如此潦草完事。你也太不孝了！來！』『有。』『拉下去，先打四十大板。』兩傍一聲答應，將葛壽重責四十，打的滿地亂滾。包公又問道：『你今年多大歲數了？』葛壽道：『今年三十六歲。』包公又問道：『你母親多大年紀了？』一句

話，問的他張口結舌，半天，說道：『小人不……不記得了。』包公怒道：『滿口胡說！天下那有人子不記得母親歲數的道理。可見你心中無母，是個忤逆之子。來！』『有。』『拉下去，再打四十大板。』葛壽聽了，忙道：『相爺不必動怒。小人實說，實說。』包公道：『講！』左右公人催促：『快講！快講！』

惡奴到了此時，無可如何，只得說道：『回老爺。棺材裏那個死人，小人却不認得。只因前日我們侯爺打圍回來，在萬全山看見一個婦人在那裏啼哭，頗有姿色。旁邊有個親信之人，他叫刁三，就在侯爺跟前獻勤，說了幾句言語，便將那婦人搶到家中，閉于樓上，派了兩僕婦勸慰于他。不想後來有個姓范的找他的妻子。也是刁三與侯爺定計，將姓范的請到書房好好看待，又應許給他找尋妻子。……』包公便問道：『這刁三現在何處？』葛壽道：『就是那天夜裏死的。』包公道：『想是你與他有仇，將他謀害了。來！』『有。』『拉下去，打。』葛壽着忙道：『小人不曾害他，是他自己死的。』包公道：『他如何自己死的呢！』葛壽

道：『小人索性說了罷。因刁三與我們侯爺定計，將姓范的留在書房。到三更時分，刁三手持利刃，前往書房，殺姓范的去。等到五更未回。我們侯爺又派人去查看，不料刁三自不小心，被門檻子絆了一跤，手中刀正在咽喉穿透而死。我們侯爺便另着家丁一同來到書房，說姓范的無故謀殺家人，一頓亂棍就把他打死了。又用一個舊箱子將屍首裝好，趁着天未亮，就抬出去拋于山中了。』包公道：『這婦人如何又死了呢？』葛壽道：『這婦人被僕婦丫鬟勸慰的，却應了。誰知他是假的，眼瞧不見，他就上了吊咧。我們侯爺一想，未能如意，枉自害了三條性命；因用棺木盛好女屍，假說是小人之母，抬往家廟埋葬。這是已往從前之事，小人不敢撒謊。』包公便叫他畫了招，所有人犯俱各寄監。惟白氏女身男魂，屈申男身女魂，只得在女牢分監，不准褻瀆相戲。又派王朝馬漢前去，帶領差役捉拿葛登雲，務於明日當堂聽審。分派已畢，退了堂，大家也就陸續散去。

此時惟有地方苦頭兒最苦。自天亮時整整兒鬧了一天，不但挨餓，他又看着兩頭驢，誰也不理他。此時有人來，他便搭訕着給人道辛苦，問：『相爺退了堂了沒有？』那人應道：『退了堂了。』他剛要提那驢子，那人便走了。一連問了多少人，誰也不理他。只急的抓耳撓腮，嚙聲歎氣。好不容易等着跟四爺的人出來，他便上前央求。跟四爺的人見他可憐，纔叫他拉了驢到馬號裏去。偏偏的花驢又有毛病兒不走，還是跟四爺的人幫着他，拉到號中，見了管號的交代明白，就在號裏喂養。方叫地方回去，叫他明兒早早來聽着。地方千恩萬謝而去。

且說包公退堂用了飯，便在書房思索此案。明知是陰錯陽差，却想不出如何辦理的法子來。包興見相爺雙眉緊蹙，二目頻翻，竟自出神，口中嚙嚙嚙，說道：『陰錯陽差，陰錯陽差，這怎麼辦呢？』包興不由的跪下，道：『此事據小人想來，非到陰陽寶殿查去不可。』包公問道：『這陰陽寶殿在於何處？』包興道：

『在陰司地府。』包公聞聽，不由的大怒，斷喝一聲：『哇！好狗才！爲何滿口胡說？』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仙枕示夢古鏡還魂

仲禹掄元熊飛祭祖

且說包公聽見包興說在陰司地府，便厲聲道：『你這狗才，竟敢胡說！』包興道：『小人如何敢胡說。只因小人去過，纔知道的。』包公問道：『你幾時去過？』包興便將自家堡爲遊仙枕害了他表弟李克明，後來將此枕當堂呈繳；因相爺在三星鎮歇馬，小人就偷試此枕，到了陰陽寶殿，說小人冒充星主之名，被神趕了回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包公聽了星主二字，便想起當初審烏盆，後來又在玉宸宮審鬼冤魂，皆稱我爲星主；如此看來，竟有些意思。便問：『此枕現在何處？』包興道：

『小人收藏。』連忙退出。不多時，將此枕捧來。包公見封固甚嚴，便叫：『打開我看。』包興打開，雙手捧至面前。包公細看了一回。彷彿一塊朽木，上面有蝌蚪文字，卻也不甚分明。包公看了也不說用，也不說不用，只於點了點頭。包興早已心領神會，捧了仙枕，來到裏面屋內，將帳鉤挂起，把仙枕安放周正。回身出來，又遞了一杯茶。包公坐了多時，便立起身來。包興連忙執燈，引至屋內。包公見帳鉤挂起，遊仙枕已安放周正，暗暗合了心意，便上牀和衣而臥。包興放下帳子，將燈移出，寂寂無聲，在外伺候。

包公雖然安歇，無奈心中有事，再也睡不着。不由翻身向裏。頭剛着枕，只覺自己在丹墀之上，見下面有二青衣牽着一匹黑馬，鞍轡俱是黑的。忽聽青衣說道：『請星主上馬。』包公便上了馬，一抖絲韁。誰知此馬迅速如飛，耳內只聽風響。又見所過之地，俱是昏昏慘慘，雖然黑暗，瞧的卻又真切。只見前面有座城池，雙

門緊閉。那馬竟奔城門而來。包公心內着急，說是不好，必要碰上。一轉瞬間，城門已過，進了個極大的衙門。到了丹墀，那馬使不動了。只見有兩個紅黑判官迎出來，說道：『星主升堂。』包公使下了馬，步上丹墀，見大堂之上，有匾大書「陰陽寶殿」四字，又見公位桌椅等項俱是黑的。包公不暇細看，便入公座。只聽紅判道：『星主必是爲陰錯陽差之事而來。』便遞過一本冊子。包公打開看時，上面卻無一字。纔待要問，只見黑判官將冊子拿起，翻上數篇，便放在公案之上。包公仔細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着公公正正八句粗話，起首云：『原是丑與寅，用了卯與辰。上司多誤事，因此錯還魂。若要明此事，井中古鏡存，臨時滴血照，磕破中指痕。』當下包公看了，並無別的字跡。剛然要問，兩判拿了冊子而去。那黑馬也沒有了。

包公一急，忽然驚醒，叫人。包興連忙移燈近前。包公問道：『甚麼時候了？』包興回道：『方交三鼓。』包公道：『取杯茶來。』忽見李才進來，稟道：

『公孫主簿求見。』包公便下了牀，包興打簾，來至外面。只見公孫策參見，道：『范生之病，晚生已將他醫好。』包公聽了大悅，道：『先生用何方醫治好的？』公孫回道：『用五木湯。』包公道：『何爲五木湯？』公孫道：『用桑榆桃槐柳五木熬湯，放在浴盆之內，將他搭在盆上趁熱燙洗，然後用被蓋嚴，上露着面目，通身見汗爲度。他的積痰瘀血化開，心內便覺明白，現在惟有軟弱而已。』包公聽了，讚道：『先生真妙手奇方也！』即煩先生，好好將他調理便了。』公孫領命，退出。

包興遞上茶來。包公便叫他進內取那面古鏡，又叫李才傳外班在二堂伺候。包興將鏡取來。包公升了二堂，立刻將屈申並白氏帶至二堂。此時包興已將照膽鏡懸挂起來，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，將中指磕破，把血滴在鏡上，叫他們自己來照。屈申聽了咬破右手中指，以爲不是自己指頭也不心疼，將血滴在鏡上。白氏到了此時，也無可如何，只得將左手中指咬破些須，把血也滴在鏡上。只見血到鏡

面，滴溜溜亂轉，將雲翳俱各趕開，霎時光芒四射，照的二堂之上，人人二目難睜，各各心膽俱冷。包公吩咐男女二人，對鏡細看。二人及至看時，一個是上弔，一個是被勒，正是那氣堵咽喉萬箭攢心之時，那一番的難受，不覺氣悶神昏，登時一齊跌倒。但見寶鏡光芒漸收。衆人打了個冷戰。卻仍是古鏡一面。

包公吩咐將古鏡遊仙枕並古今盆，俱各交包興好好收藏。再看他二人時，屈申動手動脚的，猛然把眼一睜，說道：『好李保吓！你把樂子勒死倒是小事，偷我四百兩銀子倒是大事。我合你要定咧。』說着話，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。想了多時，忽把自己下巴一摸，歡喜道：『唔！是咧！是咧！這可是我咧。』便向上叩頭。『求大人與我判判。銀子是四百兩呢，不是頑的咧。』此時白氏已然甦醒過來，便覺羞容悽慘。包公吩咐將屈申交與外班房，將白氏交內茶房婆子好生看待。包公退堂，歇息。

至次日清晨起來，先叫包興，『問問公孫先生，范生可以行動麼？』去不多時，公孫便帶領范生慢慢而來。到了書房，向前參見，叩謝大人再造之恩。包公連忙攔阻，道：『不可，不可。』看他形容雖然憔悴，卻不是先前瘋顛之狀。包公大喜，吩咐看坐。公孫策與范生俱告了坐，略述梗概。又告訴他妻子無恙只管放心調養，叫他無事時將場內文字抄錄出來，待本閣具本題奏，保你不失狀元就是了。范生聽了更加歡喜，深深的謝了。包公又囑咐公孫，好好將他調理。二人辭了包公，出外面去了。

只見王朝馬漢進來稟道：『葛登雲今已拿到。』包公立刻升堂，訊問。葛登雲仗着勢力人情，自己又是侯爺，就是滿招了，諒包公也無可如何。他便氣昂昂的一招認，毫無推辭。包公叫他畫了招。相爺登時把黑臉沉下來，好不怕人，說一聲：『請御刑。』歡乍了王馬張趙，早已請示明白了，請到御刑，抖去龍袂，卻是虎頭劍。此劍乃初次用，想不到拿葛登雲開了張了。此時葛賊已經面如土色，後悔

不來，竟死於劍下。又換狗頭劍，將李保劍了。葛壽定了斬監候。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絞監候。葉道士盜屍，發往陝西延安府充軍。屈申屈良當堂將銀領去。因屈申貪便宜換驢，即將他的花驢入官。黑驢伸冤有功，奉官喂養。范生同定白氏玉蓮當堂叩謝了包公，同白雄一齊到八寶村居住，養息身體，再行聽旨。至於范生與兒子相會，白氏與母親見面，自有一番悲痛歡喜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包公完結此案，次日即具摺奏明，威烈侯葛登雲作惡多端，已請御刑處死；並聲明新科狀元范仲禹因場後探親遭此冤枉，現今病未痊愈，懇恩展限十日，着一體金殿傳臚，恩賜瓊林筵宴。仁宗天子看了摺子，甚是歡喜，深嘉包公秉正除奸，俱各批了依議。又有個夾片，乃是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因回籍祭祖，告假兩個月。聖上亦准了他的假。凡是包公所奏的，聖上無有不依從，真是君正臣良，太平景象。

且說南俠展爺既已告下假來，他便要起身。公孫策等給他餞行，又留住幾日，纔束裝就出了城門，到了幽僻之處，依然改作武生打扮，直奔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而來。到了門前，剛然擊戶，聽得老僕在內，說道：『我這門從無人敲打的。我又不欠人家賬目，我又不與人通來往，是誰這等敲門呢？』及至將門開放，見了展爺。他又道：『原來大官人回來了。一去就不想回來，也不管家中事體如何，只管叫老奴經理。將來老奴要來不及了，那可怎麼樣呢？——哎喲！又添了澆裹了。又是跟人，又是兩匹馬，要買去也得一百五六十兩銀子呢。連人帶牲口，這一天也耗費好些呢。』嘮嘮叨叨，聒絮不休。南俠也不理他；一來念他是世僕老奴，二來愛他忠梗持家，三來他說的句句皆是好話又難以駁他。只得拿話岔他，說道：『房門可曾開着麼？』老僕道：『自官人去後，又無人來，開着門預備誰呢？老奴怕的丟了東西，莫若把他鎖上，老奴也好放心。如今官人回來了，說不得書房又要開』

了。』又向伴當道：『你年輕，腿腳靈便，隨我進去取出鑰匙，省得我奔奔波波的。』說着話，往裏面去了。伴當隨進，取出鑰匙，開了書房，只見灰塵滿案，積土多厚。伴當連忙打掃。安放行囊。

展爺剛然坐了。又見展忠端了一碗熱茶來。展爺吩咐伴當接過來，口內說道：『你也歇歇去罷。』原是怕他說話的意思。誰知展忠說道：『老奴不乏。』又說道：『官人也該務些正事了。每日在外閑遊，又無日期，歸來耽悞了多少事體。前月開封府包大人那裏打發人來請官人，又是禮物，又是聘金。老奴答言，官人不在家，不肯收禮。那人那裏肯依，他將禮物放下，他就走了。還有書子一封。』說罷，從懷中掏出，遞過去道：『官人看看，作何主意？俗語說的好，「無功受祿寢食不安」，也該奮志，往上巴結纔是。』南俠也不答言，接過書來拆開，看了一遍，道：『你如今放心罷。我已然在開封府，作了四品的武職官了。』展忠道：『官人又來說謊了。做官如何還是這等服色呢？』展爺聞聽，道：『你不信，看我

包袱內的衣服就知道了。我告訴你說，只因我得了官，如今特特的告假回家祭祖。明日預備祭禮，到墳前一拜。』此時伴當已將包袱打開。展忠看了，果有四品武職服色，不覺歡喜非常，笑嘻嘻道：『大官人真個作了官了。待老奴與官人叩喜頭。』展爺連忙攙住，道：『你乃是有年紀之人，不要多禮。』展忠道：『官人既然作了官，總以接續香煙爲重。從此要早畢婚姻，成立家業要緊。』南俠趁機道：『我也是如此想。前在杭州有個朋友曾提過門親事，過了明日，後日我還要往杭州前去聯姻呢。』展忠聽了，道：『如此甚好。老奴且備辦祭禮去。』他就歡天喜地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便有多少鄉親鄰里前來賀喜幫忙，往墳上搬運祭禮。及至展爺換了四品服色，騎了高頭大馬，到墳前，便見男女老少俱是看熱鬧的鄉黨。展爺連忙下馬步行，伴當接鞭，牽馬在後隨行。這些人看見展爺衣冠鮮明，像貌雄壯，而且知

禮，誰不羨慕，誰不歡喜。

你道如何有許多入呢？只因昨日展忠辦祭禮去，樂的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說，遇人便講，說：『我們官人作了皇家四品帶刀的御前侍衛了。如今告假回家祭祖。』因此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所以聚集多人。

且說展爺到了墳上，展拜已畢。又細細週圍看視了一番，見墳塚樹木俱各收拾齊整，益信老僕的忠義持家。留戀多時，方轉身乘馬回去。便吩咐伴當幫着展忠，張羅這些幫忙鄉親。展爺回家後，又出來與衆人道乏。一個個張口結舌，竟有想不出說甚麼話來的；也有見過世面的，展老爺長，展老爺短，尊敬個不了。

展爺在家一天，倒覺的分心勞神。定於次日起身上杭州，叫伴當收拾行李。到第二日，將馬扣備停當，又囑託了義僕一番，出門上馬，竟奔杭州而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二十七回

第二十八回

許約期湖亭欣慨助——探底細酒肆巧相逢

且說展爺他那裏是爲聯姻。皆因遊過西湖一次，他時刻在念不能去懷；因此謊言，特爲賞玩西湖的景致。這也是他性之所愛。

一日來至杭州，離西湖不遠，將從者馬匹寄在五柳居，他便慢慢步行至斷橋亭上，徘徊瞻眺，真令人心曠神怡。正在暢快之際，忽見那邊堤岸上有一老者將衣攬起，把頭一蒙，縱身跳入水內。展爺見了不覺失聲道：『哎喲！不好了！有人投了水了。』自己又不曾水，急的他在亭子上擦手跺腳，無法可施。猛然見有一隻小小

漁舟，猶如弩箭一般，飛也似趕來。到了老兒落水之處，見個少年漁郎把身體向水中一順，彷彿把水刺開的一般，雖有聲息，却不咕咚。展爺看了，便知此人水勢精通，不由的凝眸注視。不多時，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托起身子，浮於水面，蕩悠悠竟奔岸而來。展爺滿心歡喜，下了亭子，繞在那邊堤岸之上。見少年漁郎將老者兩足高高提起，頭向下，控出多少水來。

展爺且不看老者性命如何，他細細端詳漁郎，見他年紀不過二旬光景，英華滿面，氣度不凡，心中暗暗稱羨。又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扶起，盤上雙膝，在對面慢慢喚道：『老丈醒來。老丈醒來。』此時展爺方看老者，見他白髮蒼髯，形容枯瘦，半日方哼了一聲，又吐了好些清水。哎喲了一聲，甦醒過來，微微把眼一睜，道：『你這好人生生多事。爲何將我救活？我是活不得的人了。』

此時已聚集許多看熱鬧之人，聽老者之言，俱各道：『這老頭子竟如此無禮。人家把他救活了，他倒抱怨。』只見漁郎兒並不動氣，反笑嘻嘻的道：『老丈不要

如此。螻蟻尚且貪生，何況是人呢。有甚麼委曲？何不對小可說明？儻若真不可活，不妨我再把你送下水去。」旁人聽了，俱悄悄道：「只怕難罷！你既將他救活，誰又眼睜睜的瞅着，容你把他又淹死呢。」

只聽老者道：「小老兒姓周名增，原在中天竺開了一座茶樓。只因三年前冬天大雪，忽然我鋪子門口臥倒一人。是我慈心一動，叫夥計們將他抬到屋中，煖被蓋好，又與他熱姜湯一碗。他便甦醒過來，自言姓鄭名新，父母俱亡，又無兄弟。因家業破落前來投親，偏又不遇。一來肚內無食，遭此大雪，故此臥倒。老漢見他說的可憐，便將他留在鋪中，慢慢的將養好了。誰知他又會寫，又會算，在櫃上幫着我辦理，頗頗的殷勤。也是老漢一時錯了主意。老漢有個女兒，就將他招贅爲婿，料理買賣頗好。不料去年我女兒死了，又續娶了王家姑娘，就不像先前光景，也還罷了。後來因爲收拾門面，鄭新便向我說：「女婿有半子之勞，惟恐將來別人不服。何不將周字改個鄭字，將來也免得人家訛賴。」老漢一想，也可以使得，就將周家

茶樓改爲鄭家茶樓。誰知自改了字號之後，他們便不把我看在眼內了。一來二去，言語中漸漸露出說老漢白吃他們了，他們倒得養活我了，是我賴他們了。一聞此言，便與他分爭。無奈他夫妻二人口出不遜，就以周家賣給鄭家爲題。說老漢訛了他了。因此老漢氣忿不過，在本處仁和縣將他告了一狀。他又在縣內打點通了，反將小老兒打了二十大板，逐出境外。漁哥，你想，似此還有個活頭兒麼？不如死了，在陰司把他再告下來，出出這口氣。』

漁郎聽罷，笑了，道：『老丈，你錯打了算盤了。一個人旣斷了氣，可還能出氣呢？再者他有錢使的鬼推磨，難道他陰司就不會打麼？依我倒有個主意，莫若活着合他賭氣。你說好不好？』周老道：『怎麼合他賭氣呢？』漁郎說：『再開個周家茶樓氣氣他，豈不好麼？』周老者聞聽，把眼一睜，道：『你還是把我推下水去。老漢衣不遮體，食不充饑，如何還能殼開茶樓呢？你還是讓我死了好。』漁郎笑道：『老丈不要着急。我問你，若要開這茶樓，可要用多少銀兩呢？』周老道：

『縱省儉，也要耗費三百多銀子。』漁郎道：『這不打緊。多了不能，這三四百銀子小可還可以巴結的來。』

展爺見漁郎說了此話，不由心中暗暗點頭，道：『看這漁郎好大口氣。竟能如此仗義疎財，真正難得。』連忙上前，對老丈道：『周老丈，你不要狐疑。如今漁哥既說此話，決不食言。你若不信，在下情願作保，如何？』只見那漁郎將展爺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便道：『老丈，你可曾聽見了？這位公子爺，諒也不是謊言的。咱們就定于明日午時。千萬千萬，在那邊斷橋亭子上等我，斷斷不可過了午時。』說話之間，又從腰內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，托於掌上，道：『老丈，這是銀子一錠，你先拿去作爲衣食之資。你身上衣服皆濕，難以行走。我那邊船上有乾淨衣服，你且換下來。待等明日午刻，見了銀兩，再將衣服對換，豈不是好？』周老兒連連稱謝不盡。那漁郎回身一點手，將小船喚至岸邊。便取衣服，叫周老換了。把濕衣服拋在船上，一拱手道：『老丈請了。千萬明日午時，不可錯過！』將身一縱，跳

上小船，蕩蕩悠悠，搖向那邊去了。周老攏定五兩銀子，向大眾一揖道：『多承衆位看顧，小老兒告別了。』說罷，也就往北去了。

展爺悄悄跟在後面，見無人時，便叫道：『老丈明日午時，斷斷不可失信的。儻那漁哥無銀時，有我一面承管，准准的叫你重開茶樓便了。』周老回身作謝，道：『多承公子爺的錯愛。明日小老兒再不敢失信的。』展爺道：『這便纔是。請了。』急回身，竟奔五柳居而來。見了從人，叫他連馬匹俱各回店安歇。『我因遇見知己邀請，今日不回去了。你明日午時在斷橋亭接我。』從人連聲答應。

展爺回身，直往中天竺。租下客寓，問明鄭家樓，便去踏看門戶路徑。走不多路，但見樓房高聳，茶幌飄揚。來至切近，見匾額上寫，一邊是「興隆齋」，一邊是「鄭家樓」。展爺便進了茶鋪，只見櫃堂竹椅上坐着一人，頭帶摺巾，身穿華髦，一手扶住磕膝，一手搭在櫃上；又往臉上一看，卻是形容瘦弱，尖嘴縮腮，一對瞇

縫眼，兩個扎煞耳朵。他見展爺瞧他，他便連忙站起執手，道：『爺上欲吃茶，或請登樓，又清淨，又豁亮。』展爺一執手，道：『甚好，甚好。』便手扶欄杆，慢登樓梯。來至樓上一望，見一溜五間樓房，甚是寬廠。揀個坐兒坐下。

茶博士過來，用代手擦抹桌面。且不問茶問酒，先向那邊端了一個方盤，上面蒙着紗罩。打開看時，卻是四碟小巧茶果，四碟精緻小菜，極其齊整乾淨。安放已畢，方問道：『爺是吃茶？是飲酒？還是會客呢？』展爺道：『卻不會客，是我要吃杯茶。』茶博士聞聽，向那邊摘下個水牌來，遞給展爺道：『請爺吩咐，吃甚麼茶？』展爺接過水牌，且不點茶名，先問茶博士何名。博士道：『小人名字，無非是「三槐」「四槐」，若遇客官喜歡，「七槐」「八槐」都使得。』展爺道：『少了不好，多了不好，我就叫你「六槐」罷？』茶博士道：『「六槐」極好，是最合乎中的。』

展爺又問道：『你東家姓甚麼？』博士道：『姓鄭。爺沒看見門上匾額麼？』

展爺道：『我聽見說，此樓原是姓周，爲何姓鄭呢？』博士道：『以先原是周家的，後來給了鄭家了。』展爺道：『我聽見說，周鄭二姓還是親戚呢。』博士道：『爺上知道底細。他們是翁婿，只因周家的姑娘沒了，如今又續娶了。』展爺道：『續娶的可是王家的姑娘麼？』博士道：『何曾不是呢。』展爺道：『想是續娶的姑娘不好；但凡好麼，如何他們翁婿會在仁和縣打官司呢。』博士聽至此，却不答言，惟有懸着展爺而已。又聽展爺道：『你們東家住於何處？』博士道：『就在這後面五間樓上。此樓原是鈎連搭十間，至當中隔開。這面五間作客座，那面五間作住房。差不多的，都知道離住房很近，承賜顧者，到了樓上，皆不肯胡言亂道的。』展爺道：『這原是理當謹言的。但不知他家內還有何人？』博士暗想道：『此位是吃茶來咧？還是私訪來咧？』只得答道：『家中並無多人，惟有東家夫妻二人，還有個小鬟。』展爺道：『方纔進門時，見櫃前竹椅兒上坐的那人，就是你們東家麼？』博士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』展爺道：『我看滿面紅光，准要發財。』

博士道：『多謝老爺吉言。』展爺方看水牌，點了雨前茶。博士接過水牌，仍挂在原處。

方待下樓去泡一壺雨前茶來，忽聽樓梯響處，又上來一位武生公子，衣服鮮豔，相貌英華，在那邊揀一座，却與展爺斜對。博士不敢怠慢，顯機靈，露熟識，便上前擦抹桌子，道：『公子爺一向總沒來，想是公忙。』只聽那武生道：『我却無事。此樓我是初次纔來。』茶博士見言語有些不相合，也不言語，便向那邊也端了一方盤，也用紗罩兒蒙着，依舊是八碟，安放妥當。那武生道：『我茶酒尙未用着，你先弄這個作甚麼？』茶博士道：『這是小人一點敬意。公子爺愛用不用，休要介懷。請問公子爺是吃茶？是飲酒？還是會客呢？』那武生道：『且自吃杯茶。我是不會客的。』茶博士便向那邊摘下水牌來，遞將過去。

忽聽下邊說道：『雨前茶泡好了。』茶博士道：『公子爺先請看水牌。小人與

那位取茶去。』轉身不多時，擎了一壺茶，一個盅子，拿至展爺那邊，又應酬了幾句。回身又仍到武生桌前，問道：『公子爺吃甚麼茶？』那武生道：『雨前罷。』茶博士便吆喝道：『再泡一壺雨前來！』

剛要下樓，只聽那武生喚道：『你這裏來。』茶博士連忙上前，問道：『公子爺有甚麼吩咐？』那武生道：『我還沒問你貴姓？』茶博士道：『承公子爺一問，足以穀了。如何就的起「貴」字？小人姓李。』武生道：『大號呢？』茶博士道：『小人豈敢稱大號呢，無非是「三槐」「四槐」，或「七槐」「八槐」，爺們隨意呼喚便了。那武生道：『多了不可，少了也不妥，莫若就叫你「六槐」罷？』茶博士道：『「六槐」就是「六槐」，總要公子爺合心。』說着話，他却回頭望了望展爺。

爺。

又聽那武生道：『你們東家先原不是姓周麼？爲何又改姓鄭呢？』茶博士聽了，心中納悶道：『怎麼今日這二位吃茶，全是問這些的呢？』他先望了望展爺，方對

武生說道：『本是周家的，如今給了鄭家了。』那武生道：『周鄭兩家原是親戚，不拘誰給誰都使得。大約續娶的這位姑娘有些不好罷？』茶博士道：『公子爺如何知道這等詳細？』那武生道：『我是測度。若是好的，他翁婿如何會打官司呢？』茶博士道：『這是公子爺的陰鑑。』口中雖如此說，他卻望了望展爺。那武生道：『你們東家住在那裏？』茶博士暗道：『怪事！我莫若告訴他，省得再問。』便將後面還有五間樓房，並家中無有多人只有一個丫鬢，合盤的全說出來。說完了，他卻望了望展爺。那武生道：『方纔我進門時，見你們東家滿面紅光，准要發財。』茶博士聽了此言，更覺詫異，只得含糊答應，搭訕着下樓取茶。他却回頭，狠狠的望了望展爺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二十八回

第二十九回

丁兆蕙茶舖偷鄭新——展熊飛湖亭會周老

且說那邊展爺，自從那武生一上樓時，看去便覺熟識。後又聽他與茶博士說了許多話，恰與自己問答的一一相對。細聽聲音，再看面龐，恰就是救周老的漁郎。心中躊躕道：『他既是武生，爲何又是漁郎呢？』一壁思想，一壁擎杯，不覺出神，獨自默默的看着那武生。忽見那武生立起，向着展爺，一拱手道：『尊兄請了。』展爺連忙放下茶杯，答禮道：『兄台請了。若不棄嫌，何不屈駕這邊一敘。』那武生道：『既承雅愛，敢不領教。』於是過來，彼此一揖。展爺將前首座兒讓與

武生坐了，自己在對面相陪。

此時茶博士將茶取過來，見二人坐在一處，方纔明白他兩個敢是一路同來的，怨不得問的話語相同呢。笑嘻嘻將他一壺雨前茶，一個茶杯，也放在那邊。那邊八碟兒外敬，算他白安放了。剛然放下茶壺，只聽武生道：『六槐，你將茶且放過一邊。我們要上好的酒，拿兩角來。菜蔬不必吩咐，只要應時配口的，拿來就是了。』六槐連忙答應，下樓去了。

那武生便問展爺道：『尊兄貴姓？仙鄉何處？』展爺道：『小弟常州府武進縣姓展名昭，字熊飛。』那武生道：『莫非新陞四品帶刀護衛，欽賜「御貓」，人稱南俠展老爺麼？』展爺道：『惶恐，惶恐。豈敢，豈敢。請問兄台貴姓？』那武生道：『小弟松江府茉花村姓丁名兆蕙。』展爺驚訝道：『莫非令兄名蘭，人稱爲雙俠丁二官人麼？』丁二爺道：『慚愧，慚愧。賤名何足挂齒。』展爺道：『久仰尊

昆仲名譽，屢欲拜訪。不意今日邂逅，實爲萬幸。』丁二爺道：『家兄時常思念吾兄，原要上常州地面，未得其便。後來又聽得吾兄榮陞，因此不敢仰攀。不料今日在此幸遇，實慰渴想。』展爺道：『兄台再休提那封職。小弟其實不願意。似乎你我弟兄疎散慣了，尋山覓水，何等的瀟灑。今一旦爲官羈絆，反覺心中不能暢快，實實出於不得已也。』丁二爺道：『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，理宜與國家出力報効。吾兄何出此言？莫非言與心違麼？』展爺道：『小弟從不撒謊。其中若非關礙着包相爺一番情意，弟早已的挂冠遠隱了。』說至此，茶博士將酒饌俱已擺上。丁二爺提壺斟酒，展爺回敬，彼此略爲謙遜，飲酒暢敘。

展爺便問：『丁二兄，如何有漁郎裝束？』丁二爺笑道：『小弟奉母命上靈隱寺進香。行至湖畔，見此名山，對此名泉，一時技癢，因此改扮了漁郎，原爲遣興作耍，無意中救了周老，也是機緣湊巧。兄台休要見笑。』正說之間，忽見有個小童上得樓來，便道：『小人打量二官人必是在此，果然就在此間。』丁二爺道：

『你來作甚麼？』小童道：『方纔大官人打發人來請二官人早些回去，現有書信一封。』丁二爺接過來看了，道：『你回去告訴他說，我明日即回去。』——略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『你叫他暫且等等罷。』展爺見他有事，連忙道：『吾兄有事，何不請去。難道以小弟當外人看待麼？』丁二爺道：『其實也無甚麼事。既如此，暫告別。請吾兄明日午刻，千萬到橋亭一會。』展爺道：『謹當從命。』丁二爺便將六槐叫過來，道：『我們用了多少，俱在櫃上算賬。』展爺也不謙遜，當面就作謝了。丁二爺執手告別，下樓去了。

展爺自己又獨酌了一會，方慢慢下樓，在左近處找了寓所。歇至二更以後，他也不用夜行衣，就將衣襟拽了一拽，袖子捲了一捲，佩了寶劍，悄悄出寓所，至鄭家後樓，見有牆角縱身上去。繞至樓邊，又一躍到了樓簷之下，見牕上燈光有婦人影兒，又聽杯箸聲音。忽聽婦人問道：『你請官人，如何不來呢？』丫鬟道：『官

人與茶行兌銀兩呢。兌完了，也就來了。』又停一會，婦人道：『你再去看看。天已三更，如何還不來呢？』丫鬢應答下樓。猛又聽得樓梯亂響，只聽有人嘮叨道：『沒有銀子，要銀子；及至有了銀子，他又說蚤夜之間難拿，暫且寄存，明日再拿罷。可惡的狠！上上下下，叫人費事。』說着話，只聽唧叮咕咚一陣響，是將銀子放在桌子上的光景。

展爺便臨牕牖偷看，見此人果是白晝在竹椅上坐的那人；又見桌上堆定八封銀子，俱是西紙包妥，上面影影綽綽有花押。只見鄭新一壁說話，一壁開那邊的假門兒，口內說道：『我是爲交易買賣。娘子又叫丫鬢屢次請我，不知有甚麼緊要事？』手中却一封一封將銀收入榻子裏面，仍將假門兒扣好。只聽婦人道：『我因想起一宗事來，故此請你。』鄭新道：『甚麼事？』婦人道：『就是爲那老厭物，雖則逐出境外。我細想來，他既敢在縣裏告下你來，就保不住他在別處告你，或府裏，或京控，俱是不免的。那時怎麼好呢？』鄭新聽了半晌，歎道：『若論當初，

原受過他的大恩。如今將他闢到這步田地，我也就對不過我那亡妻了！」說至此，聲音却甚慘切。

展爺在牕外聽，暗道：「這小子尙有良心。」忽聽有摔筴箸，墩酒杯之聲；再細聽時，又有抽抽噎噎之音，敢則是婦人哭了。只聽鄭新說道：「娘子不要生氣。我不過是那麼說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既惦着前妻，就不該叫他死吓，也不該又把我娶來吓。」鄭新道：「這原是因話提話。人已死了，我還惦記作甚麼？再者他要緊，你要緊呢？」說着話，便湊過婦人那邊去，央告道：「娘子，是我的不是。你不要生氣。明日再設法出脫那老厭物便了。」又叫丫鬚燙酒，與你奶奶換酒。一路緊央告，那婦人方不哭了。

大凡婦人曉得「三從四德」，不消說那便是賢德的了。惟有這不賢之婦，他不曉「三從」爲何物，「四德」爲何事，他單有三個字的訣竅。是那三個字呢？乃

「惑」「觸」「嚇」也。

一進門時，尊敬丈夫，言語和氣。丈夫說這個好，他便說妙不可言；丈夫說那個不好，他便說斷不可用，真是百依百隨，哄的丈夫心花俱開。趁着歡喜之際，他便暗下針砭：這就用着蠱惑了。說那個不當這麼着，說這個不當那麼着，看丈夫的光景。若是有主意的男子，迎頭攔住，他這惑字使用不着，只好另打主意；若遇無主意的男子，聽了那蠱惑之言，漸漸的心地就貼服了婦人。婦人便大施神威，處處全以惑字當先，管保叫丈夫再也逃不出這惑字圈兒去。

此是第一訣竅算用着了，將丈夫的心籠絡住了。他便漸漸的放肆起來，稍有不合心意之處，不是墩摔，就是嚷鬧，故意的觸動丈夫之怒，看丈夫能受不能受。若剛強的男子，便怒上加怒，不是喝罵，就是毆打。他見觸字不能行，他便斂聲息氣，趕早收起來。偏有一等不作臉兒男子，本是自己生氣來着，忽見婦人一鬧，他不但沒氣，反倒笑了。只落得婦人聒絮不休，那男子竟會無言可對。從此後再要想他不

觸而不可得。

至於嚇，又是從觸中生出來的變格文字。今日也觸，明日也觸，觸得丈夫全然不知不覺，習慣成自然了。他又從觸字之餘波，改成了嚇字之機變。三行鼻涕兩行淚，無故的關門不語，呼之不應。平空的囑託後事，彷彿是臨別贈言。更有一等可惡者，尋刀覓剪，明說大賣，就猶如明火執仗的強盜相似，弄的男人振耳攢蹄，束手待斃，恨不得插血盟誓。自朝至夕，但得承一時之歡顏，不亞如放赦的一般。家庭之間若真如此，雖則男子的乾剛不振，然而婦人之能爲從此已畢矣。卽如鄭新之婦便是用了三絕藝，已至了惑觸之局中，尙未用嚇字之變格。

且說丫鬢奉命溫酒，剛然下樓，忽聽「哎哟」一聲，轉身就跑上樓來，只嚇得他張口結舌，驚慌失措。鄭新一見，便問道：『你是怎麼樣了？』丫鬢喘吁吁，方說道：『了……了……了不得，樓……樓底下火……火毯兒亂……亂滾。』婦人聽了，便

接言道：『這也犯的上嚇的這個樣兒。這別是財罷？想來是那老厭物攢下的私蓄，埋藏在那裏罷。我們何不下去瞧瞧，記明白了地方兒，明日慢慢的再創。』一席話說的鄭新貪心頓起，忙叫丫鬢點燈籠。丫鬢他却不敢下樓取燈籠，就在蠟台上見有個蠟頭兒，在燈上對着，手裏拿着，在前引路。婦人後面跟隨，鄭新也隨在後，同下樓來。

此時牕外展爺滿心歡喜，暗道：『我何不趁此時捧牕而入，偷取他的銀兩呢？』剛要抽劍，忽見燈光一幌却是個人影兒，連忙從牕牖孔中一望，只樂了個事不有餘。原來不是別人，却是救周老兒的漁郎到了。暗暗笑道：『敢則他也是向這裏挪借來了。只是他不知放銀之處，這却如何能告訴他呢？』心中正自思想，眼睛却望裏留神。只見丁二爺也不東瞧西望，他竟奔假門而來。將手一按，門已開放，只見他一封一封往懷裏就揣。屋裏在那裏揣，展爺在外頭記數兒，見他一連揣了九次，仍然將假門兒關上。展爺心中暗想：『銀子是八卦，他却揣了九次，不知那一

包是甚麼？」正自揣度，忽聽樓梯一陣亂響，有人抱怨道，「小孩子家看不真切，就這們大驚小怪的。」正是鄭新夫婦，同着丫鬢上樓來了。

展爺在牕外，不由的暗暗着急道：「他們將樓門堵住。我這朋友，他却如何脫身呢？他若是持刀威嚇，那就不是俠客的行爲了。」忽然跟前—黑，再—看時，屋內已將燈吹滅了。展爺大喜，暗暗稱妙。忽聽鄭新哎喲道：「怎麼樓上燈也滅了。你又把蠟頭兒擲了，燈籠也忘了檢起來，這還得下樓取火去。」展爺在外聽的明白，暗道：「丁二官人真好靈機，就借着滅燈他就走了，真正的爽快。」忽又自己笑道：「銀兩業已到手，我還在此作甚麼？難到人家偷驢，我還等着拔櫬兒不成。」將身—順，早已跳下樓來，復又上了牆角落在外面，暗暗回到下處。真是神安夢穩，已然睡去了。

再說鄭新叫丫鬢取了火來—看，櫃子門彷彿有人開了。自己過去開了一看，裏

面的銀子一封也沒有了。忙嚷道：『有了賊了！』他妻子便問：『銀子失了麼？』鄭新道：『不但纔拿來的八卦不見了，連舊存的那一包二十兩銀子也不見了。』夫妻二人又下樓尋找了一番，那裏有個人影兒。兩口子就只齊聲叫苦。這且不言。

展熊飛直睡至次日紅日東升，方纔起來梳洗，就在客寓吃了早飯，方慢慢往斷橋亭來。剛至亭上，只見周老兒坐在欄杆上打盹兒呢。展爺悄悄過去，將他扶住了，方喚道：『老丈醒來。老丈醒來。』周老猛然驚醒，見是展爺，連忙道：『公子爺來了。老漢久等多時了。』展爺道：『那漁哥還沒來麼？』周老道：『尙未來呢。』展爺暗忖道：『看他來時，是何光景？』正犯想間，只見丁二爺帶着僕從二人，竟奔亭上而來。展爺道：『送銀子的來了。』周老兒看時，却不是漁郎，也是一位武生公子。及至來到切近，細細看時，誰說不是漁郎呢。周老者怔了一怔，方纔見禮。丁二爺道：『展兄早來了麼？真信人也！』又對周老道：『老丈，銀子已有

在此。不知你可有地基麼？」周老道：「有地基，就在鄭家樓有一箭之地，有座書畫樓，乃是小老兒相好孟先生的。因他年老力衰，將買賣收了，臨別時就將此樓託付我了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可有幫手麼？」周老道：「有幫手，就是我的外甥烏小乙。當初原是與我照應茶樓，後因鄭新改了字號，就把他攆了。」丁二爺道：「既如此，這茶樓是開定了，這口氣也是要賭准了。如今我將我的僕人留下，幫着與你料理一切事體。此人是極可靠的。」說罷，叫小童將包袱打開。展爺在旁，細細留神。

不知改換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濟弱扶傾資助周老——交友投分邀請南俠

且說丁二爺叫小童打開包袱。仔細一看，却不是西紙，全換了桑皮紙，而且大小不同，仍舊是八包。丁二爺道：『此八包分量不同，有輕有重，通共是四百二十兩。』展爺方明白，晚間揣了九次，原來是饒了二十兩來。周老兒歡喜非常，千恩萬謝。丁二爺道：『若有人問你，銀子從何而來？你就說鎮守雄關總兵之子丁兆蕙給的，在松江府茉花村居住。』展爺也道：『老丈若有人問，誰是保人？你就說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姓展名昭的保人。』周老一一記了。又將昨日丁二爺給的那一錠

銀子拿出來，雙手捧與丁二爺道：『這是昨日公子爺所賜，小老兒尙未敢動。今日奉還。』丁二爺笑道：『我曉得你的意思了。昨日我原是漁家打扮，給你銀兩，你恐使了被我訛詐。你如今放心罷。既然給你銀兩，再沒有又收回來的道理。就是這四百多兩銀子，也不合你要利息。若後日有事到了你這裏，只要好好的預備一碗香茶，那便是利息了。』周老兒連聲應道：『當得，當得。』丁二爺又叫小童將昨日的漁船喚了來，將周老的衣服業已洗淨曬乾，叫他將漁衣換了。又賞了漁船上二兩銀子。就叫僕從幫着周老兒拿着銀兩，隨去料理。周老兒便要跪倒叩頭。丁二爺與展爺連忙攙起，又囑咐道：『儻若茶樓開了之後，再不要粗心改換字號。』周老兒連說：『再不改了！再不改了！』隨着僕人，歡歡喜喜去了。

此時展爺從人已到，拉着馬匹，在一邊伺候。丁二爺問道：『那是展兄的尊騎麼？』展爺道：『正是。』丁二爺道：『昨日家兄遣人來喚小弟。小弟叫來人帶信。

回稟家兄，說與吾兄巧遇。家兄欲見吾兄，如渴想漿。弟要敦請展兄到敝莊盤桓幾日，不知肯光顧否？」展爺想了一想：「自己原は無事，況假滿尚有日期，趁此何不會會知己，也是快事。」便道：「小弟久已要到寶莊奉謁，未得其便。今既承雅愛，敢不從命。」便叫過從人來，告訴道：「我上松江府茉花村丁大員外丁二員外那裏去了。我們乘舟。你將馬匹俱各帶回家去罷。不過五六日，我也就回家了。」從人連連答應。剛要轉身，展爺又喚住，悄悄的道：「展忠問時，你就說爲聯姻之事去了。」從者奉命，拉着馬匹，各自回去不提。

且說展爺與丁二爺帶領小童，一同登舟，竟奔松江府，水路極近。丁二爺乘舟慣了不甚理會；惟有展爺今日坐在船上，玩賞沿途景致，不覺就神清氣爽，快樂非常。與丁二爺說說笑笑，情投意合。彼此方敘明年庚。丁二爺小，展爺大兩歲，便以大哥呼之。展爺便稱丁二爺爲賢弟。因敘話間，又提起周老兒一事。展爺問道：

『賢弟奉伯母之命，前來進香，如何帶許多銀兩呢？』丁二爺道：『原是要買辦東西的。』展爺道：『如今將此銀贈了周老，又拿甚麼買辦東西呢？』丁二爺道：『弟雖不才，還可以借得出來。』展爺笑道：『借得出來更好；他若不信，必然將燈吹滅，便可借來。』丁二爺聽了，不覺詫異道：『展大哥，此話怎講？』展爺笑道：『莫道人行早，還有早行人。』便將昨晚之事說明。二人鼓掌大笑。

說話間，舟已停泊，搭了跳板，二人棄舟登岸。丁二爺叫小童先由捷徑送信，他却陪定展爺慢慢而行。展爺見一條路徑俱是三合土壘成，一半是天然，一半是人力，平平坦坦，乾乾淨淨。兩邊皆是密林，樹木叢雜。中間單有引路樹。樹下各有一人，俱是濃眉大眼，闊腰厚背。頭上無網巾，髮挽高結，戴定蘆葦編的圈兒。身上各穿着背心，赤着雙膊，青筋暴露，抄手而立；却赤着雙足，也有穿着草鞋的，俱將褲腿捲在膝蓋之上。不言不語。一對樹下有兩個人。展爺往那邊一望，一對一對的實在不少，心中納悶。便問丁二爺道：『賢弟，這些人俱是作甚麼的？』二爺

道：『大哥有所不知。只因江中有船五百餘隻，每每的械鬪傷人；因在江中蘆花蕩分爲交界。每人各管船二百餘隻，十船一小頭目，百船一大頭目。又有一總首領。奉府內明文，蘆花蕩這邊俱是我弟兄二人掌管。除了府內的官用魚蝦，其下定行市開秤，惟我弟兄命令是從。這些人俱是頭目，特來站班朝面的。』展爺聽罷，點了點頭。

走過土基的樹林，又有一片青石魚鱗路，方是莊門。只見廣梁大門，左右站立多少莊丁伴當。台階之上，當中立着一人，後面又圍隨着多少小童執事之人。展爺臨近，見那人降階迎將上來，倒把展爺唬了一跳。

原來兆蘭弟兄乃是同胞雙生，兆蘭比兆蕙大一個時辰；因此面貌相同。從小兒兆蕙就淘氣。莊前有賣吃食的來，他吃了不給錢，抽身就走。少時賣吃食的等急了，在門前亂嚷。他便同哥哥兆蘭一齊出來，叫賣吃食的斷認。那賣吃食的竟會認

不出來是誰吃的。再不然，他弟兄二人倒替着吃了，也竟分不出是誰多吃，是誰少吃。必須賣吃的着急央告，他二人方把錢文付給，以博一笑而已。如今展爺若非與丁二官人同來，也竟分不出是大爺來。

彼此相見，歡喜非常，攜手剛至門前，展爺便從腰間把寶劍摘下來，遞給傍邊一個小童。一來初到友家，不當腰懸寶劍；二來又知丁家弟兄有老伯母在堂，不宜攜帶利刃；這是展爺細心處。三個人來至待客廳上，彼此又從新見禮。展爺與丁母太君請安。丁二爺正要進內請安去，便道：『大哥暫且請坐。小弟必替大哥在家母前稟明。』說罷，進內去了。廳上丁大爺相陪。又囑咐預備洗面水，烹茗獻茶。彼此暢談。

丁二爺進內，有二刻的工夫，方纔出來說：『家母先叫小弟問大哥好。讓大哥歇息歇息。少時還要見面呢。』展爺連忙立起身來，恭敬答應。只見丁二爺改了面

皮，不是路上的光景，嘻嘻笑笑，又是頑戲，又是刻薄，竟自放肆起來。展爺以爲他到了家，在哥哥的面前嬌癡慣了，也不介意。

丁二爺便問展爺道：『可是吓，大哥。包公待你甚厚，聽說你救過他多少次。是怎麼件事情呀？小弟要領教。何不對我說說呢？』展爺道：『其實也無要緊。』便將金龍寺遇凶僧，土龍崗逢劫奪，天昌鎮拿刺客，以及龐太師花園冲破邪魔之事，滔滔說了一回。言：『此事皆是你我行俠之人當作之事，不足掛齒。』二爺道：『也倒有趣，聽着怪熱鬧的。』又問道：『大哥又如何面君呢？聽說耀武樓試三絕技，勅賜「御貓」的外號兒，這又是甚麼事情呢？』展爺道：『此事便是包相爺的情面了。』又說：『包公如何遞摺，聖上如何見面。』至於演試武藝，言之實覺可愧；無奈皇恩浩蕩，賞了「御貓」二字，又加封四品之職。原是個瀟灑的身子，如今倒弄的被官拘束住了。』二爺道：『大哥休出此言。想來是你的本事道的去；不然，聖上如何加恩呢？大哥提舞劍，請寶劍一觀。』展爺道：『方纔交付盛价了。』

丁二爺回首道：『你們誰接了展老爺的劍了？拿來我看。』只見一個小童將寶劍捧過來，呈上。二爺接過來，先瞧了瞧劍鞘，然後攏住劍靶，將劍抽出，隱隱有鐘磬之音。連說：『好劍！好劍！但不知此劍何名？』展爺暗道：『看他這半天，言語嘻笑于我。我何不叫他認認此寶，試試他的目力如何？』便道：『此劍乃先父手澤，劣兄雖然佩帶，却不知是何名色。正要在賢弟跟前領教。』二爺暗道：『這是難我來了。倒要細細看看。』瞧了一會道：『據小弟看，此劍彷彿是「巨闕」。』說罷，遞與展爺。展爺暗暗稱奇，道：『真好眼力！不愧他是將門之子。』便道：『賢弟說是「巨闕」，想來是「巨闕」無疑了。』便要將劍入鞘。

二爺道：『好哥哥，方纔聽說舞劍，弟不勝欽仰。大哥何不試舞一番，小弟也長長學問？』展爺是斷斷不肯，二爺是苦苦相求。丁大爺在旁，却不攔當，止於說道：『二弟不必太忙，讓大哥喝盅酒助助興，再舞不遲。』說罷，吩咐道：『快擺酒來。』左右連聲答應。

展爺見此光景，不得不舞。再要推托，便是小家氣了。只得站起身來，將袍襟掖了一掖，袖子挽了一挽，說道：『劣兄劍法疎略。儻有不到之處，望祈二位賢弟指教爲幸。』大爺二爺連說：『豈敢！豈敢！』一齊出了大廳，在月台之上，展爺便舞起劍來。丁大爺在那邊，恭恭敬敬，留神細看。丁二爺却靠着廳柱，蹠着脚兒觀瞧。見舞到妙處，他便連聲叫『好』。展爺舞了多時，煞住脚步，道：『獻醜，獻醜。二位賢弟看看如何？』丁大爺連聲道好稱妙。二爺道：『大哥劍法雖好，惜乎此劍有些押手。弟有一劍，管保合式。』說罷，便叫過一個小童來，密密吩咐數語。小童去了。

此時丁大爺已將展爺讓進廳來。見桌前擺列酒餚，丁大爺便執壺斟酒，將展爺讓至上面，弟兄左右相陪。剛飲了幾杯，只見小童從後面捧了劍來。二爺接過來，噲噲一聲，將劍抽出，便遞與展爺道：『大哥請看。此劍也是先父遺留，弟等不知是

何名色。請大哥看看，弟等領教。」展爺暗道：「丁二真正淘氣。立刻他就報仇，也來難我來了。倒要看看。」接過來，彈了彈，顛了顛，便道：「好劍！此乃「湛盧」也。未知是與不是？」丁二爺道：「大哥所言不差。但不知此劍舞起來，又當何如？大哥尚肯賜教麼？」展爺却瞧了瞧丁大爺，意思叫他攔阻。誰知大爺乃是個老實人，便道：「大哥不要忙，先請飲酒助助興，再舞未遲。」展爺聽了，道：「莫若舞完了，再飲罷。」出了席，來至月台，又舞一回。丁二爺接過來道：「此劍大哥舞着，吃力麼？」展爺滿心不樂，答道：「此劍比劣兄的輕多了。」二爺道：「大哥休要多言。輕劍即是輕人。此劍却另有個主兒，只怕大哥惹他不起。」一句話激惱了南俠，便道：「老弟，你休要害怕。任憑是誰的，自有劣兄一面承管。怕他怎的？你且說出這個主兒來。」二爺道：「大哥悄言。此劍乃小妹的。」展爺聽了，瞧了二爺一眼，便不言語了。大爺連忙遞酒。

忽見丫鬟出來，說道：「太君來了。」展爺聞聽連忙出席，整衣向前恭拜。丁

母略略謙遜，便以子姪禮相見畢。丁母坐下。展爺將坐位往側坐挪了一挪，也就告坐坐了。此時丁母又細細留神，將展爺相看了一番，比屏後看的更真切了。見展爺一表人材，不覺滿心歡喜，開口便以賢姪相稱。這却是二爺與丁母商酌明白的。若老太太看了中意，就呼爲賢姪；儻若不願意，便以貴客呼之。再者男婚女配，兩下願意。也須暗暗通個消息，妹子願意方好。二爺見母親稱呼展爺爲賢姪，就知老太太是願意了。他便悄悄兒溜出，竟往小姐繡戶而來。

未知說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三十回

第三十一回

展熊飛比劍定良姻

鑽天鼠奪魚甘陪罪

且說丁二爺到了院中，只見丫鬢抱着花瓶，換水插花。見了二爺進來，丫鬢揚聲道：『二官人進來了。』屋內月華小姐答言：『請二哥哥屋內坐。』丁二爺掀起綉簾，來至屋內，見小姐正在炕上弄針黹呢。二爺問道：『妹子做什麼活計？』小姐說：『鎖鏡邊上頭口兒呢。二哥，前廳有客，你怎麼進了裏面來了呢？』丁二爺佯問道：『妹子如何知道前廳有客呢？』月華道：『方纔取劍，說有客要領教，故此方知。』丁二爺道：『再休提劍。』只因這人乃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姓展名昭，表

字熊飛，人皆稱他爲南俠，如今現作皇家四品帶刀的護衛。哥哥久已知道此人，但未會面。今日見了，果然好人品，好相貌，好本事，好武藝；未免才高必狂，藝高必傲，竟將咱們家的湛盧劍貶的不成樣子。哥哥說，此劍是另有個主兒的。他問是誰？哥哥就告訴他，是妹子的。他便鼻孔裏一笑，道：「一個閨中弱秀，焉有本領！」月華聽至此，把臉一紅，眉頭一皺，便將活計放下了。丁二爺暗說：「有因，待我再激他一激。」又說道：「我就說：『我們將門中豈無虎女？』他就說：『雖是這麼說，未必有真本領。』妹子，你真有膽量，何不與他較量較量呢？儻若膽怯，也只好由他說去罷。現在老太太也在廳上，故此我來對妹妹說說。」小姐聽畢，怒容滿面，道：「既如此，二哥先請，小妹隨後就到。」

二爺得了這個口氣，便急忙來到前廳，在丁母耳邊悄悄說道：「妹子要與展哥比武。」話剛然說完，只見丫鬢報道：「小姐到。」丁母便叫，過來與展爺見禮。展爺心中納悶，道：「功勳世胄，如此家風！」只得立起身來一揖。小姐還了萬福。

展爺見小姐莊靜秀美，却是一臉的怒氣。又見丁二爺轉身過來，悄悄的道：『大哥，都是你褒貶人家劍，如今小妹出來，不依來了。』展爺道：『豈有此理？』二爺道：『什麼理不理的。我們將門虎女，焉有怕見人的理呢。』展爺聽了，便覺不悅。丁二爺却又到小姐身後，悄悄道：『展大哥要與妹子較量呢。』小姐點頭首肯。二爺又轉到展爺身後，道：『小妹要請教大哥的武藝呢。』展爺此時更不耐煩了，便道：『既如此，劣兄奉陪就是了。』

誰知此時，小姐已脫去外面衣服，穿着繡花大紅小襖，繫定素羅百摺單裙，頭罩五色綾帕，更顯得嫵媚娉婷。丁二爺已然回稟丁母，說：『不過是虛耍假試，請母親在廊下觀看。』先挪出一張圈椅，丁母坐下。月華小姐懷抱寶劍，搶在東邊上首站定。展爺此時也無可奈何，只得勉強掖袍挽袖。二爺捧過寶劍。展爺接過，只得在西邊下首站了。說了一聲「請」，便各拉開架式。兆蘭兆蕙在丁母背後站立。纔對了不多幾個回合。丁母便道：『算了罷。劍對劍俱是鋒銳，不是頑的。』二爺

道：『母親放心，且再看看。不妨事的。』

只見他二人比併多時不分勝負。展爺先前不過搪塞虛架。後見小姐頗有門路，不由暗暗誇獎，反到高起興來。凡有不到之處俱各點到，點到却又抽回，來來往往。忽見展爺用了個垂花勢，斜刺裏將劍遞進，即便抽回，就隨着劍尖滴溜溜落下。一物。又見小姐用了個風吹敗葉勢，展爺忙把頭一低將劍躲過。纔要轉身，不想小姐一翻玉腕，又使了個推牕攆月勢，將展爺的頭巾削落。南俠一伏身跳出圈外，聲言道：『我輸了，我輸了。』丁二爺過來，拾起頭巾，揮去塵土。丁大爺過來，撿起先落的物一看，却是小姐耳上之環。便上前對展爺道：『是小妹輸了，休要見怪。』二爺將頭巾交過。展爺挽髮整巾，連聲讚道：『令妹真好劍法也！』丁母羞鬢即請展爺進廳。小姐自往後邊去了。

丁母對展爺道：『此女乃老身姪女，自叔叔嬸嬸亡後，老身視如親生兒女。』

般。久已聞賢姪名望，就欲聯姻，未得其便；不意賢姪今日降臨寒舍，實乃綵絲繫足美滿良緣。又知賢姪此處並無親眷，又請誰來相看，必要推諉；故此將小女激誘出來比劍，彼此一會，令賢姪放心。非是我世冑人家毫無規範也。」丁大爺亦過來道：「非是小弟在傍不肯攔阻；皆因弟等與家母已有定算，故此多有褻瀆。」丁二爺亦陪罪道：「全是小弟之過。惟恐吾兄推諉，故用此詭計誑哄仁兄，望乞恕罪。」展爺到此時，方纔明白。也是姻緣，更不推辭，慨然允許。便拜了丁母，又與兆蘭兆蕙彼此拜了，就將巨闕湛盧二劍彼此換了，作為定禮。

二爺手托耳環，提了寶劍，一直來到小姐臥室。小姐正自納悶：「我的耳環何時削去，竟不知道，也就險的很呢。」忽見二爺笑嘻嘻的手托耳環，道：「妹子耳環在這裏。」擲在一邊。又笑道：「湛盧劍也被人家留下了。」小姐纔待發話。二爺連忙說道：「這都是太太的主意，妹子休要問我。少時間太太便知。大約妹子是大喜了。」說完，放下劍，笑嘻嘻的就跑了。小姐心下明白，也就不言語了。

丁二爺來至前廳，此時丁母已然回後去了。他三人從新入坐。彼此說明，仍論舊交，不論新親。大爺二爺仍呼展爺爲兄，脫了俗套更覺親熱。飲酒喫飯，對坐閒談。

不覺展爺在萊花村住了三日，就要告別。丁氏昆仲那裏肯放。展爺再三要行。丁二爺說：『既如此，明日弟等在望海臺設一席。你我弟兄賞玩江景，暢敘一日。後日大哥再去，如何？』展爺應允。

到了次日早飯後，三人出了莊門，往西走了有一里之遙，灣灣曲曲，繞到土嶺之上，乃是極高的所在，便是丁家莊的後背。上面蓋了高臺五間，甚是寬闊。遙望江面一帶，水勢茫茫，猶如雪練一般。再看船隻往來，絡繹不絕。郎舅三人觀望江景，實實暢懷。不多時，擺上酒餚，慢慢消飲。正在快樂之際，只見來一漁人在丁大爺傍邊悄語數言。大爺吩咐：『告訴頭目辦去罷。』丁二爺也不理會。展爺更難

細問。仍然飲酒。遲不多時，又見來一漁人，甚是慌張，向大爺說了幾句。此次二爺却留神，聽了一半，就道：『這還了得！若要如此，以後還有個規矩麼？』對那漁人道：『你把他叫來我瞧瞧。』

展爺見此光景，似乎有事，方問道：『二位賢弟，爲着何事？』丁二爺道：『我這松江的漁船原分兩處，以蘆花蕩爲界。蕩南有一個陷空島，島內有一個盧家莊。當初有盧太公在日，樂善好施，家中巨富。待至生了盧方，此人和睦鄉黨，人人欽敬；因他有爬杆之能，大家送了他個綽號，叫做鑽天鼠。他却結了四個朋友，共成五義：大爺就是盧方。二爺乃黃州人名叫韓彰，是個行伍出身，會做地溝地雷，因此他的綽號兒叫做徹地鼠。三爺乃山西人名叫徐慶，是個鐵匠出身，能探山中十八孔，因此綽號叫穿山鼠。至於四爺，身材瘦小，形如病夫，爲人機巧伶俐，智謀甚好，是個大客商出身，乃金陵人，姓蔣名平，字澤長，能在水中居住，開目視物，綽號人稱翻江鼠。惟有五爺，少年華美，氣宇不凡，爲人陰險狠毒，却好行

俠作義，——就是行事太毒短，是個武生員，金華人氏，姓白名玉堂，因他形容秀美，文武雙全，人呼他綽號爲錦毛鼠。展爺聽說白玉堂，便道：『此人我却認得。愚兄正要訪他。』丁二爺問道：『大哥如何認的他呢？』展爺便將苗家集之事述說一回。

正說時，只見來了一夥漁戶。其中有一人怒目橫眉，伸出掌來，說道：『二位員外看見了。他們過來搶魚，咱們攔阻，他就拒起捕來了。搶了魚不算，還把我削去四指，光光的剩了一個大拇指頭。這纔是好朋友呢！』丁大爺連忙攔道：『不要多言。你等急喚船來，待我等親身前往。』衆人一聽員外要去，唿的一聲，俱各飛跑去了。展爺道：『劣兄無事，何不一同前往。』丁二爺道：『如此甚好。』三人下了高臺，一同來至莊前，只見從人伴當伺候多人，各執器械。丁家兄弟展爺俱各佩了寶劍。來至停泊之處，只見大船兩隻是預備二位員外的。大爺獨上了一隻大船，二爺同展爺上了一隻大船，其餘小船，紛紛亂亂不計其數，竟奔蘆花蕩而來。

纔至蕩邊，見一隊船皆是蕩南的字號，便知是搶魚的賊人了。大爺催船前進，二爺緊緊相隨。來至切近，見那邊船上立着一人凶惡非常，手托七股魚叉，在那裏靜候廝殺。大爺的大船先到，便說：『這人好不曉事。我們素有舊規，以蘆花蕩爲交界。你如何擅敢過蕩，搶了我們的魚，還傷了我們的漁戶？是何道理？』那邊船上那人道：『什麼交界不交界，咱全不管。只因我們那邊魚少，你們這邊魚多，今日暫且借用。你若不服咱，就比試比試。』丁大爺聽了這話，有些不說理，便問道：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那人道：『咱叫分水獸鄧彪。你問咱怎的？』丁大爺道：『你家員外，那個在此？』鄧彪道：『我家員外俱不在此。此一隊船隻就是咱管領的。你敢與咱合氣麼？』說着話，就要把七股叉刺來。丁大爺纔待拔劍，只見鄧彪翻身落水，這邊漁戶立刻下水，將鄧彪擒住，托出水面，交到丁二爺船上。二爺却跳在大爺船上，前來幫助。

你道鄧彪爲何落水？原來大爺問答之際，丁二爺船已趕到，見他出言不遜，却用彈丸將他打落水中。你道什麼彈丸？這是二爺自幼練就的。用竹板一塊，長夠一尺八寸，寬有二寸五分，厚五分，上面有個槽兒，用黃蠟攙鐵渣子團成核桃大小，臨用時安上。在數步中打出，百發百中。又不是彈弓，又不是弩弓，自己署名兒叫做竹彈丸。這原是二爺小時頑耍的小頑藝兒，今日拏着偌大的一個分水獸，竟會叫英雄的一個小小鐵丸打下水去咧。可見本事不是吹的，這纔是真本領呢。

且言鄧彪雖然落水，他原是會水之人，雖被擒不肯服氣，連聲喊道：『好吓！好吓！你敢用暗器傷人，萬不與你們干休。』展爺聽至此句，說用暗器傷人，方纔留神，細看見他眉攢裏腫起一個大紫包來，便喝道：『你旣被擒，還喊什麼！我且問你，你家五員外他可姓白麼！』鄧彪答道：『姓白，怎麼樣？他如今已下山了。』展爺問道：『往那裏去了？』鄧彪道：『數日之前上東京，找什麼「御貓」

去了。』展爺聞聽，不由的心下着忙。

只聽得那邊一人嚷道：『丁家賢弟呀！看我盧方之面，恕我失察之罪。我情願認罰呀。』衆人抬頭，只見一隻小船飛也似趕來，嚷的聲音漸近了。展爺留神細看來人，見他一張紫面皮，一部好鬚鬚，面皮光而生亮，鬚鬚潤而且長，身量魁梧，氣宇軒昂。丁氏兄弟亦執手道：『盧兄請了。』盧方道：『鄧彪乃新收頭目，不遵約束，實是劣兄之過。違了成約，任憑二位賢弟吩咐。』丁大爺道：『他既不知也難譴責。此次乃無心之過也。』回頭吩咐將鄧彪放了。這邊漁戶便道：『他們還搶了咱們好些魚罟呢。』丁二爺連忙喝住：『休要多言！』盧方聽見，急急吩咐：『快將那邊魚罟，連咱們魚罟俱給送過去。』這邊送人，那邊送罟。盧方立刻將鄧彪革去頭目，卽差人送往府裏究治。丁大爺吩咐：『是咱們魚罟收下。是那邊的俱各退回。』兩下裏又說了多少謙讓的言語，無非論交情，講過節。彼此方執手，各自歸莊去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夜救老僕顏生赴考——晚逢寒士金客揚言

且說丁氏兄弟同定展爺來至莊中，賞了削去四指的漁戶拾兩銀子，叫他調養傷痕。展爺便提起：『鄧彪說白玉堂不在山中，已往東京找尋劣兄去了。刻下還望二位仁弟備隻快船，我須急急回家，趕赴東京方好。』丁家兄弟聽了展爺之言，再也難以阻留，只得應允。便於次日備了餞行之酒，殷勤送別，反覺得戀戀不捨。展爺又進內叩別了丁母。丁氏兄弟送至停泊之處，瞧着展爺上船，還要遠送。展爺攔之再三，只得罷了，送至大路，方纔分手作別。

展爺真是歸心似箭。這一日天有二鼓，已到了武進縣，以爲連夜可以到家。剛走到一帶榆樹林中，忽聽有人喊道：『救人吓！了不得了！有了打槓子的了。』展爺順着聲音，迎將上去，却是個老者背着包袱，喘的連嚷也嚷不出來。又聽後面有人追着，却喊得洪亮道：『了不得！有人搶了我的包袱去了！』展爺心下明白，便道：『老者，你且隱藏，待我攔阻。』老者纔往樹後一隱，展爺便蹲下身去。後面趕的只顧往前。展爺將腿一伸，那人來的勢猛，撲哧的一聲，鬧了個嘴吃屎。展爺趕上前按住，解下他的腰間搭包，寒鴉兒拂水的將他捆了。見他還有一根木棍，就從腰間插入，斜擔的支起來。

將老者喚出，問道：『你姓甚名誰？家住那裏？慢慢講來。』老者從樹後出來，先叩謝了。此時喘已定了。道：『小人姓顏，名叫顏福，在榆林村居住。只因我家相公要上京投親，差老奴到臆友金必正處借了衣服銀兩。多承金相公一番好意，留下小人吃飯，臨走又交付老奴三十兩銀子，是贈我家相公作路費的。不想年

老力衰，又加目力遲鈍，因此來路晚了。剛走到榆樹林之內，便遇見這人，一聲斷喝，要甚麼「買路錢」。小人一聽，那裏還有魂咧，一路好跑，喘的氣也換不上來了。幸虧大老爺相救。不然，我這老命必喪於他手。」展爺聽了，便道：「榆林村乃我必由之路，我就送你到家如何？」顏福復又叩謝。

展爺對那人道：「你這斷蚤夜劫人，你還讓人家搶了你的包袱去了。幸遇某家，這也是你昭彰報應。我也不加害於你。你就在此歇歇罷，再等個人來救你便了。」說罷，叫老者背了包袱，出了林子，竟奔榆林村。到了顏家門首，老者道：「此處便是。請老爺裏面待茶。」一壁說話，用手叩門。只聽裏面道：「外面可是顏福回來了麼？」展爺聽的明白，便道：「我不吃茶了，還要趕路呢。」說畢，邁開大步，竟奔遇杰村而來。

單說顏福聽得是小主人的聲音，便道：「老奴回來了。」開門處，顏福提包進

來，仍然將門關好。

你道這小主人是誰？乃是姓顏名查散，年方二十二歲。寡母鄭氏，連老奴顏福，主僕三口度日。因顏老爺在日爲人正直，作了一任縣尹，兩袖清風，一貧如洗，清如秋水，嚴似寒霜。可惜一病身亡，家業零落。顏生素有大志，總要克紹書香，學得滿腹經綸，屢欲赴京考試。無奈家道寒難，不能如願。因明年就是考試的年頭。還是鄭氏安人想出個計較來，便對顏生道：『你姑母家道豐富，何不投托在彼？一來可以用功，二來可以就親，豈不兩全其美呢？』顏生道：『母親想的雖是。但姑母處已有多年不通信息。父親在日還時常寄信問候。自父親亡後遣人報信，並未見遣一人前來弔唁，至今音梗信杳。雖是老親，又是姑舅結下新親；奈目下孩兒功名未成，如今時勢，恐到那裏也是枉然。再者孩兒這一進京，母親在家也無人侍奉，二來盤費短少，也是無可如何之事。』母子正在商議之間，恰恰的顏生臆友金生名必正特來探訪。彼此相見，顏生就將母親之意對金生說了。金生一力擔

當，慨然允許，便叫顏福跟了他去，打點進京的用度。顏生好生歡喜，卽稟明老人家。安人聞聽，感之不盡。母子又計議了一番。鄭氏安人親筆寫了一封書信，言言哀懇。大約姑母無有不收留孩兒之理。

娘兒兩個等顏福回來。天已二更，尙不見到。顏生勸老母安息，自己把卷獨對青燈，等到四更，心中正自急躁。顏福方回來了，交了衣服銀兩。顏生大悅，叫老僕且去歇息。顏福一路勞乏，又受驚恐，已然支持不住，有話明日再說，也就告退了。

到了次日，顏生將衣服銀兩與母親看了。正要商酌如何進京，只見老僕顏福進來說道：『相公進京，敢則是自己去麼？』顏生道：『家內無人，你須好好侍奉老太太。我是自己要進京的。』老僕道：『相公若是一人赴京，是斷斷去不得的。』顏生道：『却是爲何？』顏福便將昨晚遇劫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鄭氏安人聽了顏福之言，說：『是吓。若要如此，老身是不放心的。莫若你主僕二人同去方好。』顏生

道：『孩兒帶了他去，家內無人。母親叫誰侍奉？孩兒放心不下。』

正在計算爲難，忽聽有人叩門，老僕答應。開門看時，見是一個小童，一見面就說道：『你老人家昨晚回來好吓？也就不早了罷。』顏福尙覷着眼兒瞧他。那小

童道：『你老人家瞧甚麼？我是金相公那裏的，昨日給你老人家斟酒，不是我麼？』

顏福道：『哦！哦！是，是。我倒忘了。你到此何事？』小童道：『我們相公打發我見顏相公來了。』老僕聽了，將他帶至屋內，見了顏生，又參拜了安人。顏生便

問道：『你做甚麼來了？你叫甚麼？』小童答道：『小人叫雨墨。我們相公知道相

公無人，惟恐上京路途遙遠不便，叫小人特來服侍相公進京。又說這位老主管有了年紀，眼力不行，可以在家伺候老太太，照看門戶，彼此都可以放心。又叫小人帶來十兩銀子，惟恐路上盤川不足，是要富餘些個好。』安人與顏生聽了，不勝歡

喜，不勝感激。連顏福俱樂的了不得。安人又見雨墨說話伶俐明白，便問：『你今

年多大了？』雨墨道：『小人十四歲了。』安人道：『你小兒家能殼走路嗎？』雨

墨笑道：『回稟老太太得知。小人自八歲上，就跟着小人的父親在外貿易。漫說走路，甚麼處兒的風俗，遇事眉高眼低，那算瞞不過小人的了。差不多的道兒小人都認得。至於上京，更是熟路了。不然，我們相公就派我來跟相公呢？』安人聞聽，更覺歡喜放心。

顏生便拜了老母。安人未免傷心落淚，將親筆寫的書信交與顏生道：『你到中祥符縣問雙星巷，便知你姑父的居址了。』雨墨在傍道：『祥符縣南有個雙星巷，又名雙星橋，小人認得的。』安人道：『如此甚好。你要好好服侍相公。』雨墨道：『不用老太太囑咐，小人知道。』顏生又吩咐老僕顏福一番，暗暗將十兩銀子交付顏福，供養老母。雨墨已將小小包裹背起來。主僕二人出門上路。

顏生是從未出過門的，走了一二十里，便覺兩腿酸疼，問雨墨道：『咱們自離家門，如今走了也有五六十里路了罷？』雨墨道：『可見相公沒有出過門。這纔離

家有多大工夫，就會走了五六十里？那不成飛腿了麼？告訴相公說，共總走了沒有三十里路。」顏生吃驚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路途遙遠，竟自難行的很呢！」雨墨道：「相公不要着急。走道兒有個法子。越不到越急，越走不上來。必須心平氣和，不緊不慢，彷彿遊山玩景的一般。路上雖無景致，拿着一村一寺皆算是幽景奇觀，遇着一石一木亦當做是點綴的美景。如此走來走去，心也寬了，眼也亮了，乏也就忘了，道兒也就走的多了。」顏生被雨墨說的高起興來，真果沿途玩賞。不知不覺，又走了一二十里，覺得腹中有些饑餓，便對雨墨道：「我此時雖不覺乏，只是腹中有點空空兒的，可怎麼好？」雨墨用手一指，說：「那邊不是鎮店麼？到了那裏，買些飯食，喫了再走。」

又走了多會，到了鎮市。顏相公見個飯鋪，就要進去。雨墨道：「這裏喫，不現成。相公隨我來。」把顏生帶了二輩鋪裏去了。一來爲省事，二來爲省錢；這纔透出他是久慣出外的油子手兒來了呢。主僕二人用了飯，再往前走了十多里。或樹

下，或道傍，隨意歇息歇息再走。

到了天晚，來到一個熱鬧地方，地名雙義鎮。雨墨道：『相公，咱們就在此處住了罷。再往前走，就太遠了。』顏生道：『既如此，就住了罷。』雨墨道：『住是住了。若是投店，相公千萬不要多言，自有小人答覆他。』顏生點頭應允。

及至來到店門，攪槽兒的便道：『有乾淨房屋。天氣不早了。再要走，可就太晚了。』雨墨便問道：『有單間廂房沒有？或有耳房也使得。』攪槽兒的道：『請升進去看看就是了。』雨墨道：『若是有呢，我們好看哪；若沒有，我們上那邊住去。』攪槽兒的道：『請進去看看何妨。不如意，再走如何？』顏生道：『咱們且看看就是了。』雨墨道：『相公不知。咱們若進去，他就不叫出來了。店裏的脾氣我是知道的。』正說着，又出來了一個小二道：『請進去，不用游疑。訛不住你們二位。』顏生便向裏走，雨墨只得跟隨。只聽店小二道：『相公請看很好的正房三

間，裱糊的又乾淨，又豁亮。』雨墨道：『是不是？不進來你們緊讓，及至進來就是上房三間。我們爺兒兩個又沒有許多行李，住三間上房，你這還不訛了我們呢？告訴你，除了單廂房或耳房，別的我們不住。』說罷，回身就要走。小二一把拉住道：『怎的了！我的二爺。上房三間，兩明一暗。你們二位住那暗間，我們算一間的房錢，好不好？』顏生道：『就是這樣罷。』雨墨道：『咱們先小人，後君子。說明了，我可就給一間的房錢。』小二連連答應。

主僕二人來至上房，進了暗間，將包裹放下。小二便用手擦外間桌子，道：『你們二位在外間用飯罷。不寬闊麼？』雨墨道：『你不用誘。就是外間喫飯，也是住這暗間，我也是給你一間的房錢。況且我們不喝酒。早起喫的，這時候還飽着呢。我們不過找補點就是了。』小二聽了，光景沒有甚麼大來頭，便道：『悶一壺高香片茶來罷？』雨墨道：『路上灌的涼水，這時候還滿着呢。不喝。』小二道：『點個燭燈罷？』雨墨道：『怎麼你們店裏沒有油燈嗎？』小二道：『有啊！怕你

們二位嫌油燈子氣，又怕油了衣服。』雨墨道：『你只管拿來。我們不怕。』小二纔回身。雨墨便道：『他倒會頑。我們花錢買燭，他却省油，敢則是裏外裏。』小二回頭懸了一眼。取燈取了半天，方點了來。問道：『二位喫甚麼？』雨墨道：『說了找補喫點。不用別的，給我們一個燴烙炸，就帶了飯來罷。』店小二估量着，沒有甚麼想頭，抽身就走了，連影兒也不見了。等的急催他，他說：『沒得；』再催他，他說：『就得。已經下了杓了。就得，就得。』

正在等着，忽聽外面嚷道：『你這地方就敢小看人麼？小菜碟兒一個大錢，吾是照顧你，賞你們臉哪。你不住我，還要凌辱斯文。這等可惡！吾將你這狗店用火燒了。』雨墨道：『該！這倒替咱們出了氣了。』

又聽店東道：『都住滿了，真沒有屋子了。難道爲你現蓋嗎？』又聽那人更高聲道：『放狗屁不臭！滿口胡說！你現蓋——現蓋，也要吾等得吓。你就敢凌辱斯文。你打聽打聽，念書的人也是你敢欺負得的嗎？』顏生聽至此，不由的出了門

外。雨墨道：『相公別管閒事。』剛然攔阻，只見院內那人向着顏生道：『老兄，你評評這個理。他不叫吾住使得，就將我這等一推，這不豈有此理麼？還要與我現蓋房去。這等可惡！』顏生答道：『兄台若不棄嫌，何不將就在這邊屋內同住呢？』只聽那人道：『萍水相逢，如何打攪呢？』

雨墨一聽，暗說：『此事不好，我們相公要上當。』連忙迎出，見相公與那人已攜手登塔，來至屋內，就在明間，彼此坐了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真名士初交白玉堂——美英雄三試顏查散

且說顏生同那人進屋坐下。雨墨在燈下一看，見他頭戴一頂開花儒巾，身上穿一件零碎藍衫，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頭兒，滿臉塵土，實在不像念書之人，倒像個無賴子。正思想却他之法，又見房東親來陪罪。那人道：『你不必如此。大人不記小人過，饒恕你便了。』

店東去後，顏生便問道：『尊兄貴姓？』那人道：『吾姓金名懋叔。』雨墨暗道：『他也配姓金。我主人纔姓金呢，那是何等體面仗義。像他這個窮樣子，連銀

也不配姓吓。常言說，「姓金沒有金，一定窮斷筋」。我們相公是要上他的當。」

又聽那人道：「沒領教兄台貴姓。」顏生也通了姓名。金生道：「原來是顏兄，失敬失敬。請問顏兄，用過了飯了沒有？」顏生道：「尙未。金兄可用過了？」金生道：「不會。何不共桌而食呢？叫小二來。」此時店小二拿了一壺香片茶來，放在桌上。金生便問道：「你們這裏有甚麼飯食？」小二道：「上等飯食八兩，中等飯六兩，下等飯……」剛說至此，金生攔道：「誰吃下等飯呢。就是上等飯罷。吾且問你，這上等飯是甚麼餚饌？」小二道：「兩海碗，兩饊子，六大碗，四中碗，還有八個碟兒。無非雞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，調度的總要合心配口。」金生道：「這魚是包魚吓，還是漂兒呢？」小二道：「是漂兒。」金生道：「你說是漂兒，那就是包魚。可有活鯉魚麼？」小二道：「要活鯉魚是大的，一兩二錢銀子一尾。」金生道：「既要吃，不怕花錢。吾告訴你，鯉魚不過一斤的叫做「拐子」，過了一觔的纔是鯉魚。不獨要活的，還要尾巴像那胭脂瓣兒相似，那纔是新鮮的。」

呢。你拿來，吾看。」

又問：『酒是甚麼酒？』小二道：『不過隨便常行酒。』金生道：『不要那個。吾要喝陳年女貞陳紹。』小二道：『有十年蠲下的女貞陳紹；就是不零賣，那是四兩銀子一罇。』金生道：『你好貧哪！甚麼四兩五兩，不拘多少，你搭一罇來當面開開，吾嚐就是了。吾告訴你說，吾要那金紅顏色濃濃香，倒了碗內要掛碗。猶如琥珀一般，那纔是好的呢。』小二道：『搭一罇來，當面錐嚐。不好不要錢，如何？』金生道：『那是自然的。』

說話間，已然掌上兩支燭燈。此時店小二歡乍非常，小心殷勤自不必說。少時端了一個腰子形兒的木盆來，裏面歡蹦亂跳，足一筋多重的鯉魚。說道：『爺上請看，這尾鯉魚何如？』金生道：『魚却是鯉魚。你務必用這半盆水叫那魚躺着；一來顯大，二來水淺，他必撲騰，算是活跳跳的，賣這個手法兒。你不要拿着走，就在此處開了膛，省得抵換。』店小二只得當面收拾。金生又道：『你收拾好了，

把他鮮爛着。——可是你們加甚麼作料？」店小二道：「無非是香菌口蘑，加些紫菜。」金生道：「吾是要「尖上尖」的。」小二却不明白。金生道：「怎麼你不曉得？尖上尖就是那青笋尖兒上頭的尖兒，總要嫩切成條兒，要吃那們咯吱咯吱的纔好。」店小二答應。

不多時，又搭了一罈酒來，拿着錐子倒流兒，並有個磁盆。當面錐透，下上倒流兒，撒出酒來，果然美味真香。先啗一盅遞與金生，嚐了嚐，道：「也還罷了。」又啗了一盅遞與顏生，嚐了嚐，自然也說好。便倒了一盆灌入壺內，略燙一燙，二人對面消飲。小二放下小菜，便一樣一樣端上來。金生連箸也不動，只於就佛手疙疸慢飲，盡等吃活魚。二人飲酒閒談，越說越投機。顏生歡喜非常。

少時用大盤盛了魚來。金生便拿起箸子來，讓顏生道：「魚是要吃熱的，冷了就要發腥了。」佈了顏生一塊，自己便將魚脊背拿筷子一劃。要了薑醋碟。吃一塊魚，喝一盅酒，連聲稱讚：「妙哉！妙哉！」將這面吃完，筷子往魚腮裏一插，一

翻手就將魚的那面翻過來。又佈了顏生一塊，仍用筷子一劃，又是一塊魚，一盞酒，將這面也吃了。然後要了一個中碗來，將蒸食雙落一對掰在碗內，一連掰了四個。昏了魚湯，泡了個稀糟，噉噉噉噉吃了。又將碟子扣上，將盤子那邊支起，從這邊昏了三匙湯喝了。便道：『吾是飽了。顏兄自便，莫拘莫拘。』顏生也飽了。二人出席。金生吩咐：『吾們就只一小童。該蒸的，該熱的，不可與他冷喫。想來還有酒。他若喝時，只管給他喝。』店小二連連答應。說着說着話，他二人便進裏間屋內去了。

兩墨此時見剩了許多東西全然不動，明日走路又拿不得，懸着又是心疼。他那裏吃的下去，止於喝了兩盞悶酒就算了。連忙來到屋內，只見金生張牙欠口，前仰後合，已有困意。顏生道：『金兄既已乏倦，何不安歇呢？』金生道：『如此，吾就要告罪了。』說罷，往牀上一躺，呱噠一聲，皂靴頭兒掉了一隻。他又將這條腿向膝蓋一敲，又聽撲哧一聲，把那隻皂靴頭兒扣在地下。不一會，已然呼聲振耳。

顏生使眼色叫雨墨將燈移出，自己也就悄悄睡了。

雨墨移出燈來，坐在明間，心中發煩，那裏睡得着。好不容易睡着，忽聽有脚步之聲。睜眼看時，天已大亮。見相公悄悄從裏間出來，低言道：『取臉水去。』雨墨取來，顏生淨了面。

忽聽屋內有咳嗽之聲，雨墨連忙進來，見金生伸懶腰，打哈聲，兩隻脚却露着黑漆漆的底板兒，敢則是沒襪底兒。忽聽他口中念道：『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牕外日遲遲。』念完，一咕嚕爬起來，道：『略略歇息，天就亮了。』雨墨道：『店家給金相公打臉水。』金生道：『吾是不洗臉的，怕傷水。叫店小二開開我們的賬，拿來吾看。』雨墨暗道：『有意思，他竟要會賬。』只見店小二開了單來，上面共銀十三兩四錢八分。金生道：『不多，不多。外賞你們小二竈上連打雜的二兩。』店小二謝了。金生道：『顏兄，我也不鬧虛了。咱們京中再見，吾要先走了。』「他拉」「他拉」，竟自出店去了。

這裏顏生便喚：『雨墨，雨墨。』叫了半天，雨墨纔答應：『有。』顏生道：『會了銀兩走路。』雨墨又遲了多會，答應：『哦。』賭氣子拿了銀子，到了櫃上，爭爭奪奪，連外賞給了十四兩銀子，方同相公出了店。來到村外，到無人之處，便說：『相公，看金相公是個甚麼人？』顏生道：『是個念書的好人咧。』雨墨道：『如何？相公還是沒有出過門，不知路上有許多奸險呢。有誑嘴喫的，有拐東西的，甚至有設下圈套害人的，奇奇怪怪的樣子多着呢。相公如今拿着姓金的當好人，將來必要上他的當。據小人看來，他也不過是個篾片之流。』顏生正色嗔怪道：『休得胡說！小小的人造這樣的口過。我看金相公斯文中含着一股英雄的氣概，將來必非等閒之人。你不要管。縱然他就是誑嘴，也無非多花幾兩銀子，有甚要緊？你休再來管我。』雨墨聽了相公之言，暗暗笑道：『怪道人人常言，「書獃子」，果然不錯。我原來爲好，倒嗔怪起來。只好暫且由他老人家，再做道理罷。』

了。」

走不多時，已到打尖之所。雨墨賭氣子，要了個熱鬧鍋炸。喫了早飯又走。到了天晚，來到興隆鎮又住宿了，仍是三間上房，言給一間房錢。這個店小二比昨日的，卻和氣多了。剛然坐了未暖席，忽見店小二進來，笑容滿面，問道：「相公是姓顏麼？」雨墨道：「不錯。你怎麼知道？」小二道：「外面有一位金相公找來了。」顏生聞聽，說：「快請，快請。」

雨墨暗暗道：「這個得了！他是喫着甜頭兒了。但只一件，我們花錢，他出主意，未免太冤。今晚我何不如此如此呢？」想罷，迎出門來，道：「金相公來了，很好。我們相公在這裏恭候着呢。」金生道：「巧極！巧極！又遇見了。」顏生連忙執手相讓，彼此就坐。今日更比昨日親熱了。

說了數語之後，雨墨在旁道：「我們相公尙未喫飯，金相公必是未曾，何不同桌而食？叫了小二來先商議，叫他備辦去呢。」金生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」正說

時，小二拿了茶來，放在桌上。雨墨便問道：『你們是甚麼飯食？』小二道：『等次不同。上等是八兩，中等飯是六兩，下……』剛說了一個「下」字，雨墨就說：『誰喫下等飯呢。就是上等罷。我也不問甚麼餚饌，無非雞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。你們這魚是包魚吓，是漂兒呢？必然是漂兒。漂兒就是包魚。我問你，有活鯉魚沒有呢？』小二道：『有，不過貴些。』雨墨道：『既要喫，還怕花錢嗎？我告訴你，鯉魚不過一觔叫拐子，總得一觔多那纔是鯉魚呢。必須尾巴要像胭脂瓣兒相似，那纔新鮮呢。你拿來我瞧就是了。——還有酒，我們可不要常行酒，要十年的女貞陳紹，管保是四兩銀子一罈。』店小二說：『是。要用多少？』雨墨道：『你好貧吓！甚麼多少，你搭一罈來當面嚐。先說明，我可要金紅顏色，濃濃香的，倒了碗內要掛碗，猶如琥珀一般。錯過了，我可不要。』小二答應。

不多時，點上燈來。小二端了魚來。雨墨上前，便道：『魚可卻是鯉魚。你務必用半盆水躺着；一來顯大，二來水淺，他必撲騰，算是歡蹦亂跳，賣這個手法兒。』

你就在此處開膛，省得抵換。把他鮮燻着。你們作料不過香菌口蘑紫菜。可有尖上尖沒有？你管保不明白。這尖上尖就是青笋尖兒上頭的尖兒，可要嫩切成條兒，要喫那們咯吱咯吱的。』小二答應。又搭了酒來，錐開。雨墨昏了一盞，遞給金生，說道：『相公嗜，管保喝的過。』金生嗜了道：『滿好個，滿好個。』雨墨也就不叫顏生嗜了，便灌入壺中，略燙燙，拿來斟上。只見小二安放小菜。雨墨道：『你把佛手疙疸放在這邊，這位相公愛喫。』金生瞧了雨墨一眼，道：『你也該歇歇了。他這裏上菜，你少時再來。』雨墨退出，單等魚來。小二往來端菜。

不一時，拿了魚來。雨墨跟着來，道：『帶薑醋碟兒。』小二道：『來了。』雨墨使將酒壺提起，站在金生傍邊，滿滿斟了一盞，道：『金相公，拿起筷子來。魚是要喫熱的，冷了就要發腥了。』金生又懨了他一眼。雨墨道：『先佈我們相公一塊。』金生道：『那是自然的。』果然佈過一塊。剛要用筷子再來。雨墨道：『金相公，還沒有用筷子一劃呢？』金生道：『吾倒忘了。』從新打魚脊背上一劃，方

夾到醋碟一占，喫了。端起盅來，一飲而盡。雨墨道：『酒是我斟的，相公只管喫魚。』金生道：『極妙，極妙。吾倒省了事了。』仍是一盅一塊。雨墨道：『妙哉，妙哉！』金生道：『妙哉的很！妙哉的很！』雨墨道：『又該把筷子往腮裏一插了。』金生道：『那是自然的了。』將魚翻過來。『吾還是佈你們相公一塊，再用筷子一劃，省得你又提撥吾。』

雨墨見魚剩了不多，便叫小二拿一個中碗來。小二將碗拿到。雨墨說：『金相公，還是將蒸食雙落兒掰上四個，泡上湯。』金生道：『是的，是的。』泡了湯，噉喫之時，雨墨便將碟子扣在那盤子上，那邊支起來，道：『金相公，從這邊啣三匙湯喝了，也就飽了，也不用陪我們相公了。』又對小二道：『我們二位相公喫完了，你瞧該熱的，該蒸的，檢下去，我可不喫涼的。酒是有在那裏，我自己喝就是了。』小二答應，便往下檢。忽聽金生道：『顏兄這個小管家，叫他跟吾倒好。我倒省話。』顏生也笑了。

今日雨墨可想開了，倒在外頭盤膝穩坐，叫小二服侍，喫了那個，又喫這個。喫完了來到屋內，就在明間坐下，竟等呼聲。少時聞聽呼聲振耳，進裏間將燈移出，也不愁煩，竟自睡了。

至次日天亮，仍是顏生先醒，來到明間，雨墨伺候淨面水。忽聽金生咳嗽，連忙來到裏間，只見金生伸懶腰打哈聲。雨墨急念道：『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牕外日遲遲。』金生睜眼道：『你真聰明，都記得。好的，好的！』雨墨道：『不用給相公打臉水了，怕傷了水。叫店小二開了單來，算賬。』一時開上單來，共用銀十四兩六錢五分。雨墨道：『金相公，十四兩六錢五分不多罷？外賞他們小二竈上打雜的二兩罷。』金生道：『使得的，使得的。』雨墨道：『金相公，管保不鬧虛了。京中再見罷。有事只管先請罷。』金生道：『說的是，說的是。吾就先走了。』便對顏生執手告別，「他拉」「他拉」出店去了。

雨墨暗道：「一筋肉包的角子，好大皮子！我打算今個擾他呢，誰知反被他擾去。」正在發笑，忽聽相公呼喚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三十三回

第三十四回

定蘭譜顏生識英雄——看魚書柳老嫌寒士

且說顏生見金生去了，便叫雨墨會賬。雨墨道：『銀子不彀了。短的不足四兩呢。我算給相公聽：咱們出門時共剩了二十八兩有零。兩天兩頓早尖連零用，共費了一兩二三錢。昨晚吃了十四兩，再加今日的十六兩六錢，共合銀三十二兩九錢零。豈不是短了不足四兩麼？』顏生道：『且將衣服典當幾兩銀子，還了賬目，餘下的作盤費就是了。』雨墨道：『剛出門兩天就當當。我看除了這幾件衣服，今日當了，明日還有甚麼？』顏生也不理他。

雨墨去了多時，回來道：『衣服共當了八兩銀子，除還飯賬，下剩四兩有零。』

顏生道：『咱們走路罷。』雨墨道：『不走還等甚麼呢？』出了店門，雨墨自言道：

『輕鬆靈便，省得有包袱背着，怪沉的。』顏生道：『你不要多說了。事已如此，

不過多費去些銀兩，有甚要緊。今晚前途，任憑你的主意就是了。』雨墨道：『這

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。若說他是誑嘴吃的，怎的要了那些菜來，他連筷子也不動

呢？就是愛喝好酒，也不犯上要一罈來，却又酒量不很大，一罈子喝不了一零兒，

就全剩下了，白便宜了店家。就是愛吃活魚，何不竟要活魚呢？說他有意要冤咱

們，却又素不相識，無仇無恨。饒白吃白喝，還要冤人，更無此理。小人測不出他

是甚麼意思來。』顏生道：『據我看來，他是個瀟灑儒流，總有些放浪形骸之外。

主僕二人途次閒談，仍是打了早尖，多歇息歇息，便一直趕到宿頭。雨墨便出

主意道：『相公，咱們今晚住小店吃頓飯，每人不過花上二錢銀子，再也沒的耗費

了。』顏生道：『依你，依你。』主僕二人竟投小店。

剛然就坐，只見小二進來道：『外面有位金相公找顏相公呢。』雨墨道：『很好。請進來。咱們多費上二錢銀子。這個小店也沒有甚麼出主意的了。』說話間，只見金生進來道：『吾與顏兄真是三生有幸，竟會到那裏，那裏就遇得着。』顏生道：『實實小弟與兄台緣分不淺。』金生道：『這麼樣罷。咱們兩個結盟，拜把子罷。』雨墨暗道：『不好，他要出礦。』連忙上前道：『金相公要與我們相公結拜，這個小店備辦不出祭禮來，只好改日再拜罷。』金生道：『無妨。隔壁太和店是個大店口，什麼俱有。漫說是祭禮，就是酒飯，回來也是那邊要去。』雨墨暗暗頓足，道：『活該！活該！算是吃定我們爺兒們了。』

金生也不喚雨墨，就叫本店的小二將隔壁太和店的小二叫來。他便吩咐如何先備豬頭三牲祭禮，立等要用；又如何預備上等飯，要鮮燻活魚；又如何搭一罈女貞陳紹：仍是按前兩次一樣。雨墨在傍，惟有聽着而已。又看見顏生與金生說說笑

笑，真如異姓兄弟一般，毫不介意。雨墨暗道：『我們相公真是書獃子。看明早這一個飢荒怎麼打算？』

不多時，三牲祭禮齊備，序齒燒香。誰知顏生比金生大兩歲，理應先焚香。雨墨暗道：『這個定了，把弟吃準了把兄咧。』無奈何，在傍服侍。結拜完了，焚化錢糧後，便是顏生在上首坐了，金生在下面相陪。你稱仁兄，我稱賢弟，更覺親熱。雨墨在傍聽着，好不耐煩。

少時，酒至菜來，無非還是前兩次的光景。雨墨也不多言，只等二人吃完，他便在外盤膝坐下，道：『吃也是如此，不吃也是如此。且自樂一會兒是一會兒。』便叫：『小二，你把那酒抬過來。我有個主意。你把太和店的小二也叫了來。有的是酒，有的是菜，咱們大夥兒同吃，算是我一點敬意兒。你說好不好？』小二聞聽，樂不可言，連忙把那邊的小二叫了來。二人一壁服侍着雨墨，一壁跟着吃喝。雨墨倒覺得暢快。吃喝完了，仍然進來等着，移出燈來也就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顏生出來淨面。雨墨悄悄道：『相公昨晚不該與金相公結義。不知道他家鄉住處，知道他是甚麼人。儻若要是個篋片，相公的名頭不壞了麼？』顏生忙喝道：『你這奴才，休得胡說！我看金相公行止奇異，談吐豪俠，決不是那流人物。既已結拜，便是患難相扶的弟兄了。你何敢在此多言！別的罷了，這是你說的嗎？』雨墨道：『非是小人多言。別的罷了，回來店裏的酒飯銀兩，又當怎麼樣呢？』

剛說至此，只見金生掀簾出來。雨墨忙迎上來道：『金相公，怎麼今日伸了懶腰，還沒有念詩，就起來呢？』金生笑道：『吾要念了，你念甚麼？原是留着你念的，不思你也悞了，竟把詩句兩就攔了。』說罷，便叫：『小二，開了單來吾看。』雨墨暗道：『不好，他要起翅。』只見小二開了單來，上面寫着連祭禮共用銀十八兩三錢。雨墨遞給金生。金生看了道：『不多，不多。也賞他二兩。這邊店裏沒用

甚麼，賞他一兩罷。」說完，便對顏生道：「仁兄吓！……」傍邊雨墨吃這一驚不小，暗道：「不好。他要說「不鬧虛了」。這二十多兩銀子又往那裏弄去？」

誰知金生今日却不說此句，他却問顏生道：「仁兄吓！你這上京投親，就是這一個樣子，難道令親那裏就不憎嫌麼？」顏生嘆氣道：「此事原是奉母命前來，愚兄却不願意。況我姑父姑母又是多年不通音信的，恐到那裏未免要費些唇舌呢。」金生道：「須要打算打算方好。」

雨墨暗道：「真關心吓！結了盟，就是另一個樣兒了。」正想着，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。雨墨纔待要問「找誰的」？話未說出，那人便與金生磕頭，道：「家老爺打發小人前來，恐爺路上缺少盤費，特送四百兩銀子，叫老爺將就用罷。」此時顏生聽的明白。見來人身量高大，頭戴雁翅大帽，身穿皂布短袍，腰束皮鞵帶，足下登一雙大曳拔鞞鞋，手裏還提着個馬鞭子。只聽金生道：「吾行路，焉用許

多銀兩。既承你家老爺好意，也罷，留下二百兩銀子。下剩仍然拿回去。替吾道謝。」那人聽了，放下馬鞭子，從褡褢叉子裏一封一封掏出四封，擺在桌上。金生便打開一包，拿了兩個鏰子，遞與那人道：「難爲你大遠的來，賞你喝茶罷。」那人又爬在地下，磕了個頭，提了褡褢馬鞭子。纔要走時，忽聽金生道：「你且慢着，你騎了牲口來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是。」金生道：「很好。索性一客不煩二主」，吾還要煩你辛苦一盪。」那人道：「不知爺有何差遣？」金生便對顏生道：「仁兄，興隆鎮的當票子放在那裏？」顏生暗想道：「我當衣服，他怎麼知道了？」便問雨墨。

雨墨此時看的都歎了，心中納悶道：「這麼個金相公，怎麼會有人給他送銀子來呢？果然我們相公眼力不差。從今我到長了一番見識。」正在歎想，忽聽顏生問他當票子。他便從腰間掏出一個包兒來，連票子和那剩下的四兩多銀子俱攔在一處，遞將過來。金生將票子接在手中，又拿了兩個鏰子，對那人道：「你拿此票到

興隆鎮，把他贖回來。除了本利，下剩的你作盤費就是了。你將這個搭襪子放在這裏，回來再拿。吾還告訴你，你回時不必到這裏了，就在隔壁太和店，吾在那裏等你。』那人連連答應，竟拿了馬鞭子出店去了。

金生又從新拿了兩錠銀子，叫雨墨道：『你這兩天多有辛苦。這銀子賞你罷。吾可不是篋片了？』雨墨那裏還敢言語呢，只得也磕頭謝了。

金生對顏生道：『仁兄吓！咱們上那邊店裏去罷。』顏生道：『但憑賢弟。』

金生便叫雨墨抱着桌子上的銀子。雨墨又騰出手來，還要提那搭襪。金生在傍道：

『你還拿那個，你不傻了麼？你拿的動麼？叫這店小二拿着，跟咱們送過那邊去吓。你都聰明，怎麼此時又不聰明了？』說的雨墨也笑了。便叫了小二拿了搭襪，主僕一同出了小店，來到太和店，真正寬闊。雨墨也不用說，竟奔上房而來，先將抱着的銀子放在桌上，又接了小二拿的搭襪。顏生與金生在迎門兩邊椅子上坐了。這邊小二慇懃沏了茶來。金生使出主意，與顏生買馬，治簇新的衣服靴帽，全是使

他的銀子。顏生也不謙讓。到了晚間，那人回來，將當交明，提了搭裊去了。

這一天吃飯飲酒，也不像先前那樣，止於揀可吃的。要來吃剩的，不過將夠雨墨吃的。

到了次日，這二百兩銀子，除了賞項買馬贖當治衣服等，並會了飯賬，共費去銀八九十兩，下仍有一百多兩，金生便都贈了顏生。顏生那裏肯受。金生道：『仁兄只管拿去。吾路上自有相知應付吾的盤費，吾是不用銀子的。還是吾先走，咱們京都再會罷。』說罷，執手告別，「他拉」「他拉」出店去了。顏生倒覺得依戀不捨，眼巴巴的睜睜的目送出店。

此時雨墨精神百倍，裝束行囊，將銀兩收藏嚴密，止於將剩的四兩有餘帶在腰間。叫小二把行李搭在馬上，扣備停當，請相公騎馬。登時闊起來了。雨墨又把雨衣包了，小小包袱背在肩頭，以防天氣不測。顏生也給他僱了一頭驢，沿路盤脚。

一日來至祥符縣，竟奔雙星橋而來。到了雙星橋，略問一問柳家，人人皆知，指引門戶。主僕來到門前一看，果然氣象不凡，是個殷實人家。

原來顏生的姑父名叫柳洪，務農爲業，爲人固執，有個慳吝毛病，處處好打算盤，是個顧財不顧親的人。他與顏老爺雖是郎舅，却有些冰火不同爐。只因顏老爺是個堂堂的縣尹，以爲將來必有發跡，故將自己的女兒柳金蟬自幼兒就許配了顏查散。不意後來顏老爺病故，送了信來，他就有些後悔，還關礙着顏氏安人不好意思。誰知三年前，顏氏安人又一病嗚呼了。他就絕意的要斷了這門親事，因此連信息也不通知。他却又續娶馮氏，又是個面善心毒之人。幸喜他很疼愛小姐。他疼愛小姐，又有他的一番意思。

只因員外柳洪每每提起顏生，便瞎聲嘆氣，說當初不該定這門親事，已露出有退婚之意。馮氏便暗懷着鬼胎。因他有個姪兒名喚馮君衡，與金蟬小姐年紀相仿。

他打算着把自己姪兒作爲養老的女婿。就是將來柳洪亡後這一分家私也逃不出馮家之手。因此他却疼愛小姐。又叫姪兒馮君衡時常在員外跟前獻些慇懃。員外雖則喜歡。無奈馮君衡的像貌不揚，又是一個白丁；因此柳洪總未露出口吻來。

一日，柳洪正在書房，偶然想起女兒金蟬年已及歲。顏生那裏杳無音信。聞得他家道艱窘，難以度日，惟恐女兒過去受罪。怎麼想個法子，退了此親方好？正在煩思，忽見家人進來稟道：『武進縣的顏姑爺來了。』柳洪聽了，吃了一驚不小，登時就會沒了主意。半天，說道：『你就回覆他，說我不在家。』那家人剛然回身，他又叫住，問道：『是什麼形相來的？』家人道：『穿着鮮明的衣服，騎着高頭大馬，帶着書童，甚是齊整。』柳洪暗道：『顏生必是發了財了，特來就親。幸虧細心一問，險些兒悞了大事。』忙叫家人『快請』，自己也就迎了出來。

只見顏生穿着簇新大衫，又搭着俊俏的容貌，後面又跟着個伶俐小童，拉着一匹潤白大馬，不由的心中羨慕，連忙上前相見。顏生卽以子姪之禮參拜。柳洪那裏

肯受，謙讓至再至三，纔受半禮。彼此就坐，敍了寒暄，家人獻茶已畢。顏生便漸漸的說到家業零落，特奉母命投親，在此攻書，預備明年考試，並有家母親筆書信一封。說話之間，雨墨已將書信拿出來，交與顏生。顏生呈與柳洪，又奉了一揖。此時柳洪却把那黑臉面放下來，不是先前那等歡喜。無奈何將書信拆閱已畢，更覺煩了。便吩咐家人，將顏相公送至花園幽齋居住。顏生還要拜見姑母。老狗才道：『拙妻這幾日有些不大爽快，改日再見。』顏生看此光景，只得跟隨家人上花園去了。

幸虧金生打算替顏生治辦衣服馬匹；不然，老狗才絕不肯納。可見金生奇異。特不知柳洪是何主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柳老賴婚狠心難測——馮生聯句狗屁不通

話說柳洪便袖了書信來到後面，憂容滿面。馮氏問道：『員外爲着何事如此的煩悶？』柳洪便將顏生投親的原由，說了一遍。馮氏初時聽了也是一怔。後來使假意歡喜，給員外道喜，說道：『此乃一件好事，員外該當做的。』柳洪聞聽，不由的怒道：『什麼好事！你往日明白，今日糊塗了。你且看書信。他上面寫着叫他在這讀書，等到明年考試。這個用度須耗費多少。再者若中了，還有許多的應酬；若不中，就叫我這裏完婚。過一月後，叫我這裏將他小兩口兒送往武進縣去。你白打

算打算，這注財要耗費多少銀子？歸齊我落個人財兩空。你如何還說做得呢？這不豈有此理麼？」

馮氏趁機，便探柳洪的口氣，道：「若依員外，此事便怎麼樣呢？」柳洪道：「也沒有甚麼主意。不過是想把婚姻退了，另找個財主女婿，省得女兒過去受罪，也免得我將來受累。」馮氏見柳洪吐出退婚的話來，他便隨機應變，冒出壞包來了。對柳洪道：「員外既有此心，暫且將顏生在幽齋冷落幾天。我保不出十日，管〔有〕叫他自己退婚，叫他自去之計。」柳洪聽了，喜道：「安人果能如此，方去我心頭大病。」

兩個人在屋中計議，不防跟小姐的乳母田氏從牕外經過，將這些話一一俱各聽了去了。他急急的奔到後樓，來到香閨，見了小姐，一五一十俱各說了。便道：「小姐不可爲俗禮所拘，仍作閨門之態。一來解救顏姑爺，二來並救顏老母。此事

關係非淺，不可因小節而壞大事。小姐早早拿個主意。』小姐道：『總是我那親娘去世，叫我向誰申訴呢？』田氏道：『我倒有個主意。他們商議原不出十天。咱們就在這三五日內，小姐與顏相公不論夫妻仍論兄妹，寫一字柬叫繡紅約他在內書房夜間相會。將原委告訴明白了顏相公，小姐將私蓄贈些與他，叫他另尋安身之處。俟科考後功名成就，那時再來就親，大約員外無有不允之理。』小姐聞聽，尙然不肯。還是田氏與繡紅百般開導解勸。小姐無奈，纔應允了。

大凡爲人各有私念。似乳母丫鬢這一番私念，原是爲顧惜顏生，疼愛小姐，是一片好心。這個私念理應如此。竟有一等人無故一心私念，鬧的他自己亡魂失魄，彷彿熱地螞蟻一般，行踪無定，居止不安；就是馮君衡這小子。自從聽見他姑媽有意將金蟬小姐許配於他，他便每日跑破了門，不時的往來。若遇見員外，他便卑躬下氣假作斯文。那一宗脅肩諂笑，便叫人甯耐不得。員外看了，總不大合心。若是

員外不在跟前，他便合他姑媽訕皮訕臉，百般的央告，——甚至於屈膝，只要求馮氏早晚在員外跟前玉成其事。

偏偏的有一日湊巧，恰值金蟬小姐給馮氏問安。娘兒兩個正在閒談。這小子他就一步兒跑進來了。小姐躲閃不及。馮氏便道：『你們是表兄妹皆是骨肉，是見得的。彼此見了。』小姐無奈，把袖子福了一福。他便作下一揖去，半天直不起腰來。那一雙賊眼，直勾勾的瞧着小姐。旁邊繡紅看不上眼，擁簇着小姐回繡閣去了。他就癡呆了半晌。

他這一瞧直不是人，是人——沒有那們瞧的。往往書上多有「眉眼傳情」，又云「眉來眼去」。仔細想來，這個眉毛竟無用處。眼睛爲的是瞧；眉毛跟在裏頭，可攪什麼呢？不是這麼說嗎？要是沒有他，真磕磣。就猶如笑話上說的。嘴合鼻說話：『哈！老鼻呀，你有什麼本事，竟敢居在我的上頭呢？』鼻子答道：『你若不

虧我聞見，你如何分的出香臭來呢？」鼻子又合眼睛說話：「哈！老眼哪，你有什么本事，竟敢居在我的上頭呢？」眼睛答道：「你若不虧我瞧見，你如何知道好歹呢？」眼睛又合眉毛說話：「哈！老眉呀，你有什么本事，竟敢居在我的上頭呢？」眉毛答道：「我原沒有什麼本事，不過是你的配搭兒。你若不願意在你上頭，我就挪在你的底下去。看你得樣兒不得樣兒。——馮君衡他這一瞧，直是把眉毛錯安了位了。」

自那天見了小姐之後，他便謀求的狠了，恨不得立刻到手。天天來至柳家探望。這一天剛進門來，見院內拴着一匹白馬，便問家人道：「此馬從何而來？」家人回道：「是武進縣顏姑爺騎來的。」他一聞此言，就猶如平空的打了個焦雷，只驚得目瞪口呆，魂飛天外。半晌，方透過一口氣來。暗想：「此事却怎麼處？」只得來到書房見了柳洪。見員外愁眉不展，他知道必是爲此事發愁。想來顏生必然窮

苦之甚。我何不見他，看看他倒是怎麼的光景。如若真不像樣，就當面奚落他一場，也出了我胸中惡氣。想罷，便對柳洪言明，要見顏生。柳洪無奈，只得將他帶入幽齋。他原打算奚落一場。誰知見了顏生，不但衣冠鮮明，而且像貌俊美，談吐風雅，反覺得跼蹐不安，自慚形穢，竟自無地可容，連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。柳洪在旁觀瞧，也覺得妍媸自分，暗道：『據顏生像貌才情，堪配吾女。可惜他家道貧寒，是一宗大病。』又看馮君衡聳肩縮背，擠眉弄眼，竟不知如何是可。柳洪倒覺不好意思，搭訕着道：『你二人在此攀話，我料理我的事去了。』說罷，就走開了。

馮君衡見柳洪去後，他便抓頭不是尾，險些兒沒急出毛病來。略坐一坐，便回書房去了。一進門來，自己便對穿衣鏡一照，自己叫道：『馮君衡吓！馮君衡！你瞧瞧人家是怎麼長來着，你是怎麼長來着。我也不怨別的，怨只怨我那爹娘，既要好兒子，爲何不下上點好好的工夫呢？——教導教導，調理調理，真是好好兒的，

也不至於見了人說不出話來。』自己怨恨一番。忽又想道：『顏生也是一個人，我也是一個人，我又何必怕他呢？這不是我自損志氣麼？明日倒要乍着膽子與他盤桓盤桓，看是如何？』想罷，就在書房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吃畢早飯，依然猶疑了半天。後來發了一個狠兒，便上幽齋而來。

見了顏生，彼此坐了。馮君衡便問道：『請問你老高壽？』顏生道：『念有二歲。』

馮君衡聽了不明白，便「念」吓「念」的儘着念。顏生便在桌上寫出來。馮君衡見了，道：『哦！敢則是單寫的二十吓。若是這們說，我敢則是念了。』顏生道：

『馮兄尊齒二十了麼？』馮君衡道：『我的牙却是二十八個，連槽牙。我的歲數却是二十。』顏生笑道：『尊齒便是歲數。』馮君衡便知是自己答應錯了，便道：

『顏大哥，我是個粗人，你和我總別鬧文。』

顏生又問道：『馮兄在家作何功課？』馮君衡却明白「功課」二字，便道：

「我家也有個先生，可不是瞎子，也是睜眼兒先生。他教給我作甚麼詩，五個字一句，說四句是一首，還有什麼韻不韻的。我那裏弄的上來呢。後來作慣了，覺得順溜了，就只能作半截兒。任憑怎麼使勁兒，再也作不下去了。有一遭兒，先生出了個「鵝羣」叫我作，我如何作的下去呢。好容易作了半截兒。……」顏生道：「可還記得麼？」馮君衡道：「記得的很呢。我好容易作的，焉有不記得呢。我記是：「遠看一羣鵝，見人就下河。」」顏生道：「底下呢？」馮君衡道：「說過就作半截兒，如何能殼滿作了呢？」顏生道：「待我與你續上半截，如何？」馮君衡道：「那敢則好。」顏生道：「白毛分綠水，紅掌蕩清波。」馮君衡道：「似乎是好。念着怪有個聽頭兒的。還有一遭，因我們書房院子裏有棵枇杷，先生以此爲題。我作的是：「有棵枇杷樹，兩個大槎枒。」」顏生道：「我也與你續上罷。」未結黃金菓，先開白玉花。」

馮君衡見顏生又續上了，他却不講詩，便道：「我最愛對對子。怎麼原故呢？」

作詩須得論平仄押韻，對對子就平空的想出來。若有上句，按着那邊字兒一對，就得了。顏大哥，你出個對子我對。」顏生暗道：「今日重陽，而且風鳴樹吼。」便寫了一聯道：「九日重陽風落葉。」馮君衡看了半天，猛然想起，對道：「一八月中秋月照臺」。顏大哥，你看我對的如何？你再出個我對。」顏生見他無甚行止；便寫一聯道：「立品修身，誰能效子游子夏？」馮君衡按着字兒，扣了一會，便對道：「交朋結友，我敢比劉六劉七。」顏生便又寫了一聯，却是明褒暗貶之意。馮君衡接來一看，寫的是「三墳五典，你乃百寶箱。」便又想了，對道：「一轉兩愧，我是萬花筒。」他又魔着顏生出對。顏生實在不耐煩了，便道：「願安承教你無門。」這明是說他請教不得其門。馮君衡他却默想，忽然笑道：「可對上了。」便道：「不敢從命我有牕。」

他見顏生手中搖着扇子，上面有字，便道：「顏大哥，我瞧瞧扇子。」顏生遞過來。他就連聲誇道：「好字，好字，好字，真寫了個龍爭虎鬪。」又翻着那面，却是素

紙，連聲可惜道：『這一面如何不畫上幾個人兒呢？』顏大哥，你瞧我的扇子，却是畫了一面，那一面却没有字。求顏大哥的大筆，寫上幾個字兒罷。』顏生道：『我那扇子是相好朋友寫了送我的，現有雙款爲証，不敢虛言。我那拙筆焉能奉命，惟恐有污尊搖。』馮君衡道：『說了不鬧文麼，什麼「尊搖」不「尊搖」的呢？我那扇子也是朋友送我的，如今再求顏大哥一寫，更成全起來了。』顏大哥，你看看那畫的神情兒頗好。』顏生一看，見有一隻船，上面有一婦人搖槳，旁邊跪着一個小伙子拉着槳繩。馮君衡又道：『顏大哥，你看那邊岸上那一人拿着千里眼鏡兒，哈着腰兒瞧的，神情兒真是活的一般。』顏生便問道：『這是甚麼名色？』馮君衡道：『怎麼顏大哥連「吡嚙嚙咚噲」也不知道嗎？』顏生道：『這話我不明白。』馮君衡道：『本名兒就叫「蕩湖船」。千萬求顏大哥把那面與我寫了。我先拿了顏大哥扇子去，俟寫得時再換。』顏生無奈，將他的扇子插入筆筭之內。

馮君衡告辭，轉身回了書房，暗暗想道：『顏生他將我兩次詩不用思想，開口

就續上了。他的學問哪，比我強多咧。而且像貌又好。他若在此了呵，只怕我那表妹被他奪了去。這便如何是好呢？」

他也不想人家原是許過的，他却是要圖謀人家的。可見這惡賊利慾薰心，甚麼天理全不顧了。他便思前想後，總要把顏生害了纔合心意。翻來覆去，一夜不曾合眼，再也想不出計策來。到了次日，吃畢早飯，又往花園而來。

不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三十五回

第三十六回

園內贈金丫鬟喪命——廳前盜尸惡僕忘恩

且說馮君衡來至花園，忽見迎頭來了個女子。仔細看時，却是繡紅，心中陡然疑惑起來，便問道：『你到花園來做什麼？』繡紅道：『小姐派我來掐花兒。』馮君衡道：『掐的花兒在那裏？』繡紅道：『我到那邊看了花兒，尙未開呢，因此空手回來。你查問我做什麼？這是柳家花園又不是你們馮家的花園，用你多管閒事！好沒來由呀。』說罷，佯長去了。氣的個馮君衡直瞪瞪的一雙賊眼，再也對答不出來。心中更加疑惑，急忙奔至幽齋。偏偏雨墨又進內烹茶去了。見顏生拿着個字帖

兒，正要開看。猛抬頭見了馮君衡，連忙讓坐，順手將字帖兒掖在書內，彼此閒談。馮君衡道：『顏大哥，可有什麼淺近的詩書，借給我看看呢？』顏生因他借書，便立起身來，向書架上找書去了。馮君衡便留神，見方纔掖在書內字帖兒露着個紙角兒，他便輕輕抽出，暗暗的袖了。及至顏生找了書來，急忙接過，執手告別，回轉書房而來。

進了書房，將書放下，便從袖中掏出字兒一看。只唬的驚疑不止，暗道：『這還了得！險些兒壞了大事。』原來此字正是前次乳母與小姐商議的，定於今晚二鼓在內角門相會，私贈銀兩，偏偏的被馮賊偷了來了。他便暗暗想道：『今晚他們若相會了。小姐一定身許顏生，我的姻緣豈不付之流水？這便如何是好？』忽又轉念一想道：『無妨，無妨。如今字兒既落吾手，大約顏生恐我識破，他決不敢前去。我何不於二鼓時假冒顏生，儻能到手，豈不仍是我的姻緣。即便露出馬脚，他若不依，就拿着此字作個見証。就是姑爺知道，也是他開門揖盜，却也不能奈何於

我。』心中越想，此計越妙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恨不得立刻就交二鼓。

且說金蟬小姐雖則叫繡紅寄柬與顏生，他便暗暗打點了私蓄銀兩並首飾衣服；到了臨期，却派了繡紅，持了包袱銀兩去贈顏生。田氏在旁勸道：『何不小姐親身一往？』小姐道：『此事已是越理之舉。再要親身前去，更失了閨閣體統。我是斷斷不肯去的。』

繡紅無奈，提了包袱銀兩，剛來到角門以外。見個人傴僂而來，細看形色不是顏生。便問道：『你是誰？』只聽那人道：『我是顏生。』細聽語音却不對。忽見那人向前就要動手。繡紅見不是勢頭，纔嚷道，『有賊』二字。馮君衡着忙，急伸手。本欲蒙嘴，不意蠢夫使的力莽，丫鬢人小軟弱，往後仰面便倒。惡賊收手不及，撲跌在丫鬢身上，以至手按在繡紅喉間一擠。及至強徒起來，丫鬢已氣絕身亡，將包袱銀兩拋於地上。馮賊見丫鬢已死，急忙提了包袱，檢起銀兩包兒來。竟

回書房去了。將顏生的扇子並字帖兒留於一旁。

小姐與乳母在樓上提心弔胆，等繡紅不見回來，好生着急。乳母便要角門一看。誰知此時走更之人見丫鬢倒斃在角門之外，早已稟知員外安人了。乳母聽了此信魂飛天外，回身繡閣，給小姐送信。只見燈籠火把，僕夫丫鬢同定員外安人，竟奔內角門而來。柳洪將燈一照，果是小繡紅，見他旁邊擡着一把扇子，又見那邊地上有個字帖兒。連忙俱各檢起，打開扇子却是顏生的，心中已然不悅；又將字帖兒一看，登時氣冲牛斗，也不言語，竟奔小姐的繡閣。馮氏不知是何緣故，便隨在後面。

柳洪見了小姐，說：『幹的好事！』將字帖兒就當面擲去。小姐此時已知繡紅已死，又見爹爹如此，真是萬箭攢心。一時難以分辨，惟有痛哭而已。虧得馮氏趕到，見此光景，忙將字帖兒拾起，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『原來爲着此事。員外你好糊

塗。焉知不是繡紅那丫頭幹的鬼呢？他素來筆跡原與女兒一樣。女兒現在未出繡閣，他却死在角門以外。你如何不分皂白，就埋怨女兒來呢？——只是這顏姑爺既已得了財物，爲何又將丫鬢掐死呢？竟自不知是什麼意思？」一句話提醒了柳洪，便把一天愁恨俱擱在顏生身上。他就連忙寫一張呈子，說：『顏生無故殺害丫鬢』，並不提私贈銀兩之事，惟恐與自己名聲不好聽。便把顏生送往祥符縣內。

可憐顏生睡裏夢裏連個影兒也不知，幸喜雨墨機靈，暗暗打聽明白，告訴了顏生。顏生聽了，他便立了個百折不回的主意。

且說馮氏安慰小姐，叫乳母好生看顧。他便回至後邊，將機就計，在柳洪跟前竭力攛掇，務將顏生置之死地，——恰恰又暗合柳洪之心。柳洪等候縣尹來相驗了，繡紅實是扣喉而死，並無別的情形。柳洪便咬定牙說是顏生謀害的，總要顏生抵命。

縣尹回至衙門，立刻升堂，將顏生帶上堂來。仔細一看，却是個懦弱書生，不像那殺人的凶手，便有憐惜他的意思。問道：『顏查散，你爲何謀害繡紅？從實招上來。』顏生稟道：『只因繡紅素來不服呼喚，屢屢逆命。昨又因他口出不遜，一時氣憤難當，將他趕至後角門。不想剛然扣喉，他就倒斃而亡。這也是前世冤纏，做了今生的孽報。望祈老父母早早定案，犯人再也無的怨了。』說罷，向上叩頭。縣宰見他滿口應承，毫無推諉，而且情甘認罪決無異詞，不由心下爲難。暗暗思忖道：『看此光景，決非行凶作惡之人。難道他素有瘋顛不成？或者其中別有情節，礙難吐露，他情願就死，亦未可知。此事本縣倒要細細訪查，再行定案。』想罷，吩咐將顏生帶下去寄監。縣官退堂，入後，自然另有一番思索。

你道顏生爲何情甘認罪？只因他憐念小姐一番好心，不料自己粗心失去字帖兒，致令繡紅遭此慘禍，已然對不過小姐了，若再當堂和盤托出，豈不敗壞了小姐

名節呢？莫若自己應承，省得小姐出頭露面，有傷閨門的風範。這便是顏生的一番衷曲。他却那裏知道，暗中苦了一個雨墨呢。

且說雨墨從相公被人拿去之後，他便暗暗揣了銀兩趕赴縣前，悄悄打聽，聽說相公滿口應承，當堂全認了，只唬得他膽裂魂飛，淚流滿面。後來見顏生入監，他便上前苦苦哀求禁子，並言有薄敬奉上。禁子與牢頭相商明白，容他在內服侍相公。雨墨便將銀子交付了牢頭，囑托一切俱要看顧。牢頭見了白花花一包銀子，滿心歡喜，滿口應承。雨墨見了顏生，又痛哭，又是抱怨，說：『相公不該應承了此事。』見顏生微微含笑，毫不介意。雨墨竟自不知是何緣故。

誰知此時柳洪那裏俱各知道顏生當堂招認了，老賊樂的滿心歡喜，彷彿去了一塊大病的一般。苦只苦了金蟬小姐，一聞此言，只道顏生決無生理。仔細想來：『全是自己將他害了。他既無命，我豈獨生？莫若以死相酬。』將乳母支出去烹茶，他便倚了繡閣，投繯自盡身亡。及至乳母端了茶來，見門戶關閉，就知不好，

便高聲呼喚，也不見應。再從門縫看時，見小姐高高的懸起，只唬得他骨軟筋酥，
踉踉跄跄，報員外與安人。

柳洪一聞此言，也就顧不得了，先帶領家人奔到樓上，打開繡戶，上前便把小
姐抱住。家人忙上前解了羅帕。此時馮氏已然趕到。夫妻二人打量還可以解救，誰
知香魂已渺，不由的痛哭起來。更加着馮氏數數落落，一壁裏哭小姐，一壁裏罵柳
洪道：『都是你這老烏龜，老殺才！不分青紅皂白，生生兒的要了你的女兒命了！
那一個剛然送縣，這一個就上了吊了。這個名聲傳揚出去纔好聽呢！』柳洪聽了此
言，咯噔的把淚收住道：『幸虧你提撥我。似此事如何辦理？哭是小事，且先想個
主意要緊。』馮氏道：『還有別的甚麼主意嗎？只好說小姐得了個暴病，有些不
妥，先着人悄悄擡個棺材來，算是預備後事，與小姐冲冲喜。却暗暗的將小姐盛殮
了，浮厝在花園廠廳上。候過了三朝五日，便說小姐因病身亡，也就遮了外面的耳
目，也省得人家談論了。』柳洪聽了，再也不想別的高主意，只好依計而行。便

囑咐家人搭棺材去。『儻有人問，就說小姐得病甚重，爲的是冲冲喜。』家人領命，去不多時，便搭了來了。悄悄擡至後樓。

此時馮氏與乳母已將小姐穿戴齊備，所有小姐素日惜愛的簪環首飾衣服俱各盛殮了。——且不下筭。便叫家人等暗暗擡至花園廠廳停放。員外安人又不敢放聲大哭，惟有嗚嗚悲泣而已。停放已畢，惟恐有人看見，便將花園門倒鎖起來。所有家人，每人賞了四兩銀子，以壓口舌。

誰知家人之中有一人姓牛名喚驢子。他爹爹牛三原是柳家的老僕，只因雙目失明，柳洪念他出力多年，便在花園後門外蓋了三間草房，叫他與他兒子並媳婦馬氏一同居住，又可以看守花園。這日牛驢子拿了四兩銀子回來。馬氏問道：『此銀從何而來？』驢子便將小姐自盡，並員外安人定計，暫且停放花園廠廳，並未下筭的情由，說了一遍。『這四兩銀子便是員外賞的，叫我們嚴密此事，不可聲張。』說

罷，又言小姐的盛殮的東西實在的是不少，甚麼鳳頭釵，又是甚麼珍珠花，翡翠環，這個那個說了一套。馬氏聞聽，便覺垂涎，道：『可惜了兒的這些好東西！你就是沒有膽子；你若有膽量，到了夜間，只隔着一段牆偷偷兒的進去……』

剛說至此，只聽那屋牛三道：『媳婦，你說的這是甚麼話！咱家員外遭了此事已是不幸，人人聽見該當嘆息，替他難受。怎麼你還要就熱窩兒去偷盜尸首的東西？人要天理良心，看昭彰報應要緊！驢兒呀，驢兒，此事是斷斷做不得的。』老頭兒說罷，恨恨不已。

誰知牛三剛說話時，驢子便對着他女人擺手兒。後來又聽見叫他不可做此事，驢子便賭氣道：『我知道他不過是那門說，那裏我就做了呢。』說着話，便打手式。叫他女人預備飯，自己便打酒去。少時，酒也有了，菜也得了。且不打發牛三喫，自己便先喝酒。女人一壁服侍，一壁跟着喫。却不言語，盡打手式。到喫喝完了，兩口子便將傢伙歸着起來。驢子便在院內找了一把板斧，掖在腰間。等到將有

二鼓，他直奔到花園後門，揀了個地勢高聳之處，扳住牆頭蹤將上去。他便往裏一
跳，直奔廠廳而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三十六回

第三十七回

小姐還魂牛兒遭報——幼僮侍主俠士揮金

且說牛驢子於起更時來至花園，扳住牆頭，縱身上去，他便往裏一跳。只聽撲
咚一聲，自己把自己倒嚇了一跳。但見樹林中透出月色，滿園中花影搖曳，彷彿都
是人影兒一般。毛手毛腳，賊頭賊腦，他却認得路徑，一直竟奔廠廳而來。見棺材
停放中間。猛然想起小姐入殮之時形景，不覺從脊梁骨上一陣發麻灌海，登時頭髮
根根倒豎，害起怕來，又連打了幾個寒噤。暗暗說：『不好，我別娶不得！』身子
覺軟，就坐在廠廳欄桿踏板之上，略定了定神。回手拔出板斧。心裏想道：『我此

來原爲發財，這一上去打開材蓋，財帛便可到手。你却怕他怎的？這總是自己心虛之過。漫說無鬼；就是有鬼，也不過是閨中弱女，有甚麼大本事呢？」想至此，不覺的雄心陡起，提了板斧，便來到廠廳之上。對了棺木，一時天良難昧，便雙膝跪倒，暗暗祝道：『牛驢子實在是個苦小子。今日暫借小姐的簪環衣服一用，日後充足了，我再多多的給小姐燒些紙鏹罷。』祝畢起來，將板斧放下。只用雙手從前面托住棺蓋，盡力往上一擡，那棺蓋就離了位了，他便往左邊一跨。又繞到後邊，也是用雙手托住，往上一擡，他却往右邊一跨。那材蓋便橫斜在材上。纔要動手，忽聽「噯喲」一聲，便嚇的他把脖子一縮，跑下廳來，格塔塔一個整頓，半晌還不過氣來。又見小姐扎掙起來，口中說道：『多承公公指引。』便不言語了。

驢子喘息了喘息，想道：『小姐他會還了魂了。』又一轉念：『他縱然還魂，正在氣息微弱之時，我這上去將他招住咽喉，他依然是死。我照舊發財。有何不可呢？』想至此，又煞神附體，立起身來，從老遠的就將兩手比着要招的式樣。尙未

來到廡廳，忽有一物飛來正打在左手之上。驢子又不敢嚙，只疼的他咬着牙，摔着手，在廳下打轉。

只見從太湖石後來了一人，身穿夜行衣服，竟奔驢子而來。瞧着不好，剛然要跑，已被那人一個健步，趕上就是一腳。驢子便跌倒在地，口中叫道：『爺爺饒命！』那人便將驢子按在地上，用刀一幌，道：『我且問你，棺木內死的是誰？』驢子道：『是我家小姐，可是弔死的。』那人吃驚，道：『你家小姐如何弔死呢？』驢子道：『只因顏生當堂招認了，我家小姐就弔死了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？只求爺爺饒命！』那人道：『你初念貪財還可饒恕，後來又生害人之心，便是可殺不可留了。』說到「可殺」二字，刀已落將下來，登時驢子入了湯鍋了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他便是改名金懋叔的白玉堂。自從贈了顏生銀兩之後，他便先到祥符縣將柳洪打聽明白，已知道此人慳吝，必然嫌貧愛富。後來打聽顏生到此，

甚是相安，正在歡喜。忽聽得顏生被祥符縣拿去，甚覺詫異；故此夤夜到此，打聽個水落石出。已知顏生負屈含冤，並不知小姐又有自縊之事。適纔問了驢子，方纔明白。既將驢子殺了，又見小姐還魂。本欲上前攙扶，又要避盟嫂之嫌疑。猛然心生一計：『我何不如此如此呢？』想罷，便高聲嚷道：『你們小姐還了魂了！快來救人吓！』又向那角門上噉的一脚，連門帶框，俱各歪在一邊。他却飛身上房，竟奔柳洪住房去了。

且說巡更之人原是四個，前後半夜倒換。這前半夜的二人正在巡更，猛聽得有人說小姐還魂之事，又聽得吶吶一聲響亮。二人唬了一跳，連忙順着聲音，打着燈籠一照，見花園角門連門框俱各歪在一邊。二人乍着膽子，進了花園，趁着月色，先往厰廳上一看，見棺材蓋橫在材上。連忙過去細看，見小姐坐在棺內，閉着雙睛，口內尙在咕噥。二人見了，悄悄說道：『誰說不是活了昵。快報員外安人去。』

剛然回身，只見那邊有一塊黑忽忽的，不知是甚麼。打過燈籠一照，却是一個人。內中有個眼尖的道：『夥計，這不是牛驢子麼？他如何躺在這裏呢？難道昨日停放之後，把他落在這裏了？』又聽那人道：『這是甚麼稀罕的？晒了我一脚。噫！怎麼他脖子上有個口子呢？敢則是被人殺了。——快快報與員外，說小姐還魂了。』

柳洪聽了，即刻叫開角門。馮氏也連忙起來，喚齊僕婦丫鬢，俱往花園而來。誰知乳母田氏一聞此言，預先跑來，扶着小姐呼喚。只聽小姐啾噥道：『多承公公指引，叫奴家何以報答。』柳洪馮氏見了小姐果然活了，不勝歡喜。大家攙扶出來。田氏轉身背負着小姐，僕婦幫扶，左右圍隨，一直來到繡閣安放妥協，又灌薑湯少許，漸漸的甦醒過來。容小姐靜一靜，定定神。止於乳母田氏與安人小丫鬢等在左右看顧。柳洪就慢慢的下樓去了。只見更夫仍在樓門之外伺候。柳洪便道：『你二人還不巡更，在此作甚？』二人道：『等着員外回話。還有一宗事呢。』柳

洪道：『還有什麼事呢？不是要討賞麼？』二人道：『討賞忙甚麼呢。咱們花園躺着一個死人呢。』柳洪聞聽，大驚道：『如何有死人呢？』二人道：『員外隨我們看看就知道了。不是生人，却是個熟人。』

柳洪跟定更夫進了花園，來至廡廳，更夫舉起燈籠照看。柳洪見滿地是血，戰兢兢看了多時，道：『這不是牛驢子嗎？他如何被人殺了呢？』又見棺蓋橫着，旁邊又有一把板斧，猛然省悟道：『別是他前來開棺盜尸罷？如何棺蓋橫過來呢？』更夫說道：『員外爺想的不錯。只是他被何人殺死呢？難道他見小姐活了，他自己抹了脖子？』柳洪無奈，只得派人看守，準備報官相驗。先叫人找了地保來，告訴他此事。地保道：『日前掐死了一個丫鬢，尚未結案。如今又殺了一個家人。所有這些喜慶事情，全出在尊府。此事就說不得了，只好員外爺辛苦辛苦，同我走一盪。』柳洪知道是故意的拿捏，只得進內，取些銀兩給他們就完了。

不料來至套間屋內，見銀櫃的鎖頭落地，櫃蓋已開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查

對散碎銀兩俱各未動，單單整封銀兩短了十封。心內這一陣難受，又不是疼，又不是癢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發了會子怔，叫丫鬢去請安人，一面平了一兩六錢有零的銀算是二兩，央求地保呈報。地保得了銀子，自己去了。柳洪急回身來至屋內，不覺淚下。馮氏便問：『叫我有甚麼事？女兒活了，應當喜歡，為何反倒哭起來了呢？莫不成牛驢子死了，你心疼他嗎？』柳洪道：『那盜尸賊，我心疼他做甚麼？』馮氏道：『既不爲此，你哭甚麼？』柳洪便將銀子失去十封的話，說了一遍。『因爲心疼銀子，不覺淚流。這如今意欲報官，故此請你來商議商議。』馮氏聽了，也覺一驚。後來聽柳洪說要報官，連說：『不可，不可。現在咱們家有兩宗人命的大案，尙未完結。如今爲丟銀子又去報官。別的不遺失，單單的丟了十封銀子。這不是提官府的醒兒嗎？可見咱家積蓄多金。他若往歪裏一問，只怕再花上十封，也未必能結案。依我說，這十封銀子只好忍個肚子疼，算是丟了罷。』柳洪聽了此言，深爲有理，只得罷了。不過一時時揪着心繫子怪疼的。

且說馬氏攛掇丈夫前去盜尸，以爲手到成功，不想呆呆的等了一夜未見回來，看看的天已發曉，不由的埋怨道：『這王八蛋好生可惡！他不虧我指引明路，教他發財。如今得了手且不回家，又不知填還那個小媽兒去了。少時他瞎爹若問起來，又該無故嘮叨。』正在自言自語埋怨，忽聽有人敲門，道：『牛三哥，牛三哥。』婦人答道：『是誰呀？這們早就來叫門。』說罷，將門開了一看，原來是檢糞的李二。李二一見馬氏，便道：『姪兒媳婦，你煩惱吓？』馬氏聽了，啐道：『呸！大清早起的，也不嫌個喪氣。這是怎麼說呢？』李二說：『敢則是喪氣。你們驢子叫人殺了。怎麼不喪氣？』

牛三已在屋內聽見，便接言道：『李老二，你進屋裏來，告訴明白了我，這是一件事情。』李二便進屋內，見了牛三，說：『告訴哥哥說，驢子姪兒不知爲何被人殺死，在那邊花園子裏了。你們員外報官了。少時就要來相驗呢。』牛三道：『好

吓！你們幹的好事呀！有報應沒有？昨日那們攔你們；你們不聽，到底兒遭了報了。這不叫員外受累嗎？李老二，你拉了我去，等着官府來了，我攔驗就是了。這不是嗎？我的兒子既死了，我那兒婦是斷不能守的，莫若叫他回娘家去罷。這纔應了俗語兒了：「驢的朝東，馬的朝西。」說着話，拿了明杖，叫李二拉着他，竟奔着員外宅裏來。見了柳洪，便將要攔驗的話說了。柳洪甚是歡喜，又教導了好些話，那個說的，那個說不的，怎麼具結領尸，編派停當。又將裝小姐的棺木挪在閒屋，算是爲他買的壽木。及至官府到來，牛三攔驗，情願具結領尸。官府細問情由，方准所呈。不必細表。

且說顏生在監。多虧了雨墨服侍，不至受苦。自從那日過下堂來，至今並未提審，竟不知定了案不曾，反覺得心神不定。忽見牢頭將雨墨叫將出來，在獄神廟前，便發話道：「小夥子，你今兒得出去了。我不能只是替你耽驚兒。再者你們相

公，今兒晚上也該叫他受用受用了。』雨墨見不是話頭，便道：『賈大叔，可憐我家相公負屈含冤。望大叔將就將就。』賈牢頭道：『我們早已可憐過了。我們若遇見都像你們這樣打官司，我們都餓死了。你打量裏裏外外費用輕呢。就是你那點子銀子，一烘兒就結了。俗語說：「衙門的錢，下水的船。」這總要現了現。你總得想個主意纔好呢。難道你們相公就沒個朋友嗎？』雨墨哭道：『我們從遠方投親而來，這裏如何有相知呢。沒奈何，還是求大叔可憐我家相公纔好。』賈牢頭道：『你那白說。我倒有個主意。你們相公有個親戚，他不是財主嗎。你爲甚不弄他的錢呢？』雨墨流淚道：『那是我家相公的對頭，他如何肯資助呢？』賈牢頭道：『不是那們說。你與相公商量商量，怎麼想個法子將他的親戚咬出來。我們弄他的銀錢，好照應你們相公吓。是這麼個主意。』雨墨搖頭道：『這個主意却難，只怕我家相公做不出來罷。』賈牢頭道：『既如此，你今兒就出去。直不准你在這裏！』雨墨見他如此神情，心中好生爲難，急得淚流滿面，痛哭不止。恨不得跪在地下哀

求。

忽見監門口有人叫：『賈頭兒，賈頭兒，快來。』賈牢頭道：『是了。我這裏說話呢。』那人又道：『你快來，有話說。』賈牢頭道：『什麼事這們忙？難道弄出錢來我一人使嗎？也是大家夥兒分。』那外面說話的，乃是禁子吳頭兒。他便問道：『你又駁辦誰呢？』賈牢頭道：『就是顏查散的小童兒。』吳頭兒道：『噯！我的太爺。你怎麼惹他呢？人家的照應到了。此人姓白，剛纔上衙門口略一點染，就是一百兩呀。少時就進來了。你快快好好兒的預備着，伺候着罷。』牢頭聽了，連忙回身，見雨墨還在那裏哭呢。連忙上前道：『老雨呀，你怎麼不禁嘔呢？說說笑笑，嗷嗷嘔嘔，這有什麼呢。你怎麼就認起真來？我問問你，你家相公可有個姓白的朋友嗎？』雨墨道：『並沒有姓白的。』賈牢頭道：『你藏奸。你還惱着我呢。我告訴你，如今外面有個姓白的，瞧你們相公來了。』

說話間，只見該值的頭目陪着二人進來，頭帶武生巾，身穿月白花氅，內襯一

件桃紅襖袍，足登官鞋，另有一番英雄氣概。雨墨看了，很像金相公，却不敢認。只聽那武生叫道：『雨墨，你敢是也在此麼？好孩子！真正難爲你。』雨墨聽了此言，不覺的落下淚來，連忙上前參見，道：『誰說不是金相公呢。』暗暗忖道：『如何連音也改了昵？』他却那裏知道金相公就是白玉堂呢。白五爺將雨墨扶起，道：『你家相公在那裏？』

不知雨墨如何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替主鳴冤攔輿告狀——因朋涉險寄柬留刀

且說白玉堂將雨墨扶起，道：『你家相公在那裏？』賈牢頭不容雨墨答言，他便說：『顏相公在這單閣屋內，都是小人們伺候。』白五爺道：『好。你們用心服侍，我自有賞賜。』賈牢頭連連答應幾個『是』。

此時雨墨已然告訴了顏生。白五爺來至屋內，見顏生蓬頭垢面，雖無刑具加身，已然形容憔悴。連忙上前執手道：『仁兄，如何遭此冤枉？』說至此，聲音有些慘切。誰知顏生，他却毫不動念，便說道：『瞎！愚兄愧見賢弟。賢弟到此何幹

哪？」白五爺見顏生並無憂愁哭泣之狀，惟有羞容滿面，心中暗暗點頭，誇道：「顏生真乃英雄也。」便問：「此事因何而起？」顏生道：「賢弟問他怎麼？」白玉堂道：「你我知己弟兄，非泛泛可比。難道仁兄還瞞着小弟不成？」顏生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此事皆是愚兄之過。」便說：「繡紅寄柬，愚兄並未看明柬上是何言詞。因有人來，便將柬兒放在書內。誰知此柬遺失。到了夜間，就生出此事。柳洪便將愚兄呈送本縣。後來虧得雨墨暗暗打聽，方知是小姐一片苦心，全是爲顧愚兄。愚兄自恨遺失柬約，釀成禍端。兄若不應承，難道還攀扯閨閣弱質，壞他的清白？愚兄惟有一死而已！」

白玉堂聽了顏生之言，頗覺有理。復轉念一想，道：「仁兄知恩報恩，捨己成人，原是大丈夫所爲。獨不念老伯母在家懸念乎？」一句話卻把顏生的傷心招起，不由的淚如雨下。半晌，說道：「事成不改，命中所造，大料難逃。這也是前世冤孽，今生報應，奈何！奈何！愚兄死後，望賢弟照看家母。兄在九泉之下，亦得瞑

目。』說罷，痛哭不止。雨墨在傍亦落淚。白玉堂道：『何至如此。仁兄且自寬心。凡事還要再思，雖則爲人亦當爲己。聞得開封府包相斷事如神，何不到那裏去伸訴呢？』顏生道：『賢弟此言差矣。此事非是官府屈打成招的，乃是兄自行承認的，又何必向包公那裏分辯去呢？』白玉堂道：『仁兄雖如此說。小弟惟恐本縣詳文若到開封，只怕包相就不容仁兄招認了。那時又當如何？』顏生道：『書云：『匹夫不可奪志也』，況愚兄乎？』

白玉堂見顏生毫無回轉之心，他便另有個算計了。便叫雨墨將禁子牢頭叫進來。雨墨剛然來到院中，只見禁子牢頭正在那裏噦噦喳喳，指手畫脚。忽見雨墨出來，便有二人迎將上來，道：『老雨呀，有什麼吩咐的嗎？』雨墨道：『白老爺請你二人呢。』二人聽得此話，便狗顛屁股垂兒似的跑向前來。白五爺叫伴當拿出四封銀子，對他二人說道：『這是銀子四封：賞你二人一封，俵散衆人一封，餘下二封便是伺候顏相公的。從此後顏相公一切事體，全是你二人照管。儻有不到之處，

我若聞知，却是不依你們的。」二人屈膝謝賞，滿口應承。

白五爺又對顏生道：「這裏諸事妥協。小弟要借雨墨隨我幾日，不知仁兄叫他
去否？」顏生道：「他也在此無事。況此處俱已安置妥協，愚兄也用他不着。賢弟
只管將他帶去。」誰知雨墨早已領會白五爺之意，便欣然叩辭了顏生，跟隨白五爺
出了監中。到了無人之處，雨墨便問白五爺道：「老爺將小人帶出監來，莫非叫小
人瞞着我家相公，上開封府呈控麼？」一句話問的白五爺滿心歡喜，道：「怪哉！
怪哉！你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聰明，真正罕有。我原有此意，但不知你敢去不敢
去？」雨墨道：「小人若不敢去，也就不問了。自從那日我家相公招承之後，小人
就要上京內開封府控告去。只因監內無人伺候，故此耽延至今。今日又見老爺話語
之中，提撥我家相公，我家相公毫不省悟；故此方纔老爺一說要借小人跟隨幾天，
小人就明白了是爲着此事。」白五爺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的意思，竟被你猜着了。我
告訴你。你相公入了情魔了，一時也化解不開。須到開封府告去，方能打破迷關。」

你明日就到開封府，就把你家相公無故招承認罪原由申訴一番，包公自有斷法。我在暗中給你安置安置。大約你家相公就可脫了此災了。」說罷，便叫伴當給他十兩銀子。雨墨道：「老爺前次賞過兩個鏰子，小人還沒使呢。老爺改日再賞罷。再者小人告狀去，腰間也不好帶銀子。」白五爺點頭道：「你說的也是。你今日就往開封府去，在附近處住下。明日好去伸冤。」雨墨連連稱「是」，竟奔開封府去了。

誰知就是此夜，開封府出了一件詫異的事。包公每日五更上朝，包興李才預備伺候，一切冠帶袍服茶水羹湯俱各停當，只等包公一呼喚，便諸事整齊。二人正在靜候，忽聽包公咳嗽，包興連忙執燈，掀起簾子，來至裏屋內。剛要將燈往桌上一放，不覺駭目驚心，失聲道：「哎喲！」包公在帳子內，便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包興道：「這是那裏來的刀……刀……刀……刀吓？」包公聽見，急披衣坐起，撩起帳子一看，果見是明晃晃的一把鋼刀橫在桌上，刀下還壓着柬帖兒。便叫包興：「將柬帖

拿來我看。』包興將柬帖從刀下抽出，持着燈遞給相爺。一看，見上面有四個大字寫着「顏查散冤」。包公忖度了一會，不解其意，只得淨面穿衣，且自上朝，俟散朝後再慢慢的訪查。

到了朝中，諸事已完，便乘轎而回。剛至衙門，只見從人叢中跑出個小孩子來，在轎旁跪倒，口稱「冤枉」。却好王朝走到，將他獲住。包公轎至公堂，落下轎，立刻升堂。便叫：「帶那小孩子。」該班的傳出。此時王朝正在角門外問雨墨的名姓，忽聽叫「帶小孩子」，王朝囑咐道：「見了相爺，不要害怕，不可胡說。」雨墨道：「多承老爺教導。」王朝進了角門，將雨墨帶上堂去。雨墨便跪倒，向上叩頭。

包公問道：「那小孩子叫什麼名字？爲着何事？訴上來。」雨墨道：「小人名叫雨墨，乃武進縣人。只因同我家主人到祥符縣投親……」包公道：「你主人叫什麼名字？」雨墨道：「姓顏名查散。」包公聽了顏查散三字，暗暗道：「原來果有顏查

散。』便問道：『投在什麼人家？』雨墨道：『就是雙星橋柳員外家。這員外名叫柳洪，他是小主人的姑夫。誰知小主人的姑母三年前就死了，此時却是續娶的馮氏安人。只因柳洪膝下有個姑娘名柳金蟬，是從小兒就許與我家相公爲妻。小人的主人原是奉母命前來投親；一來在此讀書預備明年科考，二來又爲的是完姻。誰知柳洪將我主僕二人留在花園居住，敢則是他不懷好意。住了纔四天，那日清早，便有本縣的衙役前來把我主人拿去了。說我主人無故的將小姐的丫鬢繡紅招死在內角門以外。回相爺。小人與小人的主人時刻不離左右。小人的主人並未出花園的書齋，如何會在內角門招死了丫鬢呢？不想小人的主人被縣裏拿去，剛過頭一堂，就滿口應承，說是自己將丫鬢招死，情願抵命。不知是什麼緣故？因此小人到相爺臺前，懇求相爺與小人的主人作主。』說罷，復又叩頭。

包公聽了，沉吟半晌，便問道：『你家相公既與柳洪是親戚，想來出入是不避的了？』雨墨道：『柳洪爲人極其固執。漫說別人，就是這個續娶的馮氏也未容我

家主人相見。主僕在那裏四五天，盡在花園書齋居住。所有飯食茶水，俱是小人進內自取，並未派人服侍，很不像待親戚的道理。菜裏頭連一點兒肉星也沒有。』包公又問道：『你可知道小姐那裏，除了繡紅還有幾個丫頭呢？』雨墨道：『聽得說小姐那裏，就只一個丫鬢繡紅，還有個乳母田氏。這個乳母却是個好人。』包公忙問道：『怎見得？』雨墨道：『小人進內取茶飯時，他就向小人說：「園子空落，你們主僕在那裏居住須要小心，恐有不測之事。依我說，莫若過一兩天，你們還是離了此處好。」不想果然就遭了此事了。』包公暗暗的躊躇道：『莫非乳母曉得其中原委呢？何不如此如此，看是如何？』想罷，便叫將雨墨帶下去，就在班房聽候。立刻吩咐差役：『將柳洪並他家乳母田氏分別傳來，不許串供。』又吩咐：『到祥符縣提顏查散到府聽審。』

包公暫退堂，用飯畢，正要歇息。只見傳柳洪的差役回來稟道：『柳洪到案。』老爺吩咐：『伺候升堂。』將柳洪帶上堂來，問道：『顏查散是你什麼人？』柳洪

道：『是小老兒內姪。』包公道：『他來此作什麼來了？』柳洪道：『他在小老兒家讀書，爲的是明年科考。』包公道：『聞聽得他與你女兒自幼聯姻，可是有的麼？』柳洪暗暗的納悶，道：『怨不得人說包公斷事如神。我家裏事他如何知道呢？』至此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『是從小兒定下的婚姻。他此來一則爲讀書預備科考，二則爲完姻。』包公道：『你可曾將他留下？』柳洪道：『留他在小老兒家居住。』包公道：『你家丫頭繡紅，可是服侍你女兒的麼？』柳洪道：『是從小兒跟隨小女兒，極其聰明，又會寫，又會算，實實死的可惜。』包公道：『爲何死的？』柳洪道：『就是被顏查散扣喉而死。』包公道：『什麼時候死的？死於何處？』柳洪道：『及至小老兒知道已有二鼓之半。却是死在內角門以外。』包公聽罷，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『我把你這老狗，滿口胡說！方纔你說，及至你知道的時節已有二鼓之半，自然是你的家人報與你知道的。你並未親眼看見是誰掐死的，如何就知是顏查散相害？這明明是嫌貧愛富，將丫鬢掐死，有意誣賴顏生。你還敢在本閣跟

前支吾麼？」柳洪見包公動怒，連忙叩頭，道：「相爺請息怒，容小老兒細細的說。丫鬢被人掐死，小老兒原也不知是誰掐死的。只因死屍之旁落下一把扇子，却是顏生的名款；因此纔知道是顏生所害。」說罷，復又叩頭。包公聽了，思想了半晌：「如此看來，定是顏生作下不才之事了。」

又見差役回道：「乳母田氏傳到。」包公叫把柳洪帶下去，即將田氏帶上堂來。田氏那裏見過這樣堂威，已然嚇得魂不附體，渾身抖衣而戰。包公問道：「你就是柳金蟬的乳母麼？」田氏道：「婆……婆子便是。」包公道：「丫鬢繡紅爲何死的？從實說來。」田氏到了此時，那敢撒謊，便把如何聽見我家員外安人私語要害顏生，自己如何與小姐商議要救顏生，如何叫繡紅私贈顏生銀兩（等話說了。」

「誰知顏姑爺得了財物，不知何故，竟將繡紅掐死了。偏偏的又落下一把扇子，連那個字帖兒。我家員外見了氣的了不得，就把顏姑爺送了縣了。誰知我家的小姐就上了吊了。……」包公聽至此，不覺愕然，道：「怎麼柳金蟬竟自死了麼？」田氏

道：『死了之後又活了。』包公又問道：『如何又會活了呢？』田氏道：『皆因我家員外安人商量此事，說道顏姑爺是頭一天進了監，第二天姑娘就弔死了——況且又是未過門之女。這要是吵嚷出去，這個名聲兒不好聽的。因此就說是小姐病的要死，買口棺材來沖一沖，却悄悄的把小姐裝殮了，停放後花園內廠廳上。誰知半夜裏有人嚷說：『你們小姐活了，還了魂了。』大家夥兒聽見了，過去一看，誰說不是活了呢。棺材蓋也橫過來了，小姐在棺材裏坐着呢。』包公道：『棺材蓋如何會橫過來呢？』田氏道：『聽說是宅內的下人牛驢子偷偷兒盜尸去。他見小姐活了，不知怎麼，他又抹了脖子了。』

包公聽畢，暗暗思想道：『可惜金蟬一番節烈，竟被無意的顏生辜負了。可恨顏生既得財物，又將繡紅招死。其爲人的品行，就不問可知了。如何又有寄柬留刀之事，並有小童雨墨替他伸冤呢？』想至此，便叫：『帶雨墨。』左右即將雨墨帶上堂來。包公把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『好狗才！你小小年紀，竟敢大膽蒙混本閣，該

當何罪？』雨墨見包公動怒，便向上叩頭道：『小人句句是實話，焉敢蒙混相爺。』
包公一聲斷喝：『你這狗才，就該掌嘴！你說你主人並未離書房，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？講！』

不知雨墨回答甚麼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

鏘斬君衡書生開罪——石驚趙虎俠客爭鋒

且說包公一聲斷喝：『哇！你這狗才，就該掌嘴。你說你主人並未離了書房，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？』雨墨道：『相爺若說扇子，其中有個情節。只因柳洪內姪名叫馮君衡，就是現在馮氏安人的姪兒，那一天合我主人談詩對對子。後來他要我主人扇子瞧，却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寫。我家主人不肯寫。他不依，他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。他說寫得了再換。相爺不信，打發人取來，現時仍在筆筒內插着。那把「次姑龍冬嗆」的扇子，就是馮君衡的。小人斷不敢撒謊。』忽見包

公哈哈大笑。雨墨只當包公聽見這「次姑龍冬噲」樂了呢。他那裏知道包公因問出扇子的根由，心中早已明白此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十分暢快。立刻出籤捉拿馮君衡到案。

此時祥符縣已將顏查散解到。包公便叫將田氏帶下去，叫雨墨跪在一旁。將顏生的招狀看了一遍，已然看出破綻，不由暗暗笑道：「一個情願甘心抵命，一個以死相酬自盡，他二人也堪稱爲義夫節婦了。」便叫：「帶顏查散。」

顏生此時錮鐐加身，來至堂上，一眼看見雨墨，心中納悶道：「他到此何幹？」左右上來去了刑具。顏生跪倒。包公道：「顏查散抬起頭來。」顏查散仰起面來。包公見他雖然蓬頭垢面，却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，便問：「你如何將繡紅招死？」顏生便將在縣內口供，一字不改，訴將上去。包公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繡紅也真正的可惡。你是柳洪的親戚，又是客居他家，他竟敢不服呼喚，口出不遜，無怪你憤

恨。我且問你。你是什麼時候出了書齋？由何路徑到內角門？什麼時候招死繡紅？他死於何處？講。」

顏生聽包公問到此處，竟不能答，暗暗的道：『好利害！好利害！我何嘗招死繡紅，不過是恐金蟬出頭露面，名節攸關；故此我纔招認招死繡紅。如今相爺細細的審問，何時出了書齋，由何路徑到內角門，我如何說得出來？』正在爲難之際，忽聽雨墨在旁哭道：『相公此時還不說明，真個就不念老安人在家懸念麼？』顏生一聞此言，觸動肝腑，又是着急，又慙愧，不覺淚流滿面，向上叩頭，道：『犯人實實罪該萬死，惟求相爺筆下超生。』說罷，痛哭不止。

包公道：『還有一事問你。柳金蟬既已寄柬與你，你爲何不去，是何緣故？』顏生哭道：『哎呀！相爺呀。千錯萬錯在此處。那日繡紅送柬之後，犯人剛然要看。恰值馮君衡前來借書，犯人便將此柬掖在案頭書內。誰知馮君衡去後，遍尋不見，再也無有。犯人並不知柬中是何言詞，如何知道有內角門之約呢？』包公聽

了，便覺了然。

只見差役回道：『馮君衡拿到。』包公便叫顏生主僕下去，立刻帶馮君衡上堂。包公見他兔耳鶯腮，蛇眉鼠眼，已知是不良之輩，把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『馮君衡，快將假名盜財，因姦致命，從實招來！』左右連聲催嚇：『講！講！講！』馮君衡道：『沒有什麼招的。』包公道：『請大刑。』左右將三根木望堂上一擲。馮君衡害怕，只得口吐實情，將如何換扇，如何盜柬，如何二更之時拿了扇柬冒名前去，只因繡紅耍耍，如何將他扣喉而死，又如何撒下扇柬，提下包袱銀兩回轉書房，從頭至尾，述說一遍。包公問明，叫他畫了供，立刻請御刑。王馬張趙將狗頭劍抬來，還是照舊章程，登時將馮君衡劍了。丹墀之下，只嚇得柳洪田氏以及顏生主僕誰敢仰視。

剛將尸首打掃完畢，御刑仍然安放。堂上忽聽包公道：『帶柳洪。』這一聲把個柳洪嚇得膽裂魂飛，筋酥骨軟，好容易扎掙爬至公堂之上。包公道：『我把你這

老狗！顏生受害，金蟬懸梁，繡紅遭害，驢子被殺，以及馮君衡遭刑，全由你這老狗嫌貧愛富的起見，致令生者，死者，死而復生者受此大害。今將你廢於劍下，大概不委屈你罷？」柳洪聽了，叩頭碰地，道：「實在不屈。望相爺開天地之恩，饒恕小老兒，改過自新以贖前愆。」包公道：「你既知要贖罪，聽本閣吩咐。今將顏生交付與你，就在你家攻書。所有一切費用你要好好看待。俟明年科考之後，中與不中，即便畢姻。儻顏查散稍有疎虞，我便把你拿來。仍然廢於劍下。你敢應麼？」柳洪道：「小老兒願意，小老兒願意。」

包公便將顏查散雨墨叫上堂來，道：「你讀書要明大義，爲何失大義而全小節？便非志士，乃係腐儒。自今以後，必須改過，務要好好讀書。按日期將牕課送來，本閣與你看視。儻得寸進，庶不負雨墨一片爲主之心。就是平素之間，也要將他好好看待。」顏生向上叩頭道：「謹遵台命。」三個人又從新向上叩頭。柳洪攜了顏生的手，顏生攜了雨墨手，又是歡喜，又是傷心，下了丹墀，同了田氏一齊回

家去了。此案已結。包公退堂，來至書房，便叫包興：『請展護衛。』

你道展爺幾時回來的？他却來在顏查散白玉堂之先，只因騰不出筆來不能叙寫。事有緩急，況顏生之案是一氣的文字，再也間斷不得，如何還有工夫提展爺呢。如今顏查散之案已完，必須要說一番。展爺自從救了老僕顏福之後，那夜便趕到家中，見了展忠。將茉莉花村比劍聯姻之事，述說一回。彼此換劍作了定禮，便將湛盧寶劍給他看了。展忠滿心歡喜。展爺又告訴他，現在開封府有一件緊要之事，故此連夜趕回家中，必須早赴東京。展忠道：『作皇家官，理應報効朝廷。家中之事全有老奴照管。爺自請放心。』展爺便叫伴當收拾行李備馬，立刻起程，竟奔開封府而來。

及至到了開封府，便先見了公孫先生與王馬張趙等，却不提白玉堂來京，不過略問了問：『一向有什麼事故沒有？』大家俱言無事。又問展爺道：『大哥原告兩

個月的假，如何恁早回來？」展爺道：「回家祭掃完了，在家無事，莫若早些回來，省得臨期匆忙。」也就遮掩過去。他却參見了相爺，暗暗將白玉堂之事回了。包公聽了，吩咐嚴加防範，設法擒拿。展爺退回公所，自有衆人與他接風揮塵，一連熱鬧了幾天。展爺却每夜防範，並不見什麼動靜。

不想由顏查散案中，生出寄柬留刀之事。包公雖然疑心尙未知虛實，如今此案已經斷明，果係「顏查散冤」，應了柬上之言。包公想起留刀之人，退堂後來至書房，便請展爺。展爺隨着包興進了書房，參見包公。包公便提起：「寄柬留刀之人，行踪詭密，令人可疑。護衛須要嚴加防範纔好。」展爺道：「卑職前日聽見主管包興述說此事，也就有些疑心。這明是給顏查散辨冤，暗裏却是透信。據卑職想，留刀之人，恐是白玉堂了。卑職且與公孫策計議去。」包公點頭。展爺退出，來至公所，已然秉上燈燭。大家擺上酒飯，彼此就坐。

公孫先生便問展爺道：「相爺請吾兄，有何見諭？」展爺道：「相爺爲寄柬留

刀之事，叫大家防範些。』王朝道：『此事原爲替顏查散明冤。如今既已斷明，顏生已歸柳家去了，此時又何必防什麼呢？』展爺此時却不能不告訴衆人白玉堂來京找尋之事，便將在茉花村比劍聯姻，後至蘆花蕩方知白玉堂進京來找御貓；故此弟兄一聞此言，便急急趕來。張龍道：『原來大哥定了親了。還瞞着我們呢。恐怕兄弟們要喝大哥的喜酒。如今既已說出來，明日是要加倍的罰。』馬漢道：『喝酒是小事。但不知錦毛鼠是怎麼個人？』展爺道：『此人姓白名玉堂，乃五義之中的朋友。』趙虎道：『什麼五義？小弟不明白。』展爺便將陷空島的衆人說出，又將綽號兒說與衆人聽了。

公孫先生在旁聽得明白，猛然省悟道：『此人來找大哥，却是要與大哥合氣的。』展爺道：『他與我素無仇隙，與我合什麼氣呢？』公孫策道：『大哥，你自想想。他們五人號稱五鼠，你卻號稱御貓。焉有貓兒不捕鼠之理？這明是嗔大哥號稱御貓之故。所以知道他要與大哥合氣。』展爺道：『賢弟所說似乎有理。但我這

「御貓」乃聖上所賜，非是劣兄有意稱貓，要欺壓朋友。他若真個爲此事而來，劣兄甘拜下風，從此後不稱御貓，也未爲不可。」衆人尙未答言。惟趙虎正在豪飲之間，聽見展爺說出此話，他却有些不服氣，拿着酒杯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大哥，你老素昔膽量過人，今日何自餒如此？這「御貓」二字乃聖上所賜，如何改得？儻若是那個甚麼白糖咧黑糖咧，——他不來便罷。他若來時，我燒一壺開開的水把他冲着喝了，也去去我的滯氣。」展爺連忙擺手，說：「四弟悄言。豈不聞聽外有耳？……」

剛說至此，只聽拍的一聲，從外面飛進一物，不偏不歪，正打在趙虎擎的那箇酒杯之上，只聽噹啷一聲將酒杯打了個粉碎。趙爺唬了一跳，衆人無不驚駭。

只見展爺早已出席，將榻扇虛掩，回身復又將燈吹滅。便把外衣脫下，裏面却是早已結束停當的。暗暗的將寶劍拿在手中，却把榻扇假做一開，只聽拍的一聲，又是一物打在榻扇上。展爺這纔把榻扇一開，隨着勁一伏身躡將出去，只覺得迎面

一股寒風，嗖的就是一刀。展爺將劍扁着往上一迎，隨招隨架。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細觀瞧，見來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靠，脚步伶俐，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。

二人也不言語，惟聽刀劍之聲，叮噹亂響。展爺不過招架並不還手。見他刀刀逼緊，門路精奇。南俠暗暗喝采。又想道：『這朋友好不知進退。我讓着你，不肯傷你，又何必趕盡殺絕。難道我還怕你不成。』暗道：『也叫他知道知道。』便把寶劍一橫。等刀臨近，用個鶴唳長空勢，用力往上一削，只聽噌的一聲，那人的刀已分爲兩段，不敢進步。只見他將身一縱已上了牆頭，展爺一躍身也跟上去；那人却上了耳房，展爺又躍身而上；及至到了耳房，那人却上了大堂的房上；展爺趕至大堂房上，那人一伏身越過脊去。展爺不敢緊追，恐有暗器，却退了幾步。從這邊房脊，剛要越過。瞥見眼前一道紅光，忙說『不好』！把頭一低，剛躲過面門，却把頭巾打落。那物落在房上，咕嚕嚕滾將下去——又知是個石子。

原來夜行人另有一番眼力，能暗中視物，雖不真切，却能分別。最怕猛然火光一亮，反覺眼前一黑。猶如黑天在燈光之下，乍從屋內來，必須略站片時，方覺眼前光亮些。展爺方纔覺眼前有火光一亮，已知那人必有暗器，趕緊把頭一低，所以將頭巾打落。要是些微力笨點的，不是打在面門之上，重點打下房來咧。此時展爺再往脊的那邊一望，那人早已去了。

此際公所之內，王馬張趙帶領差役，燈籠火把，各執器械，俱從角門繞過，遍處搜查，那裏有個人影兒呢。惟有愣爺趙虎怪叫吆喝，一路亂嚷。

展爺已從房上下來，找着頭巾，同到公所，連忙穿了衣服與公孫先生來找包興。恰遇包興奉了相爺之命來請二人。二人即便隨同包興一同來至書房，叅見了包公，便說方纔與那人交手情形。『未能拿獲，實卑職之過。』包公道：『黑夜之間焉能一戰成功。據我想來，惟恐他別生枝葉，那時更難拿獲，倒要大費週折呢。』又囑咐了一番，閤署務要小心。展爺與公孫先生連連答應。二人退出，來至公所，

大家計議。惟有趙虎噤着嘴，再也不言語了。自此夜之後，却也無甚動靜，惟有小
心而已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四十回

思尋盟弟遣使三雄——欲盜賊金糾合五義

且說陷空島盧家莊那鑽天鼠盧方，自從白玉堂離莊算來將有兩月，未見回來，又無音信，甚是放心不下。每日裏嗒聲嘆氣，坐臥不安，連飲食俱各減了。雖有韓徐蔣三人勸慰，無奈盧方實心忠厚，再也解釋不開。

一日，兄弟四人同聚於待客廳上。盧方道：『自我兄弟結拜以來，朝夕相聚，何等快樂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，好事逞強，務必要與什麼「御貓」較量。至今去了兩月有餘未見回來，劣兄好生放心不下。』四爺蔣平道：『五弟未免過於心高氣』

傲，而且不服人勸。小弟前次略略說了幾句，險些兒與我反目。據我看來，惟恐五弟將來要從這上頭受害呢。」徐慶道：「四弟再休提起。那日要不是你說他，他如何會私自賭氣走了呢。全是你多嘴的不好。那有你三哥也不會說話，也不勸他的好呢。」盧方見徐慶抱怨蔣平，惟恐他二人分爭起來，便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別的暫且不必提了。只是五弟此去儻有疎虞，那時怎了？劣兄意欲親赴東京尋找尋找，不知衆位賢弟以爲如何？」蔣平道：「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。既是小弟多言，（此處疑脫「他」字）賭氣去了。莫若小弟去尋他回來就是了。」韓彰道：「四弟是斷然去不得的。」蔣平道：「却是爲何？」韓彰道：「五弟這一去必要與姓展的分個上下。儻若得了上風，那還罷了；他若拜了下風，再想起你的前言，爲何還肯回來。你是斷去不得的。」徐慶接言道：「待小弟前去如何？」盧方聽了，却不言語，知道徐慶爲人粗魯，是個渾愣。他這一去，不但不能找回五弟——巧咧，倒要鬧出事來。韓彰見盧方不語，心中早已明白了，便道：「三弟要去，待劣兄與你同去如何？」

盧方聽韓彰要與徐慶同去，方答言道：『若得二弟同去，劣兄稍覺放心。』蔣平道：『此事因我起見。如何二哥三哥辛苦，小弟到安逸呢？莫若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？』盧方也不等韓彰徐慶說，便答言道：『若是四弟同去，劣兄更覺放心。明日就與三位賢弟餞行便了。』

忽見莊丁進來稟道：『外面有鳳陽府柳家莊柳員外求見。』盧方聽了，便問道：『此係何人？』蔣平道：『弟知此人，他乃金頭太歲甘豹的徒弟，姓柳名青，綽號白面判官。不知他來此爲着何事？』盧方道：『三位賢弟且先迴避，待劣兄見他，看是如何。』吩咐莊丁：『快請。』盧方也就迎了出去。同了莊丁進來，見他身量却不高大，衣服甚是鮮明，白馥馥一張面皮，暗含着惡態，疊暴着環睛，明露着鬼計多端。彼此相見，各通姓名。盧方便執手，讓至待客廳上，就坐獻茶。

盧爺便問道：『久仰芳名，未能奉謁。今蒙降臨，有屈台駕。不知有何見教？敢乞明示。』柳青道：『小弟此來不爲別事。只因仰慕盧兄行俠尙義，故此斗膽前

來，殊覺冒昧。大約說出此事，決不見責。只因敝處太守孫珍乃兵馬司孫榮之子，却是太師龐吉之外孫。此人淫慾貪婪，剝削民脂，造惡多端，概難盡述。刻下爲與龐吉慶壽。他備得松景八盆，其中暗藏黃金千兩，以爲趨奉獻媚之資。小弟打聽得真實，意欲將此金劫下。非是小弟貪愛此金，因敝處連年荒旱，卽以此金變了價，買糧米賑濟以抒民困。奈弟獨力難成，故此不辭跋涉，仰望盧兄幫助是幸！」盧方聽了，便道：「弟蝸居山莊，原是本分人家。雖有微名，並非要結而得。至行劫竊取之事，更不是我盧方所爲。足下此來竟自徒勞。本欲款留盤桓幾日，惟恐有悞足下正事，反爲不美。莫若足下早早另爲打算。」說罷，一執手道：「請了。」柳青聽盧方之言，只羞的滿面通紅，把個白面判官竟成了紅面判官了。暗道：「真乃聞名不如見面。原來盧方是這等人。如此看來，義在那裏？我柳青來的不是路了。」站起身來，也說一個「請」字，頭也不回，竟出門去了。

誰知莊門却是兩個相連，只見那邊莊門出來了一個莊丁，迎頭攔住道：『柳員外暫停貴步。我們三位員外到了。』柳青回頭一看，只見三個人自那邊過來。仔細留神，見三個人高矮不等，胖瘦不一，各具一種豪俠氣概。柳青只得止步，問道：『你家大員外既已拒絕於我，三位又係何人？請言其詳。』蔣平向前道：『柳兄不認得小弟了麼？小弟蔣平。』指着二爺三爺道：『此是我二哥韓彰。此是我三哥徐慶。』柳青道：『久仰，久仰！失敬，失敬！請了。』說罷，回身就走。

蔣平趕上前，說道：『柳兄不要如此。方纔之事弟等皆知。非是俺大哥見義不爲，只因這些日子心緒不定，無暇及此，誠非有意拒絕尊兄。望乞海涵。弟等情願替大哥陪罪。』說罷，就是一揖。柳青見蔣平和容悅色，殷勤勸慰，只得止步轉身，道：『小弟原是仰慕衆兄的義氣干雲，故不辭跋涉而來，不料令兄竟如此固執，使小弟好生的慚愧。』二爺韓彰道：『實是大兄長心中有事，言語梗直，多有得罪。柳兄不要介懷。弟等請柳兄在這邊一叙。』徐慶道：『有話不必在此叙談，

咱們且到那邊再說不遲。」柳青只得轉步，進了那邊莊門，也有五間客廳。韓爺將柳青讓至上面，三人陪坐，莊丁獻茶。蔣平又問了一番鳳陽太守貪贓受賄，剝削民膏的過惡。又問：「柳兄既有此舉，但不知用何計策？」柳青道：「弟有師傅的蒙漢藥斷魂香。到了臨期，只須如此如此，便可成功。」蔣爺韓爺點了點頭，惟有徐爺鼓掌大笑，連說：「好計！好計！」大家歡喜。

蔣爺又對徐韓二位道：「二位哥哥在此陪着柳兄。小弟還要到大哥那邊一看。此事須要瞞着大哥。如今你我俱在這邊，惟恐工夫大了，大哥又要煩悶。莫若小弟去到那裏，只說二哥三哥在這裏打點行裝。小弟在那裏陪着大哥，二位兄長在此陪着柳兄，庶乎兩便。」韓爺道：「四弟所言甚是。你就過那邊去罷。」徐慶道：「還是四弟有算計。快去，快去。」蔣爺別了柳青，與盧方解悶去了。

這裏柳青便問道：「盧兄爲着何事煩惱？」韓爺道：「噯！說起此事來，全是

五弟任性胡爲。』柳青道：『可是呀。方纔盧兄提白五兄進京去了。不知爲着何事？』韓彰道：『聽得東京有個號稱御貓姓展的，是老五氣他不過，特特前去會他。不想兩月有餘，毫無信息。因此大哥又是思念，又是着急。』柳青聽至此，嘆道：『原來盧兄特爲五弟不耐煩。這樣愛友的朋友，小弟幾乎錯怪了。然而大哥與其徒思無益，何不前去找尋找尋呢？』徐慶道：『何嘗不是呢。原是俺要去找老五，偏偏的二哥四弟要與俺同去。若非他二人耽擱，此時俺也走了五六十里路了。』韓爺道：『雖則耽延程途，幸喜柳兄前來，明日正好同往。一來爲尋五弟，二來又可暗辦此事，豈不是兩全其美麼？』柳青道：『既如此，二位兄長就打點行裝。小弟在前途恭候。省得盧兄看見，又要生疑。』韓爺道：『到此焉有不待酒飯之理。』柳青笑道：『你我非酒肉朋友，吃喝是小事。還是在前途恭候的爲是。』說罷，立起身來。韓爺徐慶也不強留。定準了時刻地方，執手告別。韓徐二人送了柳青去後，也到這邊來。見了盧方，却不提柳青之事。

到了次日，盧方預備了送行的酒席，弟兄四人吃喝已畢。盧方又囑咐了許多的言語，方將三人送出莊門，親看他們去了。立了多時，纔轉身回去。他三人趨步向前，竟赴柳青的約會去了。

他等只顧劫取孫珍的壽禮，未免耽延時日。不想白玉堂此時在東京鬧下出類拔萃的亂子來了。自從開封府夤夜與南俠比試之後，悄悄回到旅店，暗暗思忖道：

『我看姓展的本領果然不差。當初我在苗家集曾遇夜行之人，至今耿耿在心。今見他步法形景頗似當初所見之人，莫非苗家集遇見的就是此人。若真是他，到我意中朋友。再者南俠稱猊之號，原不是他出於本心，乃是聖上所賜。聖上只知他的技藝巧於貓，如何能彀知道錦毛鼠的本領呢。哧！我既到了東京，何不到皇宮內走走。儻有機緣，略略施展施展。一來使當今知道我白玉堂；二來也顯顯我們陷空島的人物；三來我做的事，聖上知道，必交開封府。既交到開封府，再沒有不叫南俠』

出頭的。那時我再設個計策，將他誣入陷空島奚落他一場。是貓兒捕了耗子？還是耗子咬了貓？縱然罪犯天條，斧鉞加身，也不枉我白玉堂虛生一世。那怕從此傾生，也可以名傳天下。但只一件，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穩便。待我明日找個很好的去處隱了身體，那時叫他們望風捕影，也知道姓白的利害。』他既橫了心，立下此志，就不顧甚麼紀律了。

單說內苑萬代壽山有總管姓郭名安，他乃郭槐之姪。自從郭槐遭誅之後，他也不想所做之事，該副不該副。他却自具一偏之見，每每暗想道：『當初咱叔叔謀害儲君，偏偏的被陳林救出，以致久後事犯被戮。細細想來，全是陳林之過。必是有意與郭門作對。再者當初我叔叔是都堂，他是總管，尙且被他治倒，置之死地。何況如今他是都堂，我是總管。儻或想起前仇，咱家如何逃出的手心裏呢。以大壓小。更是容易。怎麼想個法子，將他害了？一來與叔叔報仇，二來也免得每日耽

心。』

一日晚間，正然思想。只見小太監何常喜端了茶來，雙手捧至郭安面前。郭安接茶慢飲。這何太監年紀不過十五六歲，極其伶俐，郭安素來最喜歡他。他見郭安默默不語，如有所思，便知必有心事，又不敢問。只得搭訕着說道：『前日雨前茶，你老人家喝着沒味兒。今日奴婢特向都堂那裏，合夥伴們尋一瓶上用的龍井茶來，給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壺兒。你老人家喝着這個如何？』郭安道：『也還罷了。只是以後你到要少往都堂那邊去。他那裏黑心人多。你小孩子家懂的什麼。萬一叫他們害了，豈不白白把個小命送了麼？』

何常喜聽了，暗暗展轉道：『聽他之言，話內有因。他別與都堂有甚麼拉攏罷？我何不就棍打腿探探呢？』便道：『敢則是這們着嗎。若不是你老人家教導，奴婢那裏知道呢。但只一件，他們是上司衙門，往往的捏個短兒，拿個錯兒。你老人家還擔的起；若是奴婢，那裏攔的住呢，一來年輕，二來又不懂事。時常去到那

裏，叔叔長，大爺短，合他們鬼混。明是討他們好兒，暗裏却是打聽他們的事情。就是他們安着壞心，也不過仗着都堂的威勢欺人罷了。』郭安聽了，猛然心內一動，便道：『你常去，可聽見他們有什麼事沒有呢？』何常喜道：『却倒沒有聽見甚麼事。就是昨日奴婢尋茶去，見他們拿着一匣人參，說是聖上賞都堂的。因為都堂有了年紀，神虛氣喘，嗽聲不止，未免是當初操勞太過，如今百病趁虛而入。因此賞參，要加上別的藥味，配甚麼藥酒。每日早晚喝些，最是消除百病，益壽延年。』郭安聞聽，不覺發恨道：『他還要益壽延年！恨不能他立刻傾生，方消我心头之恨。』

不知郭安怎生謀害陳林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四十回

第四十一回

忠烈題詩郭安喪命——開封奉旨趙虎喬粧

且說何太監聽了一怔，道：「奴婢瞧都堂爲人行事，却是極好的，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錯，怎麼這樣恨他呢？想來都堂是他跟的人不好，把你老人家鬧寒了心咧。」郭安道：「你小人家不懂的聖人的道理。聖人說：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。』他害了我的叔叔，就如父母一般，我若不報此仇，豈不被人恥笑呢？我久懷此心，未得其便。如今他既用人參作酒，這是天賜其便。」

何太監暗暗想道：「敢則與都堂原有仇隙。怨不得他每每的如有所思呢。但不

知如何害法？我且問明白了，再作道理。」便道：「他用人參，乃是補氣養神的，你老人家怎麼倒說天賜其便呢？」郭安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我待你如何？」常喜道：「你老人家是最疼愛我的，真是吃虱子落不下大腿，不亞如父子一般，誰不知道呢。」郭安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這一宗事也不瞞你。你若能幫着我辦成了，我便另眼看待於你。咱們就認爲義父子，你心下如何呢？」

何太監聽了，暗忖道：「我若應允，必與別人商議。那時不但我不能知道，反叫他記了我的仇了。」便連忙跪下，道：「你老人家若不憎嫌。兒子與爹爹磕頭。」郭安見他如此，真是樂的了不得。連忙扶起來，道：「好孩子，真令人可疼。往後必要提拔於你。只是此事須要嚴密，千萬不可洩漏。」何太監道：「那是自然，何用你老人家囑咐呢。但不知用兒子作甚麼？」郭安道：「我有個漫毒散的方子，也是當初老太爺在日，與尤奶奶商議的，沒有用着。我却記下這個方子。此乃最忌的是人參。若吃此藥，悞用人參，猶如火上澆油，不出七天必要命盡無常。」

這都是「八反」裏頭的。如今將此藥放在酒裏請他來吃。他若吃了，回去再一喝人參酒，毒氣相攻，雖然不能七日身亡，大約他有年紀的人了，也就不能多延時日。

——又不露痕迹。你說好不好？」何太監說：「此事却用兒子做甚麼呢？」郭安

道：「你小人家又不明白了。你想想，跟都堂的那一個不是鬼靈精兒似的。若請他吃酒，用兩壺斟酒，將來有個好歹，他們必疑惑是酒裏有了毒了。那還了得麼？如今只用一把壺斟酒。這可就用着你了。」何太監道：「一個壺裏，怎麼能裝兩樣酒呢？這可悶殺人咧。」郭安道：「原是呀，爲甚麼必得用你呢？你進屋裏去，在博古閣子上，把那把洋鑿填金的銀酒壺拿來。」

何常喜果然拿來，在燈下一看，見此壺比平常酒壺略粗些，底兒上却有兩個窟窿。打開蓋一瞧，見裏面中間却有一層隔膜圓桶兒。看了半天，却不明白。郭安道：「你瞧不明白，我告訴你罷。這是人家送我的頑意兒。若要灌人的酒，叫他醉了，就用着這個了。此壺名叫「轉心壺」。待我試給你看。」將方纔喝的茶還有半

碗，揭開蓋，灌入左邊。又叫常喜沓了半碗涼水，順着右邊灌入。將蓋蓋好，遞與何常喜，叫他斟。常喜接過，斟了半天，也斟不出來。郭安哈哈大笑，道：『傻孩子，你拿來罷。別嘔我了。待我斟給你看。』常喜遞過壺去。郭安接來，道：『我先斟一杯水。』將壺一低，果然斟出水來。又道：『我再斟一杯茶。』將壺一低，果然斟出茶來。

常喜看了納悶，道：『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好老爺子，你老細細告訴孩兒罷。』郭安笑道：『你執着壺靶。用手托住壺底。要斟左邊，你將右邊窟窿堵住；要斟右邊，將左邊窟窿堵住；再沒有斟不出來的。千萬要記明白了。你可知道了？』何太監道：『話雖如此說，難道這壺嘴兒他也不過味麼？』郭安道：『燈下難瞧。你明日細細看來，這壺嘴裏面也是有隔膜的，不過燈下斟酒，再也看不出來的。不然，如何人家不能犯疑呢？一個壺裏吃酒還有兩樣麼？那裏知道真是兩樣呢。這也是能人巧製，想出這蹊蹺法子來。——且不要說這些。我就寫個帖兒，你此時就請去。』

明日是十五，約他在此賞月。他若果來，你可抱定酒壺，千萬記了左右窟窿，好歹別斟錯了。那可不是頑的。』何常喜答應，拿了帖子，便奔都堂這邊來了。

剛過太湖石畔，只見柳陰中驀然出來一人，手中鋼刀一幌，光華奪目。又聽那人說道：『你要嚷，就是一刀。』何常喜唬的哆噤作一團。那人悄悄道：『俺將你網縛好了，放在太湖石畔柳樹之下。若明日將你交到三法司或開封府，你可要直言伸訴。儻若隱瞞，我明晚割你的首級。』何太監連連答應，束手就縛。那人一提，將他放在太湖石畔柳陰之下。又叫他張口，填了一塊棉絮。執着明幌幌的刀，竟奔郭安屋中而來。

這裏郭安默等小太監何常喜。忽聽脚步聲響，以爲是他回來，便問道：『你回來了麼？』外面答道：『俺來也。』郭安一抬頭，見一人持利刃，只唬得嚷了一聲『有賊』，誰知頭已落地。外面巡更太監忽聽嚷了一聲，不見動靜，趕來一看，但

見郭安已然被人殺死在地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急去回稟了執事太監，不敢耽延，回稟都堂陳公公，立刻派人查驗。又在各處搜尋，於柳陰之下，救了何常喜，鬆了綁背，掏出棉絮，容他喘息。問他，他却不敢說，止於說：『細我的那個人曾說來，叫我到三法司或開封府方敢直言實說，若說錯了，他明晚還要取我的首級呢。』衆人見他說的話內有因，也不敢追問，便先回稟了都堂。都堂添派人好生看守，待明早啓奏便了。

次日五鼓，天子尙未臨朝。陳公公進內。請了聖安，便將萬代壽山總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殺死，並將小太監何常喜被縛，一切言語，俱各奏明。仁宗聞奏，不由的詫異道：『朕之內苑如何敢有動手行凶之人？此膽量也就不小呢。就將何常喜交開封府審訊。』陳公公領旨，纔待轉身，天子又道：『今乃望日，朕要到忠烈祠拈香，老伴伴隨朕一往。』陳林領旨出來，先傳了將何常喜交開封府的旨意，然後又傳聖

上到忠烈祠拈香的旨意。

掌管忠烈祠太監，知道聖上每逢朔望日必要拈香，早已預備。聖上排駕到忠烈祠，只見杆上黃旛飄蕩，兩邊鼓響鐘鳴。聖上來至內殿，陳伴伴緊緊跟隨。正面塑着忠烈寇承御之像，仍是宮粧打扮，卻是站像。兩邊也塑着隨侍的四個配像。天子朝上默祝拈香。雖不下拜，那一番恭敬，也就至誠的很呢。拈香已畢，仰觀金像。惟有陳公公在旁，見塑像面貌如生，不覺的滴下淚來。又不敢哭，連忙拭去。誰知聖上早已看見，便不肯注視，反仰面瞧了瞧佛門寶旛。猛回頭，見西山牆山花之內字跡淋漓，心中暗道：『此處却有何人寫字？』不覺移步近前仰視。老伴伴見聖上仰面看視，心中也自狐疑：『此字是何人寫的呢？』幸喜字體極大，看的真切，却是一首五言絕句詩。寫的是：「忠烈保君王，哀哉杖下亡。芳名垂不朽，博得一爐香。」詞語雖然粗俗，筆氣極其縱橫，而且言簡意深，包括不遺。聖上便問道：『此詩何人所寫？』陳林道：『奴婢不知。待奴婢問來。』轉身將管祠的太監喚

來，問此詩的來由。

這人聽了，只唬得驚疑不止，跪奏道：『奴婢等知道今日十五，聖上必要親臨。昨日帶領多人細細彈掃，拂去浮塵，各處留神，並未見有此詩句。如何一夜之間，竟有人擅敢題詩呢？奴婢實係不知。』仁宗猛然省悟道：『老伴伴，你也不必問了。朕却明白此事。你看題詩之處，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，再也不能題寫。郭安之死，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，再也不能殺死。據朕想來，題詩的即是殺人的，殺人的就是題詩的。且將首相包卿宣來見朕。』

不多時，包公來到，參見了聖駕。天子便將題詩殺命的原由，說了一番。包公聽了，（正因白玉堂開了開封之後，這些日子並無動靜，不想他却來在禁院來了。）不好明言，只得啓奏：『待臣慢慢訪查。』却又踏看了一番。並無形跡。便護從聖駕還宮，然後急急乘轎回衙。立刻升堂，將何常喜審問。何太監便將郭安定計如何要謀害陳林，現有轉心壺，還有茶水爲証；並將細他那人如何形相面貌衣服，說的

是何言語，一字不敢撒謊，從實訴將出來。包公聽了，暫將何太監令人看守，便回轉書房，請了展爺公孫策來，大家商酌一番。二人也說：『此事必是白玉堂所爲無疑，須要細細訪拿纔好。』二人別了包公，來到官廳，又與四義士一同聚議。

次日包公入朝，將審何常喜的情由奏明。天子聞聽，更覺歡喜，稱讚道：『此人雖是暗昧。他却秉公除奸，行俠作義，却也是個好人。卿家必須細細訪查。不拘時日，務要將此人拿住，朕要親覽。』包公領旨，到了開封，又傳與衆人。誰不要建立此功，從此後處處留神，人人小心，再也毫無影響。

不料愣爺趙虎，他又想起當初扮花子訪得一案實在的興頭。如今何不照舊再走一盪呢？因此叫小子又備了行頭。此次却不隱藏，改扮停當，他就從開封府角門內，大搖大擺的出來。招的衆人無不嘲笑。他却鼓着腮幫子。當正經事辦，以爲是私訪不可褻瀆。其中就有好性兒的跟着他，三三兩兩在背後指指戳戳。後來這三兩

個人見跟的人多了，他們却煞住脚步。別人却跟着不離左右。趙虎一想：『可恨這些人沒有開過眼。連一個討飯的也沒瞧見過。真是可厭的很咧。』

要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